

自然科學小叢書

人及動物之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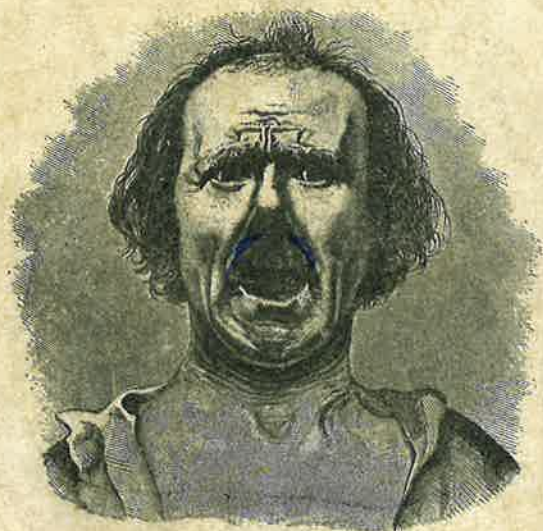
下 冊

C. Darwin 著

周建侯 譯

③50

王雲五 周昌壽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383.7
206
:2

自然科學小叢書

人及動物之表情

下 冊

C. Darwin 著
周建侯譯

王雲五 周昌壽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NANYANG U
LIBRARY



南洋大學
圖書館

登記號碼 : 005120
ACC. NO. _____

分類號碼 : 383.7
CLASS NO. _____

著者號碼 : 206
AUTHOR NO. _____

: 2

登記日期 : 15 MAR 1956
DATE OF ACC. _____

005120

第八章 人之特殊表情(三)——喜悅高興情愛柔情皈依

笑主爲喜悅之表情——滑稽之概念——聲笑時顏面諸相之運動——所發音聲之性質——大笑時之涕淚——自大笑至微笑之階段——高興——愛之表情——柔情——皈依

歡喜至劇烈時，則導出種種無目的之運動，即雀躍，拍掌，足蹈，以及其他等等，并高聲發笑。似聲笑主爲單單喜悅或幸福之表情。此點吾人可於遊戲時殆不斷的發笑之兒童中明白見之。在經過兒童期之青年人，每於高興時亦常多無意義之聲笑存在。神之聲笑，何墨爾(Homer)述之曰：『神之每日祝宴後，神之淨悅流溢。』人當途遇舊友，則發微笑。正如聞芳香而感輕快者然。此種微笑，如後所述，漸次成爲有聲之笑也。●羅拉·白里吉曼(Laura Bridgman)爲一盲而且聾之女人，不能以模倣習得任何之表情者，但有書信自其愛友寄來而爲人以身勢語譯與彼聽時，則彼女『拍掌大笑而其頰通紅。』在其他時候，彼女尙有因歡喜而足蹈者。●

白癡及愚鈍人亦同樣有主以聲笑或微笑表示單單幸福或喜悅之良好證據。白老翁博士在

其他許多時候，曾以其廣博之經驗結果惠余，茲亦告余，謂白癡人以聲笑爲一切情緒的表出之最有力而且最頻繁者。許多白癡人，根性惡劣，容易生氣，情性暴躁，常在苦痛的精神狀態中，或全然無神經，凡此等癡人決不發笑。亦有其他癡人，屢屢無意義而發笑者。如是之例，爲一不能說話之白癡少年，以身態手勢向白老翁博士訴其爲病院內別一少年所怨恨，訴後繼之以『笑聲大發，滿面笑容。』又有一大羣白癡人，常心懷歡悅而性情柔和，不斷的發笑或微開笑顏。彼等之容貌，固常現一固定型之微笑矣，若以飲食物置於彼等之前，或彼等爲他人所愛撫，或給看以美麗光彩之色，或使聽音樂，凡此任何時候，則彼等之歡悅更爲增加，或露齒而笑，或蓄音於喉而笑，或發癡笑。彼等之中，亦有於散步或其他起任何筋肉的努力時，較平常多發笑者。要之，此等白癡之嬉笑，如白老翁博士所說，恐不能謂爲與何等明確之想念相聯合。不過單感覺愉快而以聲笑或微笑表出之耳。在比較的知能程度高之愚鈍人中，其關於容貌之虛榮，似爲聲笑之最普通的原因，其次則爲自其行爲之受人嘉許而起之愉悅也。

成年人之聲笑原因，與兒童期中者大異。但此之所說，頗難適用於微笑。關於此點，聲笑頗似涕

哭，成年人之涕哭殆僅限於精神的苦痛，而兒童之涕哭則不然，身體之痛楚，或其他任何受苦，并恐怖或激怒，皆足以惹起之。關於成年人之聲笑原因，頗有多數之珍貴研究論文。但此問題甚爲複雜，有何種不相稱或不可解之事，足使確實在幸福心情之人起驚異及或種優越感者，似爲最普通之發聲笑原因。然其時之周圍事情，又不可過於重大。貧人而突聞有鉅額財產遺贈於彼，應不發聲笑，亦不現微笑。若其心強爲愉快感情所興奮，而有極小之不意事或意料外之思想發生，則其時必如斯賓塞爾氏所說：『多量之神經力，不許於生產正在發生之等量新思想及情緒上以原狀消費，而其流動突被阻止。……其過賸者不能不於他方向中自爲解放。其結果成爲自運動神經向諸種筋肉之流溢，吾人所謂聲笑之半癡癲的動作即於是生成。』關於此點，爲先前巴黎攻圍中一通信員所行之一觀察所支持。即德國兵等被暴露於極度之危險而受強烈的興奮之後，雖遇極小之嬉戲，亦動輒發出實際之高聲大笑。與此同樣，而幼小之兒童，在將欲開始哭出之時，又往往有因意料外事而將號哭發作突然變爲聲笑者。此聲笑明明爲對於彼等兒童之過餘神經力之消費上能與號哭有同等助益所致也。

想像有時可云爲滑稽之想念所搔動。此所謂精神上之搔動者，與身體上之搔癢相似，頗爲奇妙。兒童被搔癢時，任何人亦知其如何的發劇笑，如何的全身震動。如吾人以前所敘述，類人猿被搔癢時，尤其腋窩被搔時，亦發與吾人聲笑相當之反復音聲。余曾以紙一片搔吾生後不過僅七日之一嬰兒之腳板心，則見其足突然縮入，其足趾亦如年長之兒童而起彎曲。如此之運動，與被搔癢而發笑者相同，明明爲反射的動作。此又得爲細平滑筋肉所表示者。^④此種平滑筋肉乃在被搔癢之表面附近收縮，於使身體上箇箇毛髮之豎立上有助益者也。惟自滑稽想念而來之聲笑，雖爲不隨意者，但不能謂爲嚴格的反射的動作。其被搔而發聲笑之時，雖亦如是，但精神非在愉快狀態不可。若幼兒受不相識之人搔癢，尙有恐怖而號哭者。觸接亦非輕不可。可成爲滑稽之想念或事件，又不可帶有莊嚴的意義。最容易被搔癢之部分，爲如腋窩或趾間樣非普通觸及之部分，或爲如腳心樣通例以廣表面相觸接之部分。但就此觸接表面，吾人對此法則可提出一顯著之例外也。據谷拉學烈氏^⑤云，或種神經比較其他神經對於搔癢特爲敏感。如從兒童幾不能搔癢自己或較被他人搔癢時所感程度極輕之事實考之，則所應觸及之精密點，似不可以豫爲知之者。精神上之搔癢亦然。

何等未曾豫料之事，打破通例的思想連鎖之新奇的或不相稱的想念，乃爲滑稽中之主要要素也。^⑥

笑之音聲乃爲帶胸部尤其橫隔膜之短而斷續的痙攣的收縮之深吸氣所發生。^⑦故吾人聞有『捧腹大笑』者，因身體之動搖，而前後點頭。下脣則如在或種拂拂所見，當異常歡喜時，上下震動。

聲笑之中，口有多少廣張，口角則稍向上曳而大向後縮。上脣則稍向上舉也。口角之向後縮，在靜穩之聲笑，尤其於滿面堆笑之微笑中最能見之。此所謂滿面堆笑一形容詞，乃所以表示口如何廣張之意也。圖版第三之一至三圖，即攝照種種程度之靜穩聲笑及微笑者。戴帽之少女照片，乃倭里齊博士(Dr. Wallich)所攝，其表情極爲真實。他二照片採自雷九蘭達爾氏。杜香魯博士再三主張，^⑧在喜悅之情緒下，口僅爲能使口角上曳後縮之大額骨筋所作用。但從聲笑及滿面堆笑中所常露出上齒之狀態，及余自己之感覺，以判斷之，則亘行上脣之某種筋肉亦同樣受不甚強烈之作用，余亦不能無疑者。眼上下之輪匝筋肉同時起多少收縮。如前涕哭章中所說明，在輪匝筋(尤其

下部輪匝筋）與亘行上脣之某種筋肉間有密切之聯絡。亨烈氏（Henle）對此問題而爲之說曰，人當緊閉一目時，其與此目同側之上脣，欲不向後縮，則不可能，反之而任何人若以其手指按住下眼瞼，然後盡力欲多露出上門牙，則必因其上脣強向上曳而感覺下眼瞼之筋肉起收縮。在木版第三圖所示之亨烈氏圖中，吾人當知亘行上脣之頰筋（H）幾爲構成下眼輪匝筋之主要部分也。

杜香魯博士曾揭載有一老人之大照片，其在通常之平靜狀態者如圖版三之第四圖（複製），其在自然的微笑中者，如同圖版之第五圖。此後圖無論何人一見即認知此爲真實自然。杜氏又曾將其不自然之微笑，即假微笑之一例，以別一照片揭之（六圖）。此乃通電流於大頰骨筋使口角強烈牽曳而成之者也。其表情之不自然，甚爲明瞭。何以言之，余曾以此照片示諸二十四人，求其辨認，其中三人毫不告余此表情是何意義，餘人雖能認出此表情帶有微笑之性質，但其答有謂爲『惡性之笑』者，有謂爲『試笑』者，有謂爲『露齒笑』者，有謂爲『半吃驚之笑』者，以及其他所答不一。杜香魯博士謂此表情之虛偽性，全然在下眼瞼之輪匝筋未十分收縮。因杜博士認喜悅之表情上此等筋肉之收縮極其重要也。此種見解，含有多數之真理，固無可疑，但余尙以爲未包含

其真理全部。下輪匝筋之收縮，已如前述，常帶上有脣之上揚。若六圖之上脣上揚，爲如是之輕度者，則余信其彎曲必更不至如是之局屈，其鼻脣溝必與此稍異，其全體表情必與因下眼瞼之較強收縮而起之更爲顯著的效果，無關係，而更爲自然。加之，六圖中之皺眉筋，過於收縮，因以起有蹙蹙。且此筋肉除極顯著的或激烈的聲笑時而外，在喜悅之影響下，決不如是動作。

頰之向上方牽曳，乃因由大頰骨之收縮而起之口角向後上方縮曳，及上脣之上揚。如是，則眼下起皺。老人則皺起於兩眼之外端。此等皺爲聲笑及微笑之顯著的特徵也。靜穩之微笑增加成爲強微笑或成爲聲笑時，無論何人，如注意自己之感覺，如以鏡照面而自看，則必能感覺着或見着上脣被上曳及下眼輪匝筋起收縮時，下眼瞼之皺及眼下方之皺，大爲增強，或增加皺紋。如余所曾再三觀察之者，同時眉亦稍爲下垂。此眉下垂乃所以表示上部并下部之眼輪匝筋至少亦有幾分收縮者也。但此下垂如單自吾人之感覺上言，或被未能覺知而忽略過去。如將彼老人之平時平靜容貌照片（四圖）與自然的微笑狀態照片（五圖）兩相比較，則後之照片中眉稍下垂自可見之。余認定此爲上眼輪匝筋，因長久聯合習慣之力，而強迫的與連結上脣上曳起收縮之下眼輪匝

筋，於或種程度內，相協同動作者也。

顳骨筋在愉快情緒下起收縮之傾向，可以白老翁博士寄余關於患精神病性全身麻痺者之珍奇事實示之。其函云：『此種痼疾，殆必伴有樂天氣味，（關於財產、地位、權勢之妄想，）病的喜悅、仁愛及奢侈，但其病之最早期身體症狀，則爲口角及眼外角之震顫。此爲最能充分認知之事實。下眼臉筋及大顳骨筋之不斷的震顫性激動，爲全身麻痺之早期症候。容貌上有愉悅仁厚之表情。隨病之前進而其他筋肉亦被侵犯。但達完全之癡呆狀態爲止，其主要之表情即爲微弱仁愛之表情。』

在聲笑及大微笑中兩頰及上脣大爲上曳，故鼻者縮短者然。鼻梁之皮膚，起橫紋細皺，其兩側則斜現縱紋。上門牙大抵露出。鼻脣溝之形成，頗爲顯著，自各鼻翼起亘及於口角。在年老之人，此皺襞往往有成爲二重者。

在愉悅或怡樂之精神狀態時口角及上脣必向後縮，因而生起各種皺紋，與此同樣，而眼之發光彩亦爲其一特徵。雖退化至不能言語程度之小頭性白癡人，在其歡喜時，其眼亦稍活潑光亮。

極度發笑時，眼內有過多之淚滲出，故不發光，但在靜穩之聲笑或微笑中其自淚腺滲出之潤濕，反可爲使眼生光澤之助。至於悲哀時，眼雖亦屢屢潤濕，但無生氣而黯淡，故此眼發光一點應認爲全屬次位的重要也。其生氣勃勃之光彩，似主原於因眼輪匝筋之收縮及上牽之頰之壓力而起之兩眼緊張性。但據論述此點較任何人均周到之皮德利圖博士(Dr. Piderit)云：『此緊張性或可歸於因愉悅與奮之結果，血行充分促進，眼球爲血液及其他液體充滿。博士乃就血行速之消耗性熱病患者眼之容貌與全行幾涸竭任何液體之霍亂症患者眼之容貌，相對照而爲說者。凡使血行低減之原因，即爲使眼黯淡無光之原因。余曾記見有一男子，在極暑熱之日，因長時間激烈勞動而身體全然疲憊，當時有一旁觀者譬此男子之眼爲煮熟之鱈魚眼云。』

茲轉述聲笑中之音聲。或種類之發音如何與愉快之心理狀態相聯合，雖屬漠然，吾人亦得見之。蓋因通動物界之大部分，其所發之音聲或因器物而發出之音響，俱正作爲對於異性之呼喚或魅力使用中故也。又此等音聲音響在父母與其子女間，及同一社會團體之各同志間，作爲互相歡會之手段，亦在使用。但緣何而人當歡喜時所發之音聲爲有特異的反復特性之笑，則吾人不明。雖

然不明，但其音聲自然的與叫呼或苦痛之叫聲，極力相異。吾人得以首肯，因為叫喚或苦痛叫聲之發出，呼氣長而連續，吸氣短而斷歇，故吾人可豫料自喜悅發出之音聲，恐為呼氣短而斷歇，吸氣長而延引者。其實全如吾人所豫料也。

普通聲笑時何以口角後縮，上脣上曳，亦與前同樣為不明之點。口又不可極度大張，何以言之，如過度大笑發作時而有口過度大張之事，則幾於不能發出何等音聲，即不然，亦因之而變其音調，似乎恰如自咽喉深部發來者然。呼吸諸筋及四肢之諸筋肉，亦同時起急速之振動的運動。下顎亦往往參加此運動，藉以妨阻口之大張也。但因音聲之全量有吐出之必要，故口孔又不能不大。口角後縮，上脣上曳，恐為副此目的者。在聲笑時使於眼下起皺之口形，又聲笑之特異的反復音響，以及兩顎之震動，吾人雖幾乎皆不能說明，但吾人得以推論此等實際成果，皆基因於何等共通之原因。蓋因此等成果皆為種種猿猴類精神狀態愉快之特徵，因以表出愉快精神狀態者也。

自激烈大笑，而中等聲笑，而滿面微笑，而靜穩微，而單單快活表情，其間自有一漸次階層的羣列，可以經歷。過度的聲笑時，全身往往向後倒，且而振動。或幾起皺縮，呼吸大被妨害。頭部與顏面血

液充溢，靜脈管開張。眼輪匝筋為保護兩眼而極度的收縮。眼淚自由流出，是故如前所述，過度聲笑激發後人之淚漬臉，與大叫哭激發後人之淚漬臉，其間究有何等相異之點，幾於不能指出。歇斯特里神經病患者，時而大哭，時而大笑，交相為之，及幼兒有時突自一方之狀態轉變為他狀態者，皆恐原因於此等非常相異之情緒所起之極度的運動相密切的類似也。施溫氏 (Mr. Swinhoe) 告余，謂常見中國人陷於深悲時，突然發歇斯特的聲笑。

余極欲知大概之人種，在過度聲笑中是否眼淚自由流出。據余自余之報告者所聞，皆自由流淚也。其中一例，為就印度人觀察者，據彼等印度人自身所言，屢起眼淚自由流出之事。就中國人觀察者亦然。麻刺岬半島中馬來蠻族之女人，當衷心發笑時，有時流淚，但此事總少。波爾涅窩之達雅克族人，至少其女人起如是之事應為頻繁，因余曾聞其王布路克 (C. Brooke) 言，彼等女人常云：『笑的過多，幾至出淚，』是為彼等女人之普通表現。澳洲土人之自由表現情緒也，歡喜雀躍，拍掌大鬧，余之報告者所記如此。在此種時候，曾見其兩眼自由以淚水潤澤者不下四人，其中有一人淚落雙頰。維多利亞地方之傳教士巴爾馬爾氏 (Mr. Bulmer) 云：『彼等土人，對於滑稽具有銳敏

之感覺。彼等善於模擬人物言語，如其中有一人能模擬其族中任何不在人員之特別習性，常聞其族人皆捧腹絕倒。』在歐洲人中，最容易見滑稽模擬而笑，能如此易惹人之事，幾乎不能再有矣。但爲世界中最特異之一民族所構成之澳洲蠻人，亦有如此之同樣事實發見，寧謂爲奇。

南非洲，二卡肥爾蠻族人，尤其婦女，在聲笑中往往眼淚盈眶。其酋長山地里（Sandili）之弟蓋卡（Gaika）對於余之質問，答言曰：『然，聲笑流淚，爲彼等常事。』沙·安篤留·斯密斯（Sir

Andrew Smith）曾見一化粧之荷屯托圖（Hottentot）婦人，在聲笑發作之後，其臉爲淚流成

溝紋。北非洲之阿比西尼亞人亦於同樣情狀之下分泌眼淚。最後，在北美洲地方，亦有於其顯然未開化之孤立種族中，觀察得有與此相同之事實者，但主爲婦人。至其他種族，僅有一回觀察而已。

如前所述，過度之聲笑，漸變爲穩和之聲笑。在後者之穩和聲時，眼周筋肉，收縮之度甚少，顴骨則更微，或全無。穩和聲笑，殆與滿面微笑無何等差別。不過在微笑中，於其微笑之開始時，往往僅聞有單一之較強呼氣，或輕微之噪音，即聲笑之初步者，而無何等反復的音聲發出。穩和微笑者之容貌上，其上眼輪匝筋之收縮，可因眉之輕度低下而恰得其蹤跡。下眼輪匝筋及眼臉筋之收縮，更爲

明白，乃爲下眼臉及下眼臉下之皮膚所起之皺，并上脣之輕度上曳，所表示者也。吾人以極微細之階段，而自最大之微笑，以移於最穩和之微笑。但一入最穩和之微笑中，顏面諸相之運動即屬僅少，且更爲緩慢，口亦保持閉狀。鼻脣溝之屈曲狀，在此兩種微笑中亦稍有不同。是以吾人知在最激烈之聲笑與極微之微笑時，其顏面諸相之運動間，欲畫一截然的境界線，殊不可能。

是故微笑得謂爲聲笑之第一階段。但又可暗示爲一與此相異而且最爲近確之見解。此見解即爲自愉快感覺而發大反復音聲之習慣，首先使口角及上脣向後曳縮，并使輪匝筋起收縮。於是因聯合及永續的習慣，而此等筋肉，在有何等原因令吾人興奮或種感情時，必輕度的起作用。其結果成爲微笑。若其感情興奮更強，則當導入聲笑也。

吾人究認聲笑爲微笑之充分發達者耶？抑或想如最爲近確者然，而認穩和微笑爲吾人喜歡時必定發笑之數世代間所牢乎固定的習慣之最後遺迹耶？無論認聲笑爲微笑之發達，或認微笑爲聲笑習慣之遺迹，吾人確能於吾人之幼兒中蹤跡其自一方向他方之漸次的推移途徑。負有保育幼兒之責任者，次之事件，皆所周知。即彼等幼兒口邊之或種運動，究竟爲真實的表情者與否，即

彼等運動真爲微笑與否，欲確知之，頗爲困難。是以余甚注意看視余之幼兒。見其中一兒，於生後四十五日而精神有幸福氣分時，已發生微笑。即其狀口角後縮，而同時兩眼判然的映有光輝。其明日，余又觀察得有與此同樣之事實，但其第三日此兒因身體不舒暢，未見有微笑之痕迹，由此觀之，則前之微笑大概可認爲真實之微笑也。嗣後八日并其次之一週間，每發微笑，其兩眼即顯著的發光輝，同時其鼻橫生皺紋。其次并帶有些許之鼻聲，此恐爲代表聲笑者也。至生後一百三十三日，而呼吸時所常發出之此等小雜音，即帶有稍不同之特性，如歎歔時樣已成爲更有斷續者。此確爲初發之聲笑矣。其調子之變化，余以爲乃隨應微笑之增大而與口之側方擴大有相連帶關係也。

第二幼兒之最初微笑，仍於同一年齡，即生後四十五日時，爲余所觀察。但第三幼兒，則初發微笑之年齡稍早。在生後六十五日時，第二幼兒之微笑，較第一幼兒尤爲大而且明顯，縱在此幼稚時期，而已發類似聲笑之雜音矣。幼兒漸次獲得聲笑之習慣，吾人認爲與涕哭習慣之漸次獲得，在或種程度內，有相類似之處。如步行樣通常之身體運動，有練習之必要者，聲笑及涕哭，似亦同樣。反之而叫喚之技術，爲幼兒所最爲有用者，故自極幼之時代起，已精密的發達之矣。

高興及快活——高興之人，雖不實際的微笑，普通亦現示幾分口角後縮之傾向。因愉快而起之興奮，則血液循環比通常更迅速，兩眼發光，面色輝揚。腦爲血液之增流所刺戟而影響及於其精神力，活潑之觀念，更迅速的往來於其心內而感情爲所溫暖。余聞有一兒童，年未滿四歲，問以高興爲如何意義之事，彼答謂『有笑，有說，有接吻，是爲高興。』恐難下此此界說更真實更實際者矣。在此狀態之成年人，則保持其身直，其頭正，其兩眼開張。貌不沈晦，眉不皺縮。反之而前頭肌則有如莫洛氏 (Moreau) 所觀察，稍稍偏於收縮。此乃所以平滑雙眉，除却皺蹙之一切痕迹，俾眉稍呈弓形，眼臉顯揚者也。是以拉丁文 *exporigere frontem* (展開眉皺) 有快活或樂之意。高興人之全部表情，與沈於悲哀者之全部表情，全相反對。據白爾氏言，『在一切發揚的情緒中，兩眉，眼臉，鼻孔，口角，皆爲昂揚。而在抑鬱的情緒中則相反。』受後者之抑鬱影響時，眉不展而重沈，眼臉，兩頰，口，頭部全體，皆不揚而下垂。兩眼黯淡無光，容貌蒼白，呼吸緩慢。在喜悅中者，顏面擴寬，在悲哀中者，顏面展長。究竟爲生出此等正反對之表情，而於上已列舉且十分明白之直接原因之援助中，有無反對原則在此作用，余欲無言焉。

高興之表情，在一切人種中，似乎皆同，是以容易辨認。自新舊兩世界種種方面向余寄來之報告，對於余就本題之質問，頗能肯定的答復。關於印度人，馬來人，紐西蘭人者，報告稍詳。澳洲人之眼光輝，曾為四觀察者所注意，此同樣事實，在印度人，紐西蘭人，及波爾涅窩之達雅克人中，亦均曾認見之。

未開化人之表示滿意也，不獨使用微笑，而且使用自飲食之快感導出之體態者亦時有之。例如維吉武篤氏 (Mr. Wedgwood) 引用拍瑟里克 (Petherick) 之言曰，上部尼羅河居住之黑人等，被拍瑟里克示以念珠時，則即開始搓摩自己之肚腹。又據來希哈爾圖氏 (Leichardt) 云，澳洲人於看見來氏之馬及牡牛時，則口中彈舌作聲。尤其看見彼之袋鼠狀獵犬時更作如是狀態。格林蘭人於『以快感肯定何事時，則呵吸空氣而作某種聲音。』此當為模倣嚙下某種美味食物之動作而為之者也。

聲笑為口輪匝筋之強收縮所抑壓，因此妨害大顎骨筋及其他筋肉牽曳上唇向後方及上方也。下唇亦有時為齒所抑制。若然，對於顏面則給與以稍稍粗暴若耳有障礙之表情，就聾盲者老拉

• 白利吉曼 (Laura Bridgman) 所觀察者，正是如此。大顎骨筋之方向，有時變更。余曾見一青年婦人，為欲抑制微笑，而其口角下掣肌特強烈作用。但因其眼有光輝之故，此種下掣肌作用決不能使憂鬱表情見於彼婦之面也。

聲笑又往往強烈的使用以隱藏或遮掩其他何等精神狀態，雖憤怒亦可隱匿或遮掩之也。吾人常見有為掩慚愧或羞恥而發笑之人。既無何等可惹起發笑之物，亦無何等可防止任意自由發笑之事，然其人似如盡力忍笑而擔束其口時，則現一種裝樣的，嚴肅的或銜學的表情。但關於如是之雜種表情，此處無敘述之必要。發冷笑時，其真的微笑或聲笑，或假的微笑或聲笑，往往與輕蔑之固有表情相混。故有自此以變為含怒之輕蔑或侮慢者。在如此事例中，其聲笑或微笑之意義，在於所激怒之人示以其人僅起樂興而已。

情愛，柔情等——所謂情愛情緒者，如母對於子之愛，即是其例。縱然此種情緒為心中所能起之一種最強情緒。但謂此具有何等固有或特有之表情手段者則幾不可能。此為以通常不導出何等特殊動作見知於人者也。雖然，因為情愛為愉快之感覺，故一般惹起靜穩之微笑及兩眼之發輝

光，則無可疑。對於所愛之人，欲觸接以一種強情緒，此爲普通所感覺者。以此種手段表出其愛，較其他任何手段尤爲明白。●是以吾人極欲將吾人所心愛之人緊抱吾人之手腕內也。吾人之此種欲望，恐導源於遺傳的習性，即與吾人之哺育子女保護子女相聯合之遺傳的習性，及與愛人相互之愛撫相聯合之遺傳的習性也。

在下等動物中，吾人亦見有自與愛相聯合之觸接而來之同樣快感原則。犬與貓即明明喜歡以其身體挨擦其主人，并喜歡受其主人之摩撫與輕打。如動物園之飼養管理者向余所確言，許多猿猴類，亦喜歡彼此互相挨擦，及受其各自所屬之人之愛撫。巴爾圖烈圖氏曾爲余記述較通常輸入吾英國者尤稍稍年老之黑猩猩二箇，在初相聚處時之行動者。據其所記，彼等互相對面而坐，以其大爲突出之嘴互相觸合，一方以其手加諸他方之肩。於是互以其腕相抱。其後互以一晚置諸他方之肩而上而起立，舉頭，張口而作歡喜之叫啼。

吾輩歐洲人以接吻爲情愛之標記，已成爲習慣，其成爲習慣之程度，殆認此爲人類生來有者。但其實非是。施蒂爾（Steele）氏謂『自然乃接吻之創造者，其接吻之開始，爲最初之求婚，』實屬

錯誤。據費哥人巴通（Jemmy Button, the Fuegian）所告余者，彼國即不知有此接吻習慣。紐西蘭人、塔西堤人、帕勃亞人、●澳洲人、非洲索馬爾人、愛斯基摩人、●皆同樣不知此種習慣。但就其明基因於與所愛之人相密切接觸之快感一點言，此爲生來者或屬於天性者則可言也。隨土地之異，而世界種種部分中，有代以他種體態者。如紐西蘭人及拉勃蘭人則行鼻之摩擦，其他或行腕胸或肚腹之摩擦或輕敲，或行此一人以他一人之手或脚而打自己之面，如此種種不一。其口吹身體各部以爲情愛標記之習慣亦恐基因於與此同一之原則也。●

稱爲柔情之一種感情，分析之則甚感困難。此種感情似爲情愛、喜悅，尤其同情，所構成。凡此種感情，除聞被虐待之人或被虐待之動物之言語或叫聲而發過深之憐憫或起恐怖時而外，皆其本身具有愉快性質者。自容易使其泌淚之一點言，此種感情在吾人目前之見地下則堪注意。有許多父子久別相會，尤其此再會爲未曾豫期之時，則概起涕泣。誠然，極度之歡喜，其本身亦有於淚腺上起作用之傾向，無可懷疑，但在如前述之事例時，而所曾感覺之父子間決不能再相見之一種漠然的悲哀思想，恐亦於其時往來彼等父子之各自心中，若然，則悲哀爲誘出淚之分泌者乃當然之事。

也。茲錄何馬爾 (Homer) 詠尤里希慈 (Ulysses) 漂浪詩三章於次。其詠尤里希慈之歸來也，其子鐵烈馬卡煦 (Telemachus) 相見時之詞曰：

鐵烈馬卡煦，起立向其父。不覺垂涕泣，靠身父胸部。

兩心無限哀，父子淚如雨。悲歡離合情，如是難自主。

★ ★ ★ ★

兩兩互悲傷，身與世相忘。天日忽西沒，哭者猶未央。
千行滿面滴，萬句中心藏。鐵烈馬卡煦，覓語問安康。

倭斯禮 (Worsley) 氏譯俄地西 (Odyssey) 漂浪史詩第十六章第二十七節

又其妻白涅羅勃 (Penelope) 認知爲其夫時之詞曰：

白涅羅勃女，忽爾見其夫。雙淚出眼臉，滾滾似連珠。

速步向夫處，伸腕抱頸胡。一滴熱吻淚，啓問夫何如。

同書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七節

吾人回憶吾人以前之家庭或過去之幸福日如明明在目前時，則容易使眼滲出眼淚。但此處亦有此等幸福日不能再返來之一種想念，自然的生起。在如此事例中之流淚，吾人可云爲同情於比較吾人以前狀態之現在狀態中吾人自身者。對於他人不幸之同情，或縱然對於悲哀故事中吾人并不感何等情愛之女主人公之假想的不幸所起之同情，亦容易催出吾人之眼淚。而對於他人幸福之同情，如故事中常見，千辛萬苦，結果成功之愛人之幸福，對之同情時，亦同樣流淚也。

同情似爲構成一種獨立別箇之情緒者。此同情特別有興奮淚腺之傾向。無論吾人與人以同情，或受別人之同情，此說俱可支持。任何人亦應曾注意兒童在有人對其少許之負傷而同情憐憫時，如何容易哭出。如白老翁博士所告余者，對於憂鬱的精神病患者，雖親切的一言，亦往往使其陷於無可停止之涕哭。吾人一向友人之悲痛而表示吾人同情之詞也，則往往淚湧出於吾人自己之眼。此所謂同情之一種感情，通常爲次之假定所說明，即吾人見他人之苦痛或聞他人之苦痛時，其苦痛之觀念，新鮮活潑的喚起於吾人之心，而如吾人自身受苦痛者然。但以此假定而行之說明，不能謂爲充足，何則，同情與情愛間之密切關係未曾說明也。吾人對於所愛之人較之對於無關係

之人最容易與以深的同情，毫無足疑。又對於所愛之人之同情，比較對於無關係人之同情，能多給與以慰藉。雖然，吾人對於不感任何情愛之人亦能有同情，則屬確實也。

緣何苦痛於吾人自身實際經驗時惹起涕哭，在前章已經論述之矣。關於喜悅者，其自然而然且普遍之表情，為聲笑。而無論在何種人種，除苦痛而外，高聲大笑較他任何原因亦最容易使其自由泌淚。大喜悅時，眼中滲淚，無疑的起之，但不發聲笑。此恰與悲哀時雖落淚而不叫號者同，余以為可根據此同一原則而以習慣與聯合說明之也。誠然如是，次之事項，亦有不少的注意價值。即對於他人之苦痛之同情較自己之苦痛尤容易催淚一事也。此事確屬實在。許多人對於自己之苦惱，雖一滴淚亦不能自其眼擠出，但對於所愛之人之苦惱，則珠淚淋漓。又吾人同情吾人所熱愛之人之幸福及幸運時，此同情亦當導出與此同樣之結果，但吾人自身所感受之幸福則不能使吾人之眼潤溼以淚，此猶更當注意者。雖然，吾人念頭中所應置之者，雖於防遏自身體之苦痛而來之自由淚流上，極有能力的抑制之永久繼續習慣，對於同情他人苦痛或幸運而起之中等度淚流之防遏上則不能起作用。

如余在他著作中所示，音樂實具有漠然而不確定的喚起古昔恐為吾人祖先互以音聲求愛時所感強烈情緒之可驚能力。因吾人所具之數種最強情緒，如悲哀，大歡喜，情愛，同情者，容易使淚自由分泌，故音樂之使吾人兩眼滲淚，毫不足怪，尤其吾人已為何等柔和之感情所柔和之時，音樂猶有如是之作用，不足奇也。音樂往往向生出他之效果者。吾人又知一切強感覺，情緒，或如極度苦痛憤怒恐懼喜悅愛之熱情等強興奮，皆有能使筋肉震顫之特別傾向。許多人因音樂而受有強烈的影響時，其沿脊骨及四肢而下行之竦動或輕微的戰慄之對於上記身體之震顫，亦如因音樂力而起之眼淚輕度滲出之對於因任何強烈真情緒而起之涕哭，其關係似相同也。

皈依——皈依主為崇敬心所構成，雖往往與恐怖相聯合，但於或種程度內與情愛亦有關係，因之此種精神狀態之表出，於此處略為敘述，或無妨也。無論古往今來，在或種宗教宗派之中，其宗教與戀愛曾經奇妙的相結合。此雖為可悲之事實，但愛神之愛的神聖接吻，亦可認為與男子給與婦人或婦人給與男子之接吻無大差異而得許可維持者也。●皈依之表出，主為仰面朝天，張眼向上。白爾氏之言曰：睡眠，或失神發作，或將死之際，其瞳孔向上方及內方牽曳。於是彼信「吾人被包

於皈依的感情之中而不注意於外部印象時，兩眼則爲非教得亦非習得之一種動作所上舉。』并信此與上記事例同基於一原因者也。余聞諸敦達斯教授之言，睡眠中其眼向上，頗爲確實。嬰兒隨吸母乳，其眼球隨作此種運動時，往往現出恍惚失神之容貌。此時明明認知對於睡眠時自然採取之姿勢有關爭行於其間者矣。但白爾氏對此事實之說明，謂爲基因於或種筋肉更比他種筋肉容易爲意志所左右之假定，如敦達斯教授之言，此又非正確解釋。在祈禱時，雖亦屢屢兩眼上翻，但其精神不沈默思考如近於睡眠之無意識的程度，故此運動或當爲慣用的運動，即吾人認吾人所禱告之爲神力源泉之天，在吾人之上，此一種普通信仰之結果也。

兩手向上合掌之虔誠的拜跪姿勢，吾人以爲於歸依爲最適切之體態，其程度，爲自長久習慣以來雖作生而有之者想，亦無不可者也。雖然，余於歐洲人以外之種種人種，尚未曾遇有關於此事之何等證據，聞諸古典碩學者之言，在羅馬歷史之古典時代，祈禱中之雙手合掌，似未曾有之。維吉武篤氏 (Mr. Hensleigh Wedgwood) 曾明白的對此下有真正之說明，但其說明中，謂此姿勢含有一種奴隸的服從姿勢也。其言曰：『祈禱者跪而舉兩手合掌，恰與爲戰勝者所縛，而自伸兩手

以表示完全服從之俘虜，所表形狀相似。此乃以服從爲意義之拉丁文 dare manus (dare 之義爲給與，manus 之義爲手) 之象形的表示。』是以在皈依感情之影響下而現出之兩眼向上或雙手合掌，皆不能謂爲生來的或真表出的動作也。且而此兩眼上翻雙手合掌之事又幾不可豫期，何以言之，此作爲皈依以分類之感情，究竟在過去時代中對於未開化狀態之人之心情，曾起有作用與否，尙極可疑。

【註】

① 見 Herbert Spencer, *Essays Scientific*, & c., 1858, p. 360.

② 關於羅拉布利古之發音者，請閱 F. Lieber,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1851, vol. ii, p. 6.

③ 更請閱 Phil, *Transact.*, 1864, p. 526 中所載 Mr. Marshall 之論文。

④ 在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1865, p. 247 中 Mr. Bain 就「滑稽者」爲有極詳細而且有興味之議論。關於神之笑所引用之前揭文句，即自此書中採之者。又 Mandeville 著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p. 168, 亦請參看。

⑤ 見 *The Physiology of Laughter*, *Essays*, Second Series, 1863, p. 114.

⑥ (一八七三年六月十五日 San Francisco 地方之 Mr. C. Hinton 致書著者，敘述其自己在金門 Golden 第八章 人之特殊表情(三)——喜悅高興情愛柔情皈依

(Gate) 附近之斷崖，瀕於非常的危險時，時而呼救，時而發笑，交互爲之。]

⑤ 見 J. Lister, *Quarterly Journal of Microscopical Science*, 1853, vol. i. p. 263.

⑥ 見 De la Physionomie, p. 186,

⑦ (1. Dumont 氏於 *Théorie Scientifique de la Sensibilité*, 2nd edit. 1877. p. 202. 中，意欲表示搔癢原因於接觸之性質上，不意之變異。又彼信爲笑之原因而使搔癢與滑稽相聯合者爲此不用意性。Hecker 氏亦將搔癢與爲聲笑原因之滑稽相聯結，但此乃從別一見地者也。(見 *Physiologie und Psychologie des Lachens*, 1872)。

⑧ Sir C. Bell 氏在其著書 *Anat. of Expression*, p. 147 中，關於聲笑中橫隔膜之運動，作有二三敘述。

⑨ 見 *Mécanisme de la Physionomie Humaine*, Album, Légende vi.

⑩ 見 *Handbuch des System. Anat. des Menschen*, 1838, B. i. s. 144 中，請參看本書余之本版圖(自亨利氏轉錄之第二圖)。

⑪ 更請看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April, 1871, p. 149 中所載 Dr. J. Crichton Brown 與此同趣意之說。

⑫ 見 G. Vogt, *Mémoire sur les Microcéphales*, 1867, p. 21.

⑬ 見 Sir C. Bell,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33.

⑭ 見 *Mimik und Physiognomik*, 1867, s. 63-67.

⑮ 在 *Discourses*, xii. p. 110 中 Sir J. Reynolds 有言曰：『因同一動作，而得無甚大變異的，將反對的激情之極端表出』。此事固爲奇妙，但確爲真實，彼曾舉例，謂如 *Bacchante* 神女信徒之狂喜及 *Mary Magdalen* (基督所救之無名女子) 之悲痛是也。

⑯ (在 *Fortnightly Review*, March, 1876, p. 410 中 Mr. B. F. Harshtorne 以積極的態度，敘述錫蘭之 *Wadda* 族人，決不發笑，欲使之發笑者，用盡方法，皆不生效。向彼等問迄今曾發笑否，彼等答曰：『否，豈有任何可發笑之事耶？』

⑰ Dr. Fiderit (見同書 s. 99) 亦達到與此同一之結論。

⑱ (自著者之手抄本觀之，彼之最後意見，似爲和穩的聲笑及微笑中之輪匝肌收縮，作爲『哄笑時收縮之痕迹』，而十分說明之，則有所不能。蓋因微笑中『主爲下眼輪匝肌之收縮，不能說明故也。』)

⑲ 見 La Physionomie, par G. Lavater, edit. of 1820, Vol. iv. p. 224. 又上引用之文，見 Sir C. Bell 著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72.

⑳ 見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2nd edit. 1872, Introduction, p. xlii.

㉑ Tylor 氏在 *Primitive Culture*, 1871, vol. i. p. 169 中引用 Grantz 氏之說。

㉒ 見 F. Lieber,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1851, vol. ii. p. 7.

㉓ Mr. Bain 於 *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1868, p. 239 中有言曰：『溫柔爲受種種刺激後之愉快情緒，其努力在使人類互相集聚而互相擁抱者也。』

● [Manegazza 氏在 *La Physiognomie*, p. 198 中引用有曾於 Papuan 人間見有接吻之 Wyatt Gill 著書。]

● Sir J. Lubbock 在 *Prehistoric Times*, 2nd edit. 1869, p. 352 中對於此等敘述給與以十分之權威。余引用 Steele 氏之說，即採自此書者。（據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五日 Mr. Winwood 致著者信函中所說，接吻一事，遍西部非洲全部，皆無知之者。『此地帶為地球上最大之非接吻地帶也。』）

● 請看 E. B. Tylor 氏在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it. 1870, p. 51 中之詳細說明及其參考文獻。

● 見 *The Descent of Man*, edit. ii. vol. ii. p. 364.

● Dr. Maudsley 在其著書 *Body and Mind*, 1870, p. 85 中有與此同趣之議論。

● 見 *The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03 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823, p. 182.

● 見 *The Origin of Language*, 1866, p. 146. 又 Mr. Tylor 在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it. 1870, p. 48 中關於祈禱中兩手之位置，謂更有複雜之起源。

第九章 人之特殊表情(四)——反省默想不高興不平決心

蹙蹙之動作——因努力而起之反省或因知覺困難事物或不快事物而起之反省——奮魄之默想——不平——不高興——執拗——不平與翹嘴——決斷或決心——緘默

皺眉筋因其收縮而使雙眉下垂且斂聚，致於前額生成縱皺，是即蹙蹙。其誤認皺眉筋為僅人類特有之白爾氏，則以此為『人面最顯著之筋肉』，謂『此皺眉筋以強力牽拉雙眉，使其斂聚，因而心中所抱之想念，於以不思議的，但無是非的，傳達』。或於別處又為之說曰：『雙眉被牽拉斂聚時，則精神力為之顯示，而思想及情緒則與真的動物之孳猛且殘忍的憤怒相混合存在。』● 凡此等解說，未嘗無許多真理含存，但不能謂為全部真理俱在。杜香魯博士曾呼此皺眉筋為反省之筋肉，● 但此名稱如不施以若干限制，則不能認為十分正當。

雖耽於深思之人，亦有其眉不皺聚而平滑者。如其時有何等妨礙思考入於其中，或為障礙所

中斷，於是始有顰蹙如陰影者之通過於其額上。半瀕於饑餓之人，當拚命的想如何得食物到手，但彼如不於其想其行上逢着何等困難，或發見入手之食物爲可厭惡者，則恐不至起顰蹙。余曾觀察幾乎任何人在知其所食之物爲已變味者或味不美者之時，亦即刻皺眉顰蹙。余曾要求數人專心聽極穩和之敲擊聲音，不豫說明吾人之目的，而此種聲音之性質及來源，彼等皆已全知之者，故無一人皺眉顰蹙。但有一人中途加入，吾等全在極深的沈默中所行之事，彼毫未能知之者，及其被余請其聽是何聲音時，則彼雖未有不高興狀態，但甚爲疾首顰蹙，而云究竟如何始可，彼毫不能知之。發表與此同樣論說之皮德利圖博士，^⑤附言之曰，一般口吃者在談話中現皺眉顰蹙也。并云人雖如行穿長靴之瑣細事時，如見其靴太緊亦必顰蹙。有一部分人爲習慣的顰蹙者，即雖單爲談話之使勁，亦幾常使彼等雙眉收縮也。

無論如何種族之人，在想事至厭倦之任何時，亦起顰蹙，此乃從余所寄出之質問書收回之答案所推定者。但因此質問書之寫法不良，致將沈思默想與困惑惱亂兩相混同。雖如是，而澳洲人，馬來人，印度人，南非洲卡肥爾人，在惱惑時皺眉顰蹙，則屬明瞭。據多布利慈何發爾（Dobritzhoffer）

氏之言，南美洲古瓦拉尼人（Guaranies）亦於同樣之惱惑時皺眉。^⑥

由此等考察，吾人可下次之結論。顰蹙無論如何深，決非單一考慮之表情，無論如何綿密，亦非注意之表情，乃爲思考之連鎖或動作中遭遇何種困難或不快事之表情也。雖然，深遠的考慮而能長久間無何等困難完行者則甚稀少，故一般亦有顰蹙伴隨。是以得如白爾氏所說，顰蹙爲普通給與容貌上以智的精力之相者也。但爲使其生此種結果，兩眼必須清明而不動，否其即當如沈思中所常起之雙眼下伏。除此而外，容貌上又不可有所動亂，如不高興或容易生氣之人，或帶有黯淡無光之鈍眼及下垂之顎而長久間顯現苦惱之人，或知其飲食物爲味不良好之人，或如以線穿針樣之某種瑣細動作遂行上發見有困難之人，容貌上所現。凡此等時候，其顰蹙表情固屢見不鮮，但伴隨有其他何種表情，因之其容貌上智的精力之相或沈思之樣子，則完全被妨害而不能現出。

現在吾人可探討顰蹙如何能表出思考或動作中所感何等困難或不快事物之知覺矣。此探討亦當如博物學者所用之同樣方法，即博物學者爲欲十分理解某一器官之構造，則以追蹤其胎生學的發達爲得策，而欲理解表情運動亦須以盡力遵照此同一計畫爲得策也。在嬰兒生後第一

日中所見，其後亦屢屢見之之最早而且可云為唯一的表情，是為叫喚動作中所現之表情。叫喚為生後即初現，及其後經暫時時間始現者，其現出，原因於困苦或不快感覺及情緒，如飢餓、苦痛、憤怒、嫉妒、恐怖等所興奮。在如此時候，眼周圍之筋肉則強烈收縮。余信此為大體說明吾人此後生活中之顰蹙動作者也。余反復觀察生後一星期至二三箇月之吾幼兒，見其在叫喚發作漸次襲來時，最初之徵候為其皺眉筋之收縮，因以生輕度之顰蹙，其次立即繼以其他眼周筋肉之收縮。幼兒在不快或不健康之時，如余記錄簿上所記錄者當見有小顰蹙不斷如陰影樣通過於其面上。此等顰蹙之後，早晚大概繼以叫哭發作，但不必一定常有叫哭發作也。例如余所暫時注意觀察之一嬰兒，在生後七八星期間，使吸稍冷之牛乳，因之使其稍感不快者。此子之額上，始終保持有一不動之小顰蹙皺紋。此顰蹙即決未發達至實際之號哭發作，但能時時觀察其將要叫哭之各種階段。

收縮雙眉之習慣，曾經無數世代間為幼兒於每次號哭發作或叫喚發作開始時所已行者，故此已成爲與何等苦痛或不快事之最初感覺相緊密聯合。是以在同樣事情之下，縱然縮眉未發達至號哭發作為止，而在成熟期中亦依然有繼續之傾向。叫喚或號哭在人生之初期時，即開始作有

意的抑制之者，但顰蹙則可云無論在如何年齡，亦決未曾有被抑制之事。最多涕哭之小孩等，遇何等腦感彼等心思之事及他大概之小孩所單單顰蹙而止之事，容易使其涕哭，此蓋有注意之價值。在患或種精神病者，亦與此同樣，無論如習慣的顰蹙者所起輕微顰蹙之輕微程度的精神努力，亦足以使其任意的涕哭。最初因知覺有何等苦痛事而皺眉之習慣，縱然為在幼兒期中所獲得者，但其後一生涯中亦當殘留，此與幼時獲得之連合性習慣無論人類無論下等動物亦永久的殘留者相同，無須特別驚異者。例如成年之貓，其感覺溫暖及快適時，往往仍保留其張爪之前足交互突出之習慣。此習慣為吸母乳時曾以一定之目的實行之者也。

顰蹙之習慣，又恐於心中熱心想何種問題而遇着何種困難時，為其他別種原因所增強。所有一切感覺中最重要者為視覺。在原始時代，已曾為獲得捕獲物及避免危險，對於遠方之物體而不斷以綿密的注意注向之者矣。余今猶記憶，余在有印度人居住之危險的南美洲某地方旅行時，見有半開化之果雀人（Ganches）不斷的而且外觀上極無意識的綿密偵察水平線全體，不覺大吃一驚。於是知無論何人，其頭上無覆蓋物者（人類本來即如是）在白晝尤其天空明朗之晝間，盡

全力辨識遠方之物體時，殆必收縮其兩眉而防過多光線之侵入，下眼瞼，兩頰，及上脣則同時昂舉而使眼孔縮小。余曾爲此目的而煩有老幼數人於上述之狀況下看視遠方之物體者。初僅使其信余爲檢查彼等之視力，但彼等全體皆示現如適纔所述之狀態。彼等之中，又有爲遮過度之光而平開兩手於其眼上以掩蔭之者。^⑤谷拉學烈氏就與此殆相同樣之結果而稍加說述之後，^⑥爲之說曰：『此乃視力困難時之狀態。』彼之結論，謂眼周筋肉，半爲遮過多之光線（余認此最重要），半爲防止除從所欲看之物體直接發來之光線外一切擊刺網膜之光線，而起收縮云。關於此點，余又曾與寶曼（Mr. Bowman）商談，據彼之意，眼周筋肉之收縮，不僅此二目的，而可加入『一部分爲兩眼球因自己固有之筋肉而置諸雙眼視之狀態時與以更爲堅固之支持，藉此可以維持兩眼之協同運動。』

在輝光之下，注視遠方物體，其努力極其困難而且厭煩，并且此努力在無數世代間已習慣的帶有眉之收縮，故顰蹙之習性或當如是曾大被增強。但此努力，原來在幼兒期間，已從完全獨立之原因實行之者，即作爲叫喚時保護兩眼之第一步實行之者矣。自精神狀態言，其熱心看視遠方物

體，與熱心追尋某一聯不明之思考或遂行某種細小而麻煩之機械的工作之間，實際有極相類似之處。雖無何等遮過多光線之必要時，其收縮眉之習慣猶然繼續之信念，可從以前道及各例獲得支持。即在前各例中，知眉與眼瞼在或種事情之下曾經被使用爲有用之目的者，若在與之同樣之事情下，同樣使用，雖無有如何用處，亦起作用也。例如吾人不想看任何物體時，則有意的閉吾人之雙眼。而吾人之拒絕或種提議時，亦如不能看見其物或不欲看視其物，有閉眼之傾向。又吾人就何等可恐懼之思想時亦然。反之而吾人想迅速看清吾人周圍之一切事物時則雙眉上揚。又熱心欲將何等事物記憶出來時，亦往作與此同樣之舉動。此正如欲看見其物而努力爲之者也。

失神、默想——人耽於思而心亦空時，或如有時所說『在幻境時』，則其人額不顰蹙而眼則朦朧。下眼瞼一般上舉而且皺縮，恰似近視眼人之試行辨視遠方物體者然。同時上眼輪匝肌則稍收縮。在如此事情下之下眼瞼皺縮，或種未開化人種中亦曾見之。例如戴遜列西氏（Mr. Dyson Lay）就昆斯蘭之澳洲人所觀察，額亞齊氏（Mr. Geach）就馬刺岬內地之馬來人所觀察，皆是究竟此動作之意義或原因爲何，在目前尚不能說明，但此處吾人亦可見關於精神狀態之眼周運

動之別一例也。

眼之朦朧表情，甚爲特異。人一完全耽於思時，則立即表現。敦達斯教授，以其通常之親切，爲余研究此問題。彼固曾觀察在如此狀態中之其他各人矣，而又曾現身以求恩格爾曼教授（Prof. Engelmann）觀察。兩眼對於任何物亦不固定，因之亦不似吾人所想像，對於遠方之物體有所固定。兩眼之視線，雖成爲稍稍分散者，亦屢屢有之。若頭部保持垂直，此分散則與水平之視野面成爲最大度數二度之角。此乃因觀察遠方物體之交叉二重像而確定者。如沈於思想之人中所常見，因筋肉之一般的弛緩而頭部向前方垂時，若其視野仍保持水平，則兩眼必稍向上仰。其時之分散角度爲三度或三度五分也。兩眼如更向上仰，則此角度可達至六度七度之間。敦達斯教授謂此分散歸因於容易使精神全部失神之兩眼上或種筋肉之幾於完全弛緩云。兩眼筋肉之活動的狀態，卽是收斂之活動的狀態。是以敦達斯教授關聯全部失神中兩眼光之分散而爲之說曰：如有一眼成爲盲目時，則其眼視在暫時之間殆必偏向外方。蓋因其筋肉不能爲雙眼視而用以動眼球於內方也。

惱惑常帶有或種運動或體態。在如此時候，吾人普通則舉手加於吾人之前額、或口、或顎。但盡余所知者，在完全耽於默想且未遇有何等困難時，則又不現此種動作。蒲老圖斯（Plautus）在其所作劇本之一中，敘述陷於惱惑之人曰：『阿，請看！他把下輔，擱在手上。』其關於舉手加諸臉上之極瑣細而且一見無甚意義的體態，在未開化人中亦曾有觀察。威爾氏（Mr. J. Mansel Weale）卽曾就南非洲之卡肥爾人而觀察有此種體態者矣。據其族人酋長額卡（Gaika）之附言，此等人在此種舉手加諸臉上之體態時，『往往有摩拉鬚髯者。』曾經觀察南美洲西部二三最野蠻族之馬休斯（Mr. Washington Matthews）氏，謂曾見彼等蠻人在專心想何等事時，『支手於臉，通常以姆指或食指按臉面之一部分，普通則觸接上脣。』吾人對於在深思而多使用腦筋時，何以前額下壓或被摩擦，得以理解，但何以舉手加諸口，或及於臉，則完全不明也。

不高興——鬱鬱爲想或行上遇何等困難或經何等不快時所現之自然表情，吾人業已知之矣。而其精神屢屢而且容易如此受影響之人，則當有成爲不高興或稍含怒意或至於發怒之傾向，且通常以鬱鬱表示之也。但因鬱鬱而現出之焦灼表情，如果其口因習慣的拉曳而成爲微笑，因以

現出柔和的愛嬌，其眼發光而氣象活潑，則可以打消。眼在清明而不動時亦然，此時則現熱心沈思之容貌也。口角之壓下，爲悲哀之標徵，但此如與顰蹙並成一齊時，則現易於發怒之狀貌。兒童（見圖版四之二圖）^②而於號哭中甚爲顰蹙，但不若通例之強烈收縮其輪匝肌時，則與悲慘並成一齊之明瞭的憤怒或激怒表情亦現出之也。

顰蹙之眉全部如爲三稜鼻肌之收縮所大爲向下牽曳時，則橫過鼻之基部而起橫皺或褶曲，成爲不高興之表情。杜香魯博士信此三稜鼻肌之收縮，在毫不起顰蹙時，必與以極度而且攻擊的無慈悲之狀貌。^③但此狀貌究爲真表情或自然表情與否，余不能不大有所疑。余曾將杜香魯博士所照一青年因電氣而使此三稜鼻肌強烈收縮之相片，示諸十一人而求其正當解答此爲何種表情。此十一人中，有美術家數人，但除一少女正當答爲在『忍耐不高興』而外，別無一人能想出其表情爲想何種心事者。余初見此相片時，一見即知其爲何種心情。如果符吾所信，則吾之想像上必附加有何種必要之物，即附加顰蹙之眉也。因之而其表情則余認爲真而且極端之不高興。有下垂而且顰蹙之眉，復加以緊閉之口，則其表情非爲決心，即爲剛愎與陰險。口緊閉如何能

與容貌上以決心之表情，此點稍後即當論述。至於陰險的頑固表情，曾明白的爲余之報告者在澳洲六箇相異地方之土人中觀察。又蘇可圖（Mr. Scott）氏之報告，此表情在印度人中頗顯著。馬來人、中國人、卡肥爾人、阿比西尼亞人，亦然。羅斯洛克博士（Dr. Rothrock）云南美洲未開化之西印度人，現此表情，最爲顯著。浮爾布斯氏（Mr. D. Forbes）謂波利維亞之愛馬拉人亦有此表情。余又曾就智利南部之亞羅克諾人而觀察有此者。戴孫烈西氏之說曰：澳洲土人在如此之心情時，往往交叉其手腕於胸前，此爲吾輩白種人間亦得見之態度。達頑固執拗程度之堅強決心，仍爲上竦兩肩所表出，此體態之意義，俟後章說明之。

年幼之兒童，表現不平時，往往尖嘴，即俗所謂翹嘴^④也。口角極被壓下時，則下脣稍翻而突出。此亦同樣謂之尖嘴。但此處之所謂尖嘴者，爲兩脣突起爲管狀所構成，有時鼻低短時，至其尖端爲止而亦突出之也。尖嘴大概帶有顰蹙，有時尙伴隨有哼或齟齬的發音。盡余所知者言之。此表情至少在歐洲人方面，爲兒童期中較成年期中表示尤爲明白之惟一的表情。此頗有注意之價值。雖然，在激怒之影響下，恐所有各民族之成人亦有幾分突出兩脣之傾向。兒童當帶羞時，亦有翹嘴者，但此

時不能謂之爲不平也。

余曾就二三口衆多之大家族而行有調查者。自此種調查言之，翹嘴在歐洲兒童中似不能認爲甚普通。但此爲世界流行，以其最惹多數觀察者之注意，則爲大抵之未開化人種所最普通而且最顯著表現者無疑。在澳洲八箇相異地方，俱曾將此觀察，其中余之報告者一人，獨謂其處之兒童在不平時翹唇甚爲厲害。印度兒童之突嘴亦有二人觀察。觀察南非洲卡肥爾人及芬哥人之兒童並荷屯托圖人者三人，觀察北美州未開化印度人之兒童者二人，均曾見之。中國人，阿比西尼亞人，馬刺岬之馬來人，波爾涅窩之達雅克人，均亦有此翹嘴表情。在紐西蘭人中亦屢屢觀察之也。曼殊爾威爾氏所告余者，在不平時，不獨卡肥爾人之兒童翹唇，而其成年男女亦兩唇大爲突出。斯塔克 (Mr. Stack) 氏謂在紐西蘭人之成年男子中亦有時見之，至於婦女則甚爲頻繁。雖在歐洲人之成年人中，亦時時發見此同一表情之痕迹也。

於是吾人知翹嘴突唇，爲亘世界大部分，尤其幼兒，所通行之不平特徵矣。此運動明明爲或種原始的習慣保留（主保留於幼少期中）之結果，或爲對於原始的習慣一種偶爾的逆轉之結果

也。如前章所述，幼猩猩及幼黑猩猩在不滿意時，或稍發怒時，抑或不平時，則極度的突唇。又稍受恐怖時，或雖稍歡喜時，亦然。彼等之嘴，則明明爲發生對於此等多數精神狀態所固有之種種聲音而突出者。其突出之形狀，如余在黑猩猩中所觀察，與發愉快之叫聲及憤怒之叫聲時所現者稍異。此等動物一經發怒，則其口之形狀全體立即變化，其齒露出於外。成年之猩猩，在受傷時，人謂爲發『自最初之高調子以成爲最後之低調咆哮之奇妙叫聲。在發高調子時，其唇突出爲漏斗狀。但發低聲時則口大張。』至於大猩猩，則其下唇有謂爲能大拖長者。於是知吾人之半獸半人的祖先若與現在之類人猿同樣而不平時或稍發怒時必突出其唇，則吾人之兒童，在同一之感情時，亦表現與此同樣表情之痕跡，并有幾分發出音聲之傾向，其事雖奇，但非不合也。何以言之，動物之祖先原來在成年期間所具有之各種特質，而今猶爲彼等之近親血統之各箇別種族所保留；凡此等特質，在其動物之幼時，多少完全保存，其後則失之者，乃尋常之事耳。

又未開化人之兒童，在不平時之翹唇，較諸歐洲文明人之兒童在同樣情形時所表現者有較強之傾向，此事亦非不合。何也，野蠻之本質，似存於原始狀態之保存；且此說雖對於身體的特徵，亦

認爲隨時可以適用。關於翹嘴之起原之此種見解，或者有如次之辯駁者亦未可知。即謂類人猿在受驚時或雖稍喜歡時，均亦突唇，而吾人人類，則此表情一般只限於不平的心理狀態時。但如後章中所示，就種種之人種而觀之，縱大吃驚或驚愕普通爲以口大張開之狀態表示，但吃驚亦往往有誘致唇之輕微突起者。因爲現今吾人微笑或聲笑時，爲口角向後曳縮，若果吾人之祖先眞爲愉快時以突唇翹嘴表示之者，則吾人已經失卻喜時突唇翹嘴之傾向矣。

兒童不平時所表示之一些微體態，即所謂 *Showing a cold shoulder*（以冷肩示人，即冷遇人，不瞅睬人）者，此處無妨稍加注意。如吾所信者，此所謂示肩，與齊竦雙肩者，異義。有一心懷不平之小孩，據坐其親之膝上，先擡其近於其親方面之肩；其次又忽突然放下，如受愛撫者然；然後以此肩向後一推，恰似推開所惱怒之對手人一樣。余又曾見一小孩，站在稍遠離人之地方，先擡高一肩。其次以其肩稍向後方運動，然後變更全身體之方向，如是明白的表示其不平之感情。

決斷或決心——堅決的緘默，有於其面上現決心或決斷表情之傾向。有決心之人，恐平時決無隨便張口者。是故似乎表示口非平常緊緘者之小而且弱之下顎，普通又認爲性格軟弱之特徵。

無論身體或精神，凡任何種類之長久間努力，均須有預先之決心。在筋肉組織之大連續的努力以前及其期間內，其口緊閉一事，如果能表示，則其時因聯合之原則而一採取何等確乎的決心，其口必立即緊閉，殆爲確實。茲將數觀察者所注意之所述之，有一男子在開始何等激烈筋肉運動的努力之時，必先吸入空氣而擴張肺部，然後藉胸部筋肉之強收縮而壓縮之。既如是行動，則其口自非緊閉不可也。加之，此男子如被迫而吐出吸氣，則其胸猶盡力擴張。

對於此樣動作，曾想有種種之原因。白爾氏之說曰，胸部之爲空氣所擴張，而至被迫吐出時猶然繼續其擴張者，乃爲對於其處附着之筋肉，給與以固定的支持也。故如白爾氏之說，有二男子於此，努力作必死之爭鬪時，必守可恐怕程度之沈默，只聞被抑制之強呼吸氣息。所以必有此沈默者，爲防發音時排除空氣以弛緩兩腕筋肉之支持。若暗中起鬪爭而叫聲聞於外，則吾人即可知其鬪爭之二人中已有一人成爲絕望而捨身者矣。

谷拉學烈氏之說曰，在一人不能不極力與他一人相爭鬪時，或不能不支持一大重量時，或不能不於長久時間維持同一之無理態度時，其人之首先必要者爲行深吸氣，其次爲停止氣息。但

對白爾氏之說明，則以爲錯誤。據彼之意見，謂被停止之呼吸，有阻血液之循環。關於此點，余亦信之不疑。彼又引用下等動物之構造，獲得若干珍奇證據，證示一方面，被阻止之血行，爲對於長久繼續之肌肉的努力上所必要者，他方面，急速之血行，又爲急速之運動上所必要。若據此種見解，則吾人於開始行何等大力時，乃爲阻止血行而閉口而停息者也。谷氏總括此問題而言曰：『此爲連續之努力之真實理論。』但此理論，究以如何程度爲止，能爲他生理學者所認可，則余無知焉。

皮德利圖博士對於在強肌肉的努力中口之緊閉，則根據次之原則說明之。卽意志之影響，對於爲或種特殊努力時所必然的受作用之肌肉外，其他之肌肉，亦波及之。是以呼吸肌肉及口筋肉，既爲如是習慣的所使用，則特別容易受此種作用，自屬當然。余認爲皮氏之此種見解，蓋含有幾分真理。何以言之，吾人在行激烈的努力時，每有緊緊咬定牙齒之傾向。此雖不爲防止呼氣所必要，但胸部諸肌肉則能於其間起強烈收縮。

最後一言者，人當不能不爲瑣細而且困難但不須費如何強努力之作業時，其人一般仍閉口而暫時停止呼吸氣息。但所以如此動作者，在使胸之運動不妨害腕之運動也。例如人以線穿針時，

吾人當見其唇緊縮，呼吸停止，或盡力靜行呼吸。又如前述之幼小病黑猩猩，以其指關節撲殺在窗玻璃上飛鳴之蒼蠅爲樂時，其狀況亦同。要之，遂行無論如何瑣細之動作，若其動作爲困難者，則非預先有幾分決心不可也。

上述在種種時候，或相合或分別，以種種程度作用之一切原因，余以爲其中任何一種，亦無何等難首肯之點。其結果，當成爲一在何等激烈而且長久的努力，或何等纖細的作業開始時及其行動間，堅固閉口之確立的習慣。且此習慣恐現在依然遺傳之者。又根據聯合之原則，只須其精神在何等特定動作或行爲道程上示以決心，雖在未有何等身體的努力以前，或不要何等身體的努力之時，亦必立即向此同一習慣生一強傾向。口之習慣的且堅固的緘閉，乃如是成爲表示性格之決斷者，而決斷又容易轉移爲頑固執拗者也。

【註】

①見 *Anatomy of Expression*, pp. 137, 138. 中。皺眉肌在人類中較之在類人猿中更爲發達，此無足怪者。何

以言之，皺眉肌在種種事情之下，不斷的因人類而動作，更因使用效果之遺傳而增強且爲所變形者故也。對於激烈運動中之過度充血而保護眼目時，皺眉肌與輪匝肌如何共同擔負重要職務，爲吾人所曾經見之者矣。爲使眼目不

因打擊受傷而盡力急速且緊閉時，皺眉肌則收縮。在未開化人及其他常露頭之人，其眉不斷低下收縮而作為遮蔽過強光線之覆物，此為一部分原因，由於皺眉肌之作用者也。此運動自吾人之祖先頭部可使之直立之時代起，更成為人類特別有用之物者。最後如 Professor Donders 所信（見 Archives of Medicine, ed. by L. Beale, 1870, vol. v. p. 34），皺眉肌為調節近視眼而使眼球向前進時亦有作用也。

①見 Mécanisme de la Physiognomie, Album, Légende iii.

②見 Mimik und Physiognomik, p. 46.

③見 History of the Abipones, 英譯本二卷五十九頁，為 Lubbock 氏著 Origin of Civilization 所引用，在一八七〇年版三五五頁中。

④（一八七三年三月三日 Mr. Henry Reeks 致著者一書曰：『余曾見一黑熊（U. americanus）在遠望一物體時，身坐於其下肢以上，以兩前足遮翳其眼。據聞此動作為此種族動物之常習也。』）

⑤見 De la Physiognomie, pp. 145, 144, 146. 哈巴爾圖斯賓塞爾氏解說皺眉，專以在明亮光中，作為眼之覆物而收縮眉之習慣為之。請閱彼著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nd edit. 1872, p. 54. 又 Worcester 大學校長 Rev. H. H. Blair 之記述曰：生來的盲人，對於皺眉肌之支配力，不多或全然缺如，故縱令其起動作，亦不能現皺眉。但不隨意的皺眉亦起之云。雖然，生來的盲人，微笑則自如也。

⑥谷拉學烈氏有言（見 De la Phys., p. 35）曰：『注意而固定於心內何等之像時，眼則凝視空中，自動的結合於精神的靜思。』但此見解頗無稱爲一說明之價值。

①見 Miles Gloriosus, act. ii. sc. 2.

②Herr Kindermann 之原照像，因其表現眉上之皺，極其明白，故比此複製圖版，更為表情的也。

③見 Mécanisme de la Physiognomie Humaine, Album, Légende iv. figs. 16-18.

④Hensleigh Wedgwood 著 The Origin of Language, 1866, p. 78 中有此種圖（making a snout）。

⑤Huxley 氏著 Man's Place in Nature, 1863, p. 38 引用 Müller 氏之言。

⑥拙著 Descent of Man, vol. i. chap. ii. 中曾列舉多例。

⑦見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90.

⑧見 De la Physiognomie, pp. 118-121.

⑨見 Mimik und Physiognomik, s. 79.

第十章 人之特殊表情(五)——怨恨及憤怒

怨恨——激怒及其在身體組織上之影響——露齒——瘋狂者之激怒——憤怒及憤慨——種種人種之表
出狀況——冷笑及輕侮——顏面一側上犬齒之露出

吾人若自某一受有故意的傷害或預料或許受之之時，或其人而對於吾人有何種敵意時，則吾人厭惡其人。而此厭惡容易達成怨恨者也。此種感情，若以穩和程度經歷之，則無爲身體或相貌之何等運動所明瞭表出之事，但恐有爲某種嚴肅的舉動及若干不高興所表示者，不過此爲例外耳。雖然，對於怨恨之人毫不感覺并表示其憤慨或激怒之標徵，而能長久沈思於心者則鮮有其人。如其對手方面爲不足取之人，則吾人不過單懷侮慢或輕蔑之念而已。反之而其人如爲極有勢力者，則怨恨即成爲恟懼。例如奴隸之思及殘忍的主人，或野蠻人之想及渴於飲血的魔神時是也。

●大抵吾人之情緒，與其情緒之表出有極密切之關係，其密切程度，至如身體若保持靜止狀態則情緒殆不能存在。此表情之性質，主憑藉此種特定精神狀態下所曾習慣的遂行之諸動作之性質

而存在者。例如有人知其自己生命在極度危險之中，當抱有欲脫開之激烈希望。但或者如路易十六世被一團暴徒包圍時，大叫『余懼哉？診余之脈！』者，亦未可知。與此相同，雖有人極憎怨其他某人，但在不影響於其身體組織之期間內，尙不能謂爲其人已發怒也。

激怒——余於前第三章中，關聯習慣性聯合動作之效果，而論述興奮的神經感覺中樞所及於身體之直接影響時，已曾有就此情緒行考察之機會者矣。激怒之表出，最爲多種多樣。常受影響者爲心臟與血行。面赤或成爲紫色。前頭部及頭部之靜脈，則怒張。皮膚之變赤，在南美洲之銅色印度人中亦曾觀察及之。①又雖黑人中在由舊傷痕而殘留之白色癍疤上，亦可觀察云。②猿亦激怒而面赤。余就余一四月未滿之嬰兒所反復觀察者，其在將發激情時之最初標徵，爲無髮之頭皮中血液之奔流。他方，心臟之作用尙往往有爲大激怒所大阻害，而使面色成爲蒼白或蒼鉛色者。③有心臟病之人，爲此激烈之激情所致命者亦非鮮也。

呼吸亦同樣爲所影響。胸部脹起，而開張之鼻孔發顫。④如藤尼孫所書，『怒之疾速呼吸，足以使彼女之優美鼻孔膨脹。』吾人英語之表述此種激怒情緒，所以用 *breathing out vengeance*

(吐氣報仇)及 *fuming with anger* (發氣而怒)也。⑤

興奮之腦，給與筋肉以力，同時給與意志以勢能。身體普通爲準備當前之緊急行動而挺立，但有時四肢亦有多少挺硬而傾向對手方面者。口大概緊閉以示堅強之決心，齒則緊緊咬定或相軋。舉腕握拳，恰如欲擊對手人者然，此種體態，最爲普通。在非常憤激，而大呼命對手人滾開之時，其人而能禁不作如打對手人或劇烈的推開對手人之行動者則少。實際而將欲打人之欲望，則往往有成爲非常強烈者。其程度至撲打無生物體或碎物於地。但此種體態又每每成爲全無目的或若瘋狂。幼小兒童在激怒之時，仰天伏地打滾，號哭打蹴踢，抓物或咬就近之物。余聞蘇可圖氏言，印度之兒童亦如是。類人猿之仔，有此同樣舉動，乃余所曾親見之者也。

雖然，對於筋肉組織之影響，則往往全與此異趣。蓋因極度之憤激，屢屢繼以震顫也。其時脣麻痺而不從意志之命。而『聲音則膠著於喉。』⑥或高，或尖銳，或調子亂而障耳。若多言而且急言時，則口中白泡翻出。頭髮往往豎立，但關於此問題，俟他章論述激怒與恐懼之混合情緒時再轉述之也。大都前額上現顯著之顰蹙。何以言之，此顰蹙乃隨精神之集注而自感覺何等不快或困難之事。

以生之者也。但兩眉則有時不過於皺縮，亦不下垂，而以平滑原狀留存；燦爛光輝之雙目則保持大張原狀。雙眼因常放光輝，或又有如何馬爾氏所言成爲若燒燃之火者。^①有時兩眼充血，被稱爲自眼窩突出。此充血無疑的如爲靜脈之膨脹所表示，而爲頭部被血液充溢之結果也。據谷拉學烈氏^②云，瞳孔在激怒之時，必收縮。余聞之白老翁博士曰，患腦膜炎者之激烈譫妄狀態時，亦如是。但在種種情緒之影響下，所起之虹彩運動，則爲極不明白之問題耳。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氏將激怒之主要特徵，概括如次：

人在平和時，平和莫如人。

最謙恭，最溫純；

但是軍號一入耳，

行動如虎從茲始；

堅爾筋，湧爾血，

可怕形相在眼瞥；

咬定牙齒，張大鼻孔，

固保氣息，鼓爾全幅精神向前動！

行，行，爾等品格最高的英國軍。

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場

激怒中有時現突唇狀態，但此狀態之意義，如不根據吾人人類由來於類人猿動物之說，則吾不能理解。所曾經觀察之例，不獨就歐洲人，而關於澳洲人及印度人者亦有之。但更爲普通者，爲唇向後縮曳，於是而洩牙漏齒，或所咬定之牙齒被露出於外矣。此事會爲曾經就表情著書立說之所有各人所注意。^③此時之容貌恰似現準備捕敵或將裂其敵人之身體而露齒相向者然，縱無爲此樣動作之意圖，而其貌亦如是也。戴遜烈西氏曾見澳洲人在與人口爭時有露齒表情，蓋卡 (Gaffa) 酋長曾謂南非洲之卡肥爾^④人亦如是。狄肯斯 (Dickens) 氏^⑤話談被捕後爲暴徒團所包圍之凶惡殺人犯時，其敘述曰：『此等人互各越肩跳前，露齒吼罵，如野獸樣迫近彼身。』凡曾多行管理幼小兒童者，無論何人亦應知彼等兒童在激情中時咬對手人之事爲何等自然。此恰與稚鰐一出

母卵，即以其小顎相咬者同，似爲本能也。

露齒表情，與唇之突出，有時似相並行。有一極縝密之觀察者，謂彼在東洋方面曾見有許多激烈怨恨之例（此激烈怨恨殆與多少被抑制之激怒無可區別），在中年英國婦人中曾一度見之。凡此等例中，有「露齒，但非齧蹙臉面，即唇伸長，兩頰下垂，眼半閉，但額則完全平靜而無變。」

在激怒發作時，如將咬對手人一樣，而現唇之向後縮曳并齒之向外露出。此種狀態，如將人類鬪爭時使用牙齒如何的稀少一點想及之，則知其甚爲特異。余因之以質諸白老翁博士，究竟此習性在毫不能自制激情之精神病人中，是否亦普通有之。據彼之回答，謂彼曾反復觀察精神病人及白癡兩方者，對於余曾舉出次之解說事例：

彼在接余信之稍前，目覩一患精神病之貴婦人，發生不能制止之憤怒及普通不應有之妒嫉。最初彼婦痛罵其夫，在此罵夫之期間，口中白泡翻出。其次兩唇緊閉并現惡毒的蹙額而緊密近接其夫。於是向後曳縮其兩唇，尤其上唇之兩角，特別後縮，并洩露其齒。同時目注其夫，若將施以酷打。第二例，爲一年老軍人，此軍人爲被要求其服從病院規則而露出不滿，卒至發狂者。大抵最初對於

白老翁博士質問，如是處分自己，究否知恥。其次咒罵，上下行步，激揮兩腕，不問近旁爲誰而加以威脅。最後，憤怒達於極點，以特異之斜行運動，指白老翁博士而突進，揮其拳頭，而以打殺相恐嚇。此時上唇上舉，尤其上唇兩角，上舉顯見，是以大犬齒被暴露於外。自其全組牙齒中吐出响叱之咒罵聲音，而其全體表情則顯示極度之猛烈性也。與此同樣之記述，其他另一人亦可應用之。唯其人通常口翻白泡，吐唾沫，以奇妙之姿勢作急速跳躍，以尖銳討厭之假聲叫罵，是其例外耳。

白老翁博士又告余一例，此爲不能爲獨立運動之癲癇性白癡，日以若干玩具消遣者。但其氣質，根地不良，容易興奮而成爲狂暴。如有無論誰人一觸及其玩具時，則彼徐徐將其常習的句下之頭，自其勾下位置擡上。釘眼於其對手人，其眼雖鈍黯而其狀貌則爲憤怒之蹙蹙臉面。如此種被摩玩具之惱亂事，接連重複起之，則彼即後縮其厚唇而暴露其隆隆突起之一列難看的齒齦（大犬齒特爲注目），其次以其張開之手對對手人作急劇而且殘酷的抗拒。此種抗拒之迅速速度，如白老翁博士所說，則極爲奇特。以其人在平常時，爲何等響聲所惹起注意，而其頭自一方轉向他方，尚須費十五秒時間故也。在如此激昂之時，若將手巾、書本或其他物品放置彼手，則彼即納入口中咬之。

尼哥爾氏亦爲余記述關於激怒發作中脣向後縮之精神病人二例者矣。

莫祖烈博士(Dr. Maudsley)於詳述白癡人中之種種奇妙動物的特性後，而爲之疑問曰，此等特性非基因於原始的本能之再現耶？此所謂原始的本能之再現者，卽『爲立證人類在發達途中所幾已脫去之血族的關係而自極遠的過去生出一極微弱之反響也。』博士更附言曰，一切人類之腦髓，在其發達之途中亦必經過在下等脊椎動物所起之同一過程；而白癡人之腦髓，既爲在發達抑制之狀態中者，故吾人縱假定此腦髓爲『表現其最原始的機能，而比此以上之高級機能，一箇未曾現出』者亦無不可。博士更認此同一見解，對於一部分精神病患者所具在變質狀態中之腦髓，亦可應用；且疑問曰：『爲一部分精神病患者所表現之猛烈的怒吼，破壞的素質，猥褻的言語，野性的叫號，攻擊的習性，自何處來者？人類若爲其自己之內部未蓄有野獸性者，又何以理性被奪時，如一部分人所爲，其性質中如是成爲野獸的性質耶？』此問題，非照吾人所想像而肯定的答之不可也。

憤怒，憤慨——此二者之精神狀態，與前之激怒，只有程度上之差異，其特徵上并無何等顯著

的區別。不劇烈之憤怒，心臟動作，稍爲增加，容色光昌，眼神輝煌。呼吸亦同樣稍速，因其對此作用有助益之一切筋肉皆共同動作，故鼻翼稍上擡而使其自由吸入空氣。此爲憤慨之顯著特徵也。口一般緊閉，額上殆必有皺蹙。在憤慨之人中，固無如激怒時所見之狂暴體態，但攻敵或擊敵之準備姿勢則常無意識的採取之，且恐爲挑戰時窺伺敵之樣子，自頭之頂上以至足指尖爲止者也。頭部保持直立，胸部充分擴張，腳則穩踏地面。腕則保持種種位置，或以一方之肘或雙方之肘，張成四角形，或以兩腕於其兩側作窘逼的懸垂。歐洲人在憤慨時普通握拳。圖版第六之一及二圖乃最能代表不禁憤慨之人之照片也。無論何人，若將自己被侮辱而怒聲要求侮辱者說明時之場面作鮮活的想像，則突然且無意識的將自己亦變成爲如此之態度，可於鏡中照見之。

激怒，憤怒，憤慨，三情緒之表現，世界到處殆同一樣。以下之敘述，余認爲作此說之證據，及作前敘述中一部之例證，俱有提出之價值。雖然，關於握拳一點，則有一例外，卽以拳相鬪爭者之握拳是也。此例外似主限於拳鬪者而已。關於澳洲人者，余所託之報告者，中僅有一人見有握拳者；報告身體取直立之姿勢者，則全體一致；記述眉起強皺縮者除二報告外亦全體一致也。其中有二三報告，

稍言及緊密口脣，張開鼻孔，輝耀雙目。據塔勃林牧師 (Rev. Mr. Taplin) 言，澳洲人之激怒，以兩脣突出，兩眼大張爲表現。但在婦人之表示此情緒，則爲迴繞舞蹈而撒其塵埃於空中。又有一觀察者謂澳洲土人在激怒時狂揮其兩腕云。

關於馬刺岬半島之馬來人，北非洲阿比西尼亞人及南美洲土人者，余所得之報告，除關於握拳一點而外，其餘與上述相同。北美洲達可塔印度人亦然。據馬休斯氏云，此等印度人，於此種表情時，頭部直立，面起顰蹙，且屢屢跨足闊步而去。布利吉氏云，浮哥印度人 (Fuegian) 在激怒時，頻頻以足踏地，如瘋人樣繞行，有時號哭而，顏色蒼白。斯塔克牧師 (Rev. Mr. Stack) 觀察紐西蘭人男女相爭論時而於其記錄本上作有次之記錄。『兩眼擴大，身體激烈的前後動搖，頭部前傾，緊握拳頭，忽覺身後被揮，忽而轉前互以面相向。』斯溫和 (Swinhoe) 氏謂余之記述，頗與彼在中國人中所見者相一致，僅發怒之人一般以其身體傾向對手人方面，及手指對手人加以辱罵，二點不同爲其例外而已。

最後關於印度之土人者，斯可圖 (Mr. J. Scott) 氏曾就彼等發怒時之體態及表情，而以詳細

記述寄余。有二下等本哥爾人 (Bengalees) 因借錢事爭鬧。最初尙穩和，忽而變爲猛烈，互相就其雙方之親屬及幾代前之老祖宗而加以不堪之激烈辱罵。彼等之體態，與歐洲人所持者大爲不同。何以言之，彼等之胸縱然擴張，彼等之肩縱然怒竦，但彼等之兩腕則依然拘束的懸垂，而肘向內方，雙手時又時開。肩雖屢屢高聳，又復時而放下。彼等互相自其下垂而強烈皺斂之雙眉下作激烈的怒視，緊閉其蹙脣，向前伸其頭，與頸而互相近接，互相推拉抓捉。此頭部及身體向前突進之體態，恐爲發怒者所共通有之者。余見下級英國婦女在街中與人相激烈爭鬧時，亦有此體態。在如此事例中，而雙方爭鬧者，任何一方被他方一擊，皆不可預期，此吾人所可想定者也。

植物園內僱用之一本哥爾人，在斯可圖氏之前，被其土人監督以偷竊一貴重植物之事由叱責。彼對此叱責靜默而輕蔑的聽之，其姿態直立，胸部擴張，口閉，脣蹙，眼則釘視而若透過其所視者然。其次則兩手握拳而高舉，頭部今向前方突出，兩眼大張，雙眉上揚，而反抗的辯言自己無罪。斯可圖氏又於印度北部西基姆 (Sikkim) 地方見二黑基斯人 (Mechis) 因分金錢而爭論。彼等忽然猛烈的憤激，而其時彼等之身體則稍曲，頭部向前突出，互向對手人而作表示輕蔑之歪臉，兩肩

上竦，兩腕則於其肘處挺向內曲，雙手起痙攣的拳曲，但又非真握拳頭者。彼等不斷的互相近接，又互相後退，雖時時舉腕若欲相打者然，但手則開而未握拳，雖任何之打擊亦未相加。斯可圖氏又就列普卡斯人 (Lepchas) 而爲此同樣之觀察者，彼等爭鬪之事，則屢見不鮮，當其爭鬪時，則見彼等之腕保持挺直，殆與身體相平行，手則稍後方突出，雖半拳曲但未握拳。

冷笑，輕侮，露出臉面一側之犬齒——此處余所欲考察之表情，與既述兩脣後縮及齒牙外露所表出者，不甚大差。所異者，唯臉之左右任何一側上，僅現犬齒，所示之上脣後縮一點而已。顏面本身一般稍向上仰，而與有發怒原因之人半相反向。至其他激怒之徵候，則未必存在，此表情縱在不實，感有何等憤怒之時，而於冷笑他人，或反侮他人之人之臉上亦往往見之。例如有人被戲責爲有何等錯誤而還答以『如此歸罪於人，我覺真是開玩笑』之時是也。此表情非普通者，但余曾見有某一夫人受他人揶揄時極明瞭的見於其面。在一七四六年時，帕爾森斯 (Parsons) 氏已就此而有所記述，并附有一露出一側犬齒之照相刻板者。雷九蘭德爾氏在余未曾對此問題有何等言及時，而對此表情大爲驚異，問余曾見有此表情與否。彼爲余攝有一貴婦人影片（圖板第四之

一圖），此婦人每無意的露出一方之犬齒，但又能有意的異常鮮明爲之也。

半玩笑的冷笑表情，如犬齒露出而同時并帶有嚴重之蹙眉及凶惡之眼，則可漸次變移爲一極凶之表情。有一本哥爾少年，在斯可圖氏之前，以何等頑皮事由被責。此不良少年雖未敢將自己之怒用言語表出，但明明現於其面，時而起反抗輕侮的蹙蹙，時而作『全如犬之露齒嗥聲。』當此少年之現此嗥聲也，則『偶爾於此時現出大而且蹙之上犬齒上之脣角，其對向叱責者方面者上擡，嚴重之蹙蹙依然殘留於額上。』據白爾氏所述，優伶庫克 (Cooke) 在『兩眼斜視，上脣外側上擡，露出其銳角形齒時』能表出其最決定的憎恨云。

犬齒之露出，爲二種運動之結果。卽口角稍向後方曳縮，同時在鼻之附近而與此口角相平行行動之筋肉，則向上牽曳上脣之外側，因以使在臉面此方面之犬齒露出。此筋肉之收縮，使頰上現明顯之溝，又使眼下尤其眼角內生強烈之皺。犬欲齧或將鬪時所現之動作，正與此同。故犬之試行爭鬪，屢屢一方面之脣向上方牽曳，卽向對手者方面之脣，作如是動作也。英語之 Sneer (冷笑)，事實上與 Snarl (嗥吠) 相同。Snarl 本來爲 Snar，其語尾之 L 字母，爲『單表示動作繼續之

字母。』

余想所謂嘲弄或嘲笑者，其中或亦能見此種表情之痕迹。此時兩脣相合，或殆相交合，但一方之口角則於其被嘲者之側向後方曳縮。此口角後縮爲真正冷笑表情之一部也。固然，在有一部分人中，其發微笑也，臉面之一側有較他側爲多者，但在嘲笑之際，其笑若爲眞笑，何以只限於一側者甚爲普通，則殊不易於了解。余又在此種時候，見上擡上脣外部之筋肉，起輕微之痙攣。而此運動若被十分行之，則當露出犬齒而生出真正冷笑矣。

居住額浦蘭 (Gipps' Land) 僻地之澳洲宣教師巴爾馬爾氏 (Bulmer) 對於余所訊問之一方犬齒露出問題而答之曰：『余見此地之土人，互相怒吼時，則齒閉，上脣向一方牽曳，臉面上浮現一般憤怒之表情，而出言。但互各直視其對手人之面。』其他在澳洲方面之觀察者三人，在阿比西尼亞方面之觀察者一人，在中國觀察者一人，皆各對於余之詢問而肯定的答復，但余因爲此表情稀少，且彼等觀察者觀察又未詳細，故認爲無條件的信憑，頗有危險。雖然，此種動物的表情，未開化人較文明人更爲普通一事，決不能謂爲不可有。額齊 (Geech) 爲余所認爲可以充分信憑之觀

察者，而彼亦曾於或種機會時在麻刺岬內地之馬來人中見之。谷烈尼牧師 (Rev. S. O. Glenie) 對余之回答有曰：『余等曾在錫蘭土人中觀察有此表情，但非時常得見。』最後爲羅斯洛克博士之報告，彼謂曾於北美洲未開化印度人中見之，且屢在近於阿圖納族 (Atnals) 之一種族中觀察之云。

冷笑人或反抗輕侮人時，上脣確有時僅一方向上牽曳，但究竟是否常如此，則吾不知也。何也，普通臉面半爲背向，而此表情往往爲瞬間的表現也。此運動之被限於一側面者，決非此表情之緊要部分。或者爲因專司此表情之多數筋肉不能爲兩面運動亦未可知。余曾要求四人，努力有意的爲此樣運動者，其中二人僅左側能露出犬齒，一人爲右側，他一人任何一側之犬齒亦不能露出，雖如是，而此等四人若在衷心真冷笑或反侮某人時，亦不能無意識的露出向對手人方面之犬齒，則吾決不能言。何以言之，吾人所曾見者，有一部分人固然不能有意心的使其眉傾斜，但一因或種雖極瑣細而卻實際之事發生苦惱時，則立即爲此樣動作之人亦有之。顏面一方犬齒之有意的露出力，所以如是往往全被喪失者，正表示此爲稀少使用而幾爲痕迹之動作也。人類而有此能力又表示

有使用之傾向，則實爲意外之事。何以言之，沙通氏已明瞭的敘述，謂未曾見最近於吾人人類之動物種類即動物園中之猿等，有此種發喉動作；狒狒固有大犬齒，但決無表現如此動作之事，僅怒而將攻敵時露出全齒而已。成年之類人猿，雖其牡者之大齒較牝者頗大，但在將欲鬪爭時，是否露出，則不知也。

茲所考察之表情，無論爲遊戲的冷笑，爲羶猛之吼，在人類中要爲最珍奇之一，此亦顯示人類由來於動物者也。何以言之，無論何人，縱在與敵作必死之爭鬪而滾於地，欲圖咬敵之時，亦未有較口中他齒更特別多使用犬齒者。吾人自最近於吾人人類之類人猿之近親關係，得容易信識吾人半人半獸的祖先之男者，具有大大犬齒。因之現今尙時有人具非常大犬齒而生，爲容納此大大犬齒而於反對方面之顎內有間隙者。吾人對於次述之事，雖未有何等支持之根據，但可從類推法往前臆測。即吾人之半人半獸的祖先，在將欲鬪爭時爲露齒者，恰如吾人現在憤激時，或單爲冷笑何人或反抗的輕侮何人時，縱無真以齒作攻擊之何等意圖，而猶然露齒也。

【註】

①請參閱 Mr. Bain 在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2nd edit. 1865, p. 127 中所述諸點。

②見 Rengger, *Naturgesch. der Säugethiere von Paraguay*, 1830, p. 3. (又 *New Guinea* 地方之黑種人 Papuan 人亦然。請看 N. von Miklucho-Maclay 氏在 *Naturkundig 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ë*, xxxiii 1873 中所說。)

③見 Sir C. Bell 著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96. 他方面 Dr. Burgess 在 *Physiology of Blushing*, 1839, p. 31 中又就與赧顏之性質同樣而爲黑人婦女瘡痕上所起之潮紅，有所說述。

④Moreau 及 Gratiolet 兩氏俱曾就因強烈激情之影響而起之顏色蒼白，而有所議論。請閱 Lavater 論文集一八二〇年版第四卷二八二頁及三〇〇頁，及 Gratiolet 著 *De la Physionomie*, 三四五頁。

⑤在 *Anatomy of Expression*. pp. 91, 107 中，沙·查理斯·白爾氏論述此問題而無有遺漏，在 Lavater 論文集一八二〇年版第四卷二三七頁中，Moreau 氏又述說喘息病人因鼻翼上掣肌之常習的收縮而鼻孔至成爲永久的擴大。且舉引 Portal 以爲佐證。關於鼻孔擴大問題 Dr. Ficker 氏之說明（見 *Mimik und Physiognomik*, s. 82）即所謂因閉口咬齒時而容許自由呼吸，故鼻孔擴大者，似不如白爾氏所說，鼻孔擴大原因於一切呼吸肌之交感作用（即常習的共同動作）爲正當。發怒人之鼻孔，雖口張開，亦見有擴大者也。（據 H. Jackson 氏云希臘抒情詩人 Homer 已經認知激怒有影響及於鼻孔矣。）

⑥見 Wedgwood 氏在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1866, p. 76 中，彼又觀察激烈的呼吸音，爲『puff, huff, whiff 等拼音字所代表，因之 huff 音爲不高興之發作也。』

- ⑨ Sir C. Bell 在其著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95 中揭載有關於激怒表情之二三卓說。(Take 氏著 *Influence of the Mind on the Body*, 1872, p. 223 中有關於因激怒而生出之一時的失語症之有趣病例, 請參看。)

⑩ 見 (*Thal*, i. 104)

⑪ 見 *De la Physionomie*, 1865, p. 346.

⑫ 見 Sir C. Bell 著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77 中。又 Gratiolet 氏在 *De la Physionomie*, 1865, p. 369 中謂『今之牙齒露出及欲破碎咬嚼之動作, 乃一種象徵的模倣。』若谷拉學烈氏不使用此『象徵的』漠然語句, 而謂此動作爲吾人半獸半人的祖先, 如現時之哥利拉 (*Gorilla* 大猩猩) 及猩猩 (*Orang*) 在以齒牙鬭爭之原始時代中所獲得之習性之痕迹, 則彼之說明更爲容易了解矣。Dr. Fiderit 在 *Mimik &c.*, s. 83 中亦曾述及激怒中上唇可後拉曳之事。在 Hogarth 氏所繪驚人繪畫之一版畫上, 以張大之燦爛的眼, 皺紋之額, 露出之齒, 極明白的將激情表出。

⑬ (Dr. Comrie 氏在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vi. p. 108 中記述有關於 New Guinea 地方土人怒時露出犬齒吐唾之事。)

⑭ 見 *Oliver Twist*, vol. iii. p. 245.

⑮ 見 *The Spectator*, July 11. 1868, p. 819.

⑯ 見 *Body and Mind*, 1870, pp. 51-53.

⑰ *La Physionomie*, par Lavater, edit. of 1820, vol. ix. p. 268 中載有 Le Brun 氏之各論文 *Conférence sur l'Expression*, 其中論及以握拳表示憤怒之事。而 Husccke 氏在 *Mimics et Physiognomices Fragmentum Physiologicum*, 1824, p. 20 中亦有同趣之說。Sir C. Bell 在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219 中所述亦同。

⑱ (著者之手記『激怒之人以頭及身體向對手人突衝者, 豈非以齒牙攻擊敵人動作之痕迹耶?』在 *J. Anthropolog. Institute*, vol. vi. 1876-7 中載有 H. N. Moseley 氏關於 Admiralty 島之島人在『狂暴的激情』中之狀態之一優良報告。據彼云, 此島人男子之頭部, 『恰如欲以齒牙攻擊對手人者然, 而向對手方面低垂急衝。』)

⑲ 見 *Transact. Philosoph. Soc., Appendix*, 1746, p. 65.

⑳ 見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36. 中白爾氏稱此露出犬齒之筋肉爲睨肌 (*Snarling muscles*) 見同書一三二頁。

㉑ 見 Hensleigh Wedgwood 著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1865, vol. iii. pp. 240, 243.

㉒ 見 *Descent of Man*, 2nd edit. vol. i. p. 60.

第十一章 人之特殊表情(六)——侮慢輕蔑厭惡過失傲慢等無力忍耐肯定否定

輕蔑嘲弄侮慢所表出之種種——訕笑——表現輕蔑之體態——厭惡——罪過欺瞞傲慢等——無力及不能——忍耐——頑強——大抵各人種間共通之疎屑——肯否之標記

嘲弄及侮慢，除稍較多含怒氣而外，與輕蔑頗難區分。又與前章以冷笑及反侮之用語所論述之諸感情無不能明瞭區別。厭惡在性質上為比較此等寧有明瞭區別之感覺，而歸因於何等可嫌厭之物。此嫌厭之物第一為關係於味覺，如可現實的知覺及鮮活的想像者；第二為關係於因嗅覺觸覺有時又因視覺而起與前樣感情之某何物者。雖然，極度之輕蔑，即常說起嫌忌感情之輕蔑，則又與厭惡殆無有異。故此等數箇之心理狀態，密切的互相關聯，而各箇當以種種相異之方法表出之也。從來有一部分學者力說主為此一面之表出，他部分學者又力說為他別一方面。因此情形，陸莫望氏(M. Lenoire)曾主張●彼等之記述皆不足信憑。但吾人即可如次所見，吾人現今所應

考察之諸感情，對於其表出上，因為由聯合之原則而起之種種習慣的動作，可相等的參與，故應為以種種樣樣不同之方法表出，乃當然之事也。

嘲弄及侮慢，與反侮及冷笑同樣，當為稍一露顏面一側之犬齒所表示，但此運動似又漸次變移為與微笑甚相類似者。或此微笑或聲笑，縱為嘲諷之笑，但亦可成為真實之笑。其底蘊中，實含有認對手方面為僅可以娛樂動之而供人玩笑之不足輕重者之意味。但此所謂娛樂者，普通亦不過虛偽掩飾而已。蓋卡對於余之詢問，而答謂其國人即卡肥爾人以微笑表示輕蔑。拉甲·布盧克 (Rajah Brooke) 對於波爾涅窩之達雅克人，亦有與此同一之觀察。聲笑既主為單純之喜悅表情，故余信極幼小之兒童在嘲笑時決不發聲笑也。

如杜香魯博士^①之主張，眼臉半閉，或兩眼他視，或全身背向，亦為侮慢之顯著表情。凡此等動作，似為聲明所侮慢之對手人乃無看視之價值或不喜歡看者。雷九蘭德爾氏所攝之附載照片（圖版第五之一圖），即為表示此種方式之侮慢。此照片為一青年小姐，可想像其為在撕碎其可厭賤之愛人之相片時者也。^②

表示輕蔑之最普通方法，為藉鼻附近或口周圍之運動。但口周圍之運動，在強烈表出時，則表示厭惡矣。表輕蔑之鼻，固有稍上仰者，但此為上唇上翻之結果也甚明。或此運動又可以鼻之單單起皺而簡略表出之。鼻往往稍起收縮，^③如鼻之通路半被閉塞者然。普通於此收縮時，帶有輕度之鼾聲，即鼻息也。所有此等動作，與吾人嗅覺或一可厭之臭氣而欲防止之或除去之之時所使用者相同。極端之例，如皮利圖博士所說，^④吾人如兩唇蹙上，或僅上唇蹙之，若以瓣閉塞鼻孔者然，則鼻於是乎向上方仰翻。吾人對於可厭賤之對手人，似亦可如是云彼發可厭之臭氣，^⑤正與向對手人表示半閉眼臉或臉背向而意謂無看視價值之態度，殆相同一。雖然，吾人表示輕蔑時又不可以如斯觀念實際浮於心中想像。但吾人既已曾於嗅不快之臭氣時，或看不快之光景時，行有此種動作，故此等動作已成為常習或固定，至今日而在與此相類似之任何精神狀態下，亦必被使用之也。

有種種奇妙之小體態，亦為表示輕蔑者。例如彈指一體態是也。如泰洛爾 (Mr. Tylor) 氏^⑥所說，「此體態為普通隨便觀察所最不能明瞭者，但吾人若注意觀察，與此同一而恰如以何等微小物體轉滾於拇指與他指之間所極靜穩的作為之體態，或以拇指之爪與食指將此微小物體彈飛

之體態，乃通常一般周知之聾啞者對何等瑣碎不足取而可輕蔑者表示之體態，則似可想作此完全自然的動作，已失其本來意義，而曾爲吾人所張大并普遍化。關於此體態，有斯圖拉波（*Strabo*）之珍奇的陳述。④馬休斯氏告余曰，北美之達可塔·印度人，表示輕蔑，不獨藉如前述之顏面運動，但又「慣習的，握手而置於近胸處，其次突伸前膊，同時張開手掌，而各分伸其手指。若此體態所向之對手人在其處時，則其手即向其人動作，頭部則有時與其人相背向。」此手之突伸與張開，恐爲表示打落或扔開或種無價值之物者。

厭惡一辭，其最簡單之意義，爲反乎嗜好。所奇者，此種感情最容易爲吾人食物之外觀氣味或性質上何等異常者所興奮。在堤野拉德爾肥果地方時，有一士人以指觸及吾等露營時吾所食之冷藏肉，而對於此肉之柔軟則明示其厭惡之情緒於面；但余之方面，則又因裸體蠻人染指余之食物，雖未見彼蠻之手現有污穢，但亦已全然變爲厭惡之心情。吾人對於羹汁本身自然毫無何等厭惡，但人之鬚鬚上，如稍糊有羹汁，則立即視作可厭惡之物。是以余認爲無論在如何時候，此食物之外觀與食此食物之想念，其間必有極強之聯合在吾人之心內，此情緒即隨吾人心內此種強結合

而來者也。

厭惡之感覺，既主爲關聯食味而生者，則此表情之主爲存在口周圍之運動，又屬當然之事。但厭惡又足以惹起惱惑，在此時候，普通并現齟齬，又往往伴隨欲推開此可厭惡物體或保護自身之體態。雷九蘭德爾氏曾令起此感情而攝爲二枚照片（圖版第五之二三圖），有幾分成功者。關於顏面者，中庸度之厭惡，有種種表出。即口大張開，如吐出可厭惡食物之樣子，或吐唾沫，或從突出之兩脣吹氣，或發如掃除喉頭之咳聲是也。此種喉音，書寫爲阿哈（*sch*）或阿胡（*ugh*），發如此聲音時，有時隨帶戰慄，兩腕緊靠放於兩旁，兩肩則與經恐懼時同樣上聳。⑤極度之厭惡爲口邊之運動所表現，與嘔吐動作前所現者相一致。口大張，上脣強曳縮，因而鼻之兩側起皺，下脣則突出而盡力反向。此後者之下脣運動，須有牽曳口角下垂之筋肉起收縮也。⑥

有一部分人，即單以食異常食物之一種觀察，例如食普通人所不食之動物之一種觀念，亦容易惹起發嘔或即行實際嘔吐，但此種食物則未含何等使胃中起嘔吐之物，此頗堪注意者。自或種具體的原因，如過食、腐肉、吐劑等，而以反射作用生出嘔吐時，其嘔吐亦非食後即行之者，大抵須經

過相當時間之後。故欲說明何以因一單單想念即非常急速而且容易惹起發嘔或嘔吐，則不能不起次之疑惑。即吾人之祖先，在早以前，應曾具有有意的吐出不適合於自己之食物或想作不適合之食物之能力（如反芻動物及其他二三動物所具），現在雖於關於意志之範圍內，已將此能力喪失，但對於已經攝取何種食物之想念及何等可厭惡之事物，而精神上覺厭惡時，則必因以前所鞏固建定之習慣，作為不隨意的動作而喚起。此疑余已得有事實支持，即沙通氏已確定動物園內之猿往往在完全健康之時亦發嘔吐，其動作恰似有意為之者然。人類得以言語將應忌避之食物種類上各知識，告諸其子及其他人，故使用有意的吐出之能力，機會不甚多。因此而能力有因不使用而喪失之傾向，吾人可首肯焉。

嗅覺與味覺有極密切之關係者，故在某一部分人中，極惡之氣味，全與就可厭食物之想念一樣，極容易使其起嘔氣或嘔吐；并其結果，即中庸程度之可厭氣味，亦惹起厭惡之種種表出運動；不足怪也。誠然，因腐臭而催嘔之傾向，因或種程度之習慣而奇妙的立刻增大，但此傾向又可因長時間慣於惡臭之原因，或有意的抑制發嘔，而忽爾喪失。例如余曾想洗滌鳥之骸骨，因此骸骨尚未為

藥液所十分浸透，而余之僱人及余（余等當時俱對於此等工作未有多大經驗）皆因其臭氣而催出激烈嘔氣，致不得已而放棄之。在此前數日間，余試驗其他二三骸骨者，此等雖稍有臭味，但毫未影響及余。但此事以後之數日間，余每使用此等骸骨，則每使余發嘔。

自從余之回答者受領之回答觀之，則今作為表示輕蔑及厭惡而敘述之種種運動，似為大概世界到處所流行。例如羅斯洛克博士等即就北美之某野蠻印度族人而以決定的肯定答余。又據格蘭慈 (Grants) 氏所說，格林蘭人以輕蔑或恐懼否定何事時，則使鼻上向，而自其中發出微音。斯可圖氏曾送余一青年印度人之顏面圖解，為此印度人見其會時時被強制的灌服之蓖麻子油時所表現者。彼又曾見近接或種污物之印度上流階級人，其面上亦現與此同一表情。布利吉斯氏之言曰：『肥果人之表示輕蔑也，兩脣突蹙，而作咻啞咻啞之聲音，鼻向上仰。』其發鼾息或出阿哈或阿胡聲音之傾向，亦為數名回答者所認定。

唾棄似殆為經蔑或厭惡之普遍的體態。而此為表示自口吐出可厭之物也甚明。莎斯比亞述諾爾浮克公爵之言曰：『我唾棄他。——我叫做為纔諂面諛的卑怯者，稱為賤奴。』又述浮爾斯塔

夫之言曰：『我告你實在話，哈爾——若果我說了假話，請睡我面。』萊西哈爾圖 (Leichardt) 曰：澳洲人『以吐唾及發明明表示厭惡之哮喘聲而中斷彼等之演說。』巴爾通上尉 (Burton) 亦敘說有黑人『因厭惡而吐唾於地』之事。斯皮地上尉 (Speedy) 告余曰，阿比西尼亞人亦與此相同。額齊氏謂在麻刺呷之馬來人中，其厭惡之表情，爲『以自口唾吐還答。』據布利吉斯氏云，肥果人『以吐唾於人之面，爲表示輕蔑之最高標記。』

余所見之厭惡表情中最明白見於面者無過於余生後五箇月之子所現，即於此五箇月時給以生後初次之冷水，更一箇月後給以成熟桃果於口，此二次是也。其表情爲口中物自唇及全口迅速流出或落下之形狀，舌亦同樣以伸出示之。此等運動中，帶有輕微之戰慄。此子究竟真感覺厭惡與否，余不能無疑，即其眼與前額表示有多大之驚異，及沈思，故其樣子全體更爲滑稽。使可厭物自口流出時之伸舌，或者可以說明伸舌如何廣用爲輕蔑及厭惡之特徵，亦未可知。

現今吾人已知嘲弄、侮慢、輕蔑、厭惡，爲顏面之運動，及種種之體態，在種種不同方法中表出，且又知世界到處皆相同一者矣。凡此等等，無論何種皆爲擯斥吾人嫌忌之實際對象或排除此對象

之動作所構成。但此對象乃不至在吾人中惹起如激怒或恐懼之其他某種強烈感情者。如有何等同樣之感覺在吾人之精神上生起時，必因習慣與聯合之力而遂行此同樣之動作也。

嫉妒、羨慕、貪慾、復仇、疑念、欺瞞、狡猾、罪過、虛榮、自誇、野心、高傲、謙遜等——此等複雜精神狀態之多數，能否十分明確以可記述或可描之固定之表情示之，則屬疑問。沙斯比亞之形容羨慕也，以顏色憔悴，或黑色，或蒼白色爲之。形容嫉妒也，則曰綠眼怪物。斯賓塞爾之記述疑念也，又用相不正，心不潔，狀貌可怕。可見彼等表述此等精神狀態之感覺困難也。雖然，而上記諸感情全體，或至少其中多數，皆得以眼而感知之者。例如自誇即是。但當此就眼感知之時，吾人又往往爲對其人或其環境之先入觀念所引導，其程度超出吾人想像以上甚多也。

罪過及欺瞞之表情，是否能在種種人種間認識，余之報告者對於余之此詢問，幾一齊以肯定答之。而對於嫉妒能如是認識之事，又一般否定，故余對彼等之回答，認爲可以信憑。附有詳細說明之事例中，殆必言眼之事也。犯罪之人，吾人謂爲避見叱責者，或竊視叱責者，其眼吾人謂爲『斜眼』或『左右動眼』或『眼臉下垂之半閉眼。』此後半之記述，乃哈格腦雅爾氏 (Hagenauer)

就澳洲人所爲，及蓋卡就卡肥爾人所爲者也。眼之此種動搖不安運動，在後之赤面一章中當詳爲說明，但自有罪者不堪叱責者之注視而來者則甚爲明白。余今認爲附記於此處亦可者，爲余就余之極幼二三兒童，觀察其無恐怖樣子之罪過表情。其中一例，爲就年齡二歲七箇月者爲之者，此子之此種表情，已無錯誤的明瞭表出，故使余得以探知其所犯小過。其表情，照余當時之記錄本錄之，乃以眼之不自然的發光及不可名狀之奇異感動的態度所表示者也。

狡猾余信亦主爲以眼附近之運動表示，蓋因此等運動因長久間之習慣力而受意志左右之事較身體運動爲少也。哈巴爾圖·斯賓塞爾氏曰：『在未想看而忽然自其視野之一側起有欲看何物之欲望時，則有欲制止頭部之顯著運動而全然以眼作所要之調整之傾向。因之，兩眼大爲被牽引於一方。是以吾人於其眼轉向一方而臉不轉向其同一方時，獲得所謂狡猾之一自然語。』

前舉一切複雜情緒之中，最能明白表而出之者，恐爲高傲一種。高傲之人，其頭部及身體必保持直立，以示其超越他人之感。彼體態高闊即使身體增高，務必大其自己以使人看，故以比喻言之，

人謂高傲者爲被澎漲或吹脹者也。澎漲其羽毛而闊步之孔雀或雄吐火雞，有時人謂爲高傲者之象徵。高傲之人，下視他人，而以垂下之眼臉作幾不欲見他人者然。否則即如前述以鼻孔或唇附近之輕微運動而示以輕蔑。此所以翻轉下唇之筋肉曾被稱爲驕傲肌也。白老翁博士寄余之患高傲偏狂病者之二三照片，其頭部與身體，皆保持直立，其口堅閉。此緊閉口一點，爲表示決心之動作，余以爲乃自高傲人自己心中所感之完全自信而來者。凡此高傲之全體表情，皆與謙遜之全體表情立於正反對，故對於謙遜之精神狀態，則無須爲何等之言說。

無力，不能：竦肩——人而欲表現不能爲某種事，或不能防止所被爲之某種事時，則往往以急速運動而高竦雙肩。同時若此體態全體已完成，則彼即緊屈其兩肘於內方，舉其兩開放手掌，而轉向於外，各手指一一分開。頭部往往有於此時稍偏倒一方者。肩被上揚，其結果前額起皺。口則一般張開。爲表示此等狀貌如何無意識的如上述動作，余擬敘述次之事實。余爲欲觀察余之兩腕置諸如何位置，曾屢屢故意竦兩肩以觀之者。肩昂口張之事，全然未經覺知，至以鏡照自身時，始知之也。嗣後此同一運動余於他人之面上亦曾見之。附揭之圖版第六中三四兩圖，即雷九蘭德爾氏巧

爲照出之竦肩體態。

英國人比較其他大抵之歐洲國民，最不容易使感情現於外面，因之竦肩一事，亦較法蘭西人及意大利人爲甚少而且不強。此種體態自如適纔所述之複雜運動，以至僅瞬間的而且極少感知之兩肩昂揚，其間有種種程度之差異。或如余就坐於安樂椅子中之一小姐所見，僅不過稍將分散五指之兩手掌向外伸而已。極幼英國兒童之竦肩，余未嘗見，但次之事例，乃爲一醫學教授而且爲一優秀觀察者所注意觀察，并自其人向余報告者。此紳士之父爲巴黎人，母爲蘇格蘭淑女。其妻之父母皆爲英國系統，余之報告者不信此女在其生涯中曾有竦肩之事。彼之子女，在英國撫育，其奶媽爲純粹之英國婦人，誰人亦未曾見此奶媽有竦肩之事者。但此紳士之長女，於生後十六箇月乃至十八箇月時，曾被入見其竦肩。當其爲此動作之時，其母叫喊曰：『請看此法蘭西少女之竦肩！』最初此少女屢爲此種動作，有時其頭稍向後方及一側偏倒，但盡余所能觀察者言之，肘與手未如通常狀態動作。此習慣嗣後漸次消失，至四歲稍過之今日，彼少女決未爲人見其作此動作矣。其父則有人謂其時時竦肩者，尤其與人議論之際如是。但謂其女爲在極幼時模倣其父者則亦全然無

有之事，何以言之，如此紳士所說，其女應未如是屢見彼爲此體態。加之，若此習慣真曾爲模倣所已獲得者，則此子及次即敘述之第二子，尚在與父同居，而能如是早自然停止此種習慣，恐不應有。更有可以附言者，此位年幼小姐，在容貌上與其巴黎居住之祖父，幾達滑稽程度之酷肖。不僅容貌已也，此少女與其祖父之間，尙別有一極珍奇之類似點，即慣習的行一奇異之手行爲是也。在不能忍耐的想求何物時，則出其小手而急速使其拇指與食指及中指相摩擦。此同一手行爲，乃其祖父於同一事情之下所常爲之者也。

此紳士之第二女亦在生後十八箇月以前有竦肩之事，但其後此習慣則停止。誠然，此女應有模倣其姊之可能，但其姊已失去此習慣之後，此女猶然繼續行之。此女在最初時固其同年齡時之姊，少類似其巴黎居住之祖父，但在今日則類似程度在其姊以上。此女亦有摩擦手指之奇習，當無可忍耐時即使其拇指與他二指相摩擦，迄今猶行之焉。

在此後者之事例中，亦如前章中所述者一樣，吾人可獲得一手行爲或體態之遺傳適例。何以言之，如此之奇異習慣，在祖父與其未曾看見祖父之二孫間共通有之者，余以爲決無歸爲單單之

偶然一致者也。

如將關聯於竦肩之此等兒童者所有一切事情皆加入考慮，縱然彼等兒童之脈管中所受法國人之血僅四分之一，且其祖父亦非極頻繁的竦肩者，但等曾自其法蘭西人系統遺傳來有此習性殆無可疑之餘地。此等兒童在幼時因遺傳而獲得此習性，其後又失之，此事實雖為有趣，但非不可思議之異事。何也，或種特性在其幼年時代之某一定期間被保留，其後則被喪失者，為許多種類之動物所常起者也。

如竦肩樣複雜之體態并隨此而起之運動，應為生得者一事，余曾一時非常認為不可有，故余極欲確知未經以模倣學習此習性之聾盲女羅拉布利吉曼，是否亦行此動作。據余經伊涅斯博士 (Dr. Innes) 所聞諸近來看護該聾盲女之一婦人者，該女在與他人同樣之事情下，亦如他人一樣竦肩，肘往內向，肩往上揚。余又欲知此體態在種種之民族中，尤其在不多與歐洲人相往來之民族中，究竟亦行與否者。如後所述，彼等亦同樣為此體態，但此體態似有時單限於擡肩或竦而已，不帶有他種運動。

斯可圖氏在喀爾喀塔植物園所僱傭之本哥爾人及旦額爾人 (Dhangar) 人為構成別一民族者) 中，曾屢見此種體態。例如彼等行扛擡極重物之工作而謝絕為不能扛擡時，即如是。斯可圖氏又命一本哥爾人爬一高樹，但此人聳肩左右搖頭而為言曰，敬謝不敏。斯氏知此人懶，以為能爬，遂命其非爬上去不可。於是而此本哥爾人之面則顏色變為蒼白，兩腕左右下垂，口眼大張，更一度將樹上下望，斜視斯可圖氏，竦其兩肩，內轉其兩肘，伸其張開之手，而後二三回急速左右擺頭而明言曰，余實無此能力。愛爾斯肯 (Mr. H. Erskine) 氏亦曾見印度土人之聳肩。但據彼之言，謂彼等土人之肘，決未曾見有如吾人程度之多向內方轉者。且彼等在聳肩時，有時置諸胸部上之手，未曾交叉。

麻刺岬僻地之馬來生蕃及布吉人 (Bugis)，雖語言不同而為真馬來人 (中，額齊氏亦曾屢見有此體態。以其在對於余之詢問而記述有肩腕手臉各運動之回答中，額齊氏評言曰，「此為以美麗姿態行之者」，故余想此為完全。余前有學術航海記事拔萃一書，今已失之，其中對於太平洋卡洛林羣島 (Caroline) 之十三土人 (米克洛西尼亞人) 所行之竦肩，記載頗詳。斯皮地上尉

(Capt. Speedy) 雖以阿比西尼亞人之竦肩告余，但述之不甚詳。愛沙谷烈女士 (Mrs. Asa Gray) 見有一亞歷山德利亞地方之阿亞伯人翻譯，於所隨從之老紳士不照所告誦之方向行走時，其所起之動作，完全與余之詢問書中所述者相同。

馬休斯氏關於北美洲西部之印度生蕃諸族而答余曰：『余曾二三回看見此等人使用輕度之惶恐的竦肩，但閣下所記述以外之表出，則未曾目擊。』據密勒 (Fritz Müller) 寄余之報告，彼曾見巴西黑人之竦肩，但此等黑人安知非模倣葡萄牙人而爲之者耶，其有可能，自不必言。巴爾白爾女史 (Mrs. Barber) 謂在南非洲之卡肥爾人中，未曾見有此種體態。但自蓋卡寄余之回答判斷之，該女史對於余之記述爲何意義，尙未能了解。斯溫和氏 (Mr. Swinhoe) 亦謂中國人有無此種體態爲可疑。但曾見中國人處使吾歐洲人竦肩之同樣事情下，緊貼右肘於其右脇，揚眉，舉手以掌向其對手方面之人物，而左右搖手。最後爲就澳洲人之報告者，其中四人以單純之否定答之，一名答以單純之肯定。班涅圖 (Mr. Bunnett) 氏爲在維多利亞殖民地境內得有絕好之觀察機會者，詎知亦以「然」字答之。附言之曰：此體態之遂行也，『比文明國民所行者，更爲被抑壓，更

爲不明瞭。』此種事情或者能說明此體態未曾爲余之四報告者所注意之事，未可知也。

關於歐洲人、印度人、印度丘陵種人、馬來人、米克洛涅西亞人、阿比西亞人、黑人、北美印度人，并明白的關於澳洲人（此等土人多數殆未曾與歐洲人往來者）之此等敘述，足以十分表示有時帶有他種固有運動竦肩，爲人類生來之體態。

此等體態之含意，從吾人自己方面言之，爲無意的動作或不可避免的動作，或爲吾人所不能遂行之動作，或吾人所不能防止之他人所行動作。其動作常有如是之言語伴隨，曰『此非吾之錯誤，』曰『吾不能贈君此物，』曰『他須隨他自己所想走之道路前進，余不能阻止他。』竦肩亦所以表示忍耐或無何反抗意圖者。故使肩上聳之筋肉，余聞諸某藝術家言，有時稱爲『忍耐筋。』猶太人解洛克 (Shylock) 之言曰：

『安托尼倭先生，你不只一次，曾常常

在里阿爾陀交易所責罵我

關於我那借金和還債期間的事；

但是，我總用忍耐的竦肩把他忍耐過了。』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場

白爾氏曾將一對於或種可怕的危險正在避易，對於激烈的恐怖將發悲鳴之男子活現姿態揭出。●其人所表現者，兩肩幾上竦至耳，并即時聲明無何等抵抗之意圖。

竦肩普通爲含『余不能爲此或彼』之意者，故稍一變之，有時有『余不欲爲此』之意義。此時之運動，表示極爲堅決，其不欲動作之程度，雖槓杆亦不能使之動。據倭爾姆斯特圖（Olmsted）之記述，●有一鐵克沙斯地方之印度人，被告以此去爲之服役之團體爲德國人而非美國人時，則示威的高竦兩肩，如是表示其自己與此等人不生何等關係也。不高興而且執拗小孩，有高竦其兩肩者，但此種竦肩運動一般不帶有隨真竦肩而起之他種運動。有一優秀之觀察者，●記述一青年決心不遵從其父之希望，其文曰：『彼青年雙手深插入衣袋，兩肩高竦至耳。所謂無論好壞，縱此巖石從根吹去，而吾心不改，對此問題，勸說無效者，乃極良好之警言也。只一遵照其自己所想，則此子立即降其雙肩以復其自然之姿勢。』

斷念有時以張開之手重合放置身體下部表示之。關於此體態，如非倭谷爾博士（Dr. W. Ogle）以就施迷蒙精作手術準備之病人所行之二三回觀察告余，則余決不想及此些微之體態。尚有一顧之價值。彼等斷念者爲此動作，固非表示有何等大恐怖者，但爲藉其手之擱置地位，以明示彼等之決心，并對於不得已之事，表示斷念者，吾人可以想見。

世界到處之人，何以於感覺不能爲何事或不想爲何事抑或不能拒絕他人爲何事時，無論此感覺欲表出或不欲表出，其必行竦肩，且同時往往曲肘於內，張開手指以示其掌，頭部往往稍偏倒一方，而眉揚口張耶？此理由吾人現今可探討矣。此等精神狀態，究單爲被動者，抑或爲表示不爲何種動作之決心者，此爲可研究之問題。但在上記各運動中實無一可資解說者。故余謂此說明在無意識的反對之原則中，實不能有疑。●此原則之所以能於此處亦有用者，明明如犬之感覺怒意時採取攻擊之態度，或執守務使敵見自身爲可怕之固有態度，但一感覺愛情時，無論於彼毫無何等直接之裨益，而其全身亦俄然變爲與前正反對之態度也。

吾人茲又觀察發怒而且不願甘受何等傷害之憤激者，如何保持其頭部直立，如何方其兩肩，

又如何擴張其胸膛。此人屢屢握拳而置其一腕或兩腕於便於攻擊或防禦之適當位置，四肢之肌肉則成爲硬直。蹙眉（即眉攢而且下垂）而決意，故其口閉。至於無力者之動作及態度，無論自何點觀之，皆全爲此之反對也。圖版第六之左側一圖，吾人可想像其爲正在說：『爾侮辱我是何居心耶？』右側一圖，爲回答『余實在不能耐矣』者。此無力之人，無意識的收縮與起顰蹙者相反對之前頭諸筋肉，而如是揚其雙眉；同時彼亦使口邊諸筋肉弛緩，故下顎因而下垂。如吾人在圖版上所見，此反對表情極爲詳細完全，即不獨顏面諸相之運動，而四肢之位置，全身之態度，所有各細部亦亘及之而無所缺也。無力者或可憐人往往欲表示其自己之精神狀態，其時彼之動作爲以最容易使人看見或容易現於外面之態度行之。

感覺憤慨而準備欲攻敵時，作方張兩肘緊握拳頭者，決非全所有各人種種普遍體態。根據此事實，則無力或可憐憫的精神狀態，在世界許多地方，似單以竦肩示之，而不向內曲肘及張開手掌。執拗的成年人或兒童，或委身於大不幸之人，在任何時候，亦無有欲以能動的手段作反抗之觀念。是以彼輩表示此精神狀態，有單以昂揚兩肩或又抱兩腕於胸而爲之者。

肯定或贊成及否定或不贊成之體態，即點頭與搖頭——余頗欲確知吾人於肯定或否定上使用之共通體態如何程度的普遍於全世界。此體態，如吾人對於吾人子女之行爲而認爲可時則對於彼等給以帶微笑之贊成垂直點頭，認爲不可時則與以帶顰蹙之不贊成左右搖頭者，實際能於或種程度內表出吾人之感情。在幼兒方面，表示否定之最初動作，爲拒絕食物。余曾就吾之幼兒而再三觀察，見彼等之行此動作也，頭從乳部橫縮，或自其給與以何種食物之羹匙而左右縮頭。至其受領此食物而取之入口時則頭向前傾。自余爲此觀察以後，余又曾得有報告，知夏爾馬（Char-ma）亦抱有與此同樣之思想。所堪注意者，接受食物或食此食物時，只有單一之前方運動，而單一之點頭，含有肯定之意義。反之而拒絕食物尤其被強迫接受此食物時，兒童往往如吾人否定時之搖首而頻頻左右數度動搖其頭。加之，拒絕之時，頭有不少擗在後方或口亦閉者，因之此等運動或者亦同樣作爲否定之體態有所裨助未可知也。關於此問題，威吉武篤（Mr. Wedgwood）氏曾有說曰：『閉唇或閉齒而發聲時，則生出 n 或 m 文字之音，故吾人或可說明義爲否定之從屬語 no 及同義之希臘語 μή 如何使用也。』

此等體態至少在安格洛撒克遜民族爲生得者或本能者一節，可從彼聾盲女羅拉布利吉曼之『道然時必常帶普通一般之點頭，道否時必帶吾人用作否定之搖頭』而大得其蓋然性。若無李柏爾 (Mr. Lieber) 氏之倡反對，則余或當從彼女之可驚的觸覺及對於他人運動之評價力考慮而認彼女之此等體態爲彼女所獲得或學習而得者也。關於退化至說話決不能記憶程度之小頭性白癡者浮谷圖 (Vogt) 氏曾就其中一人而有所記述，謂問彼對食物或飲料究竟還想更多要與否時，彼則以點頭或搖頭答之。休馬爾茲 (Schmalz) 氏在其名著關於聾啞及較白癡僅高一級之兒童之教育一論說中，假定彼等爲常能作普通一般之肯定或否定體態，并能了解此等體態者。

雖然，若吾人注意人類之種種種族，則此等體態實未如吾所期待程度之普遍的行使。但此等體態似以認作全慣習者或人爲者爲最普通。余之回答者等皆斷言此二體態，在馬來人，錫蘭土人，中國人，圭尼亞海岸黑人均使用之。據蓋卡言南非洲之卡肥爾人亦行使，但關於此卡肥爾人者巴爾白爾女士則云決未曾見其有以橫搖頭作表示否定用之者也。關於澳洲人者，有七觀察者一致

報告謂表示肯定時點頭；有五觀察者謂帶語或不帶之否定時左右搖首表示；但戴遜烈西氏則謂在坤斯蘭地方決未曾見有左右搖頭表示否定之人。巴爾馬爾氏又云額浦斯蘭地方之人表示否定，頭稍向後擡而伸出舌條。在澳洲大陸近於托烈斯海峽之北端，其土人發否定之言語時，『不同時搖頭，但舉其右手而舞，轉爲半圓後再還原，如是者二三回。』頭向後擡，而以舌作母雞呼雛之音者，人謂爲現代之希臘人及土耳其人表示肯定所用，而土耳其人表示肯定之「然」其運動似吾輩英國人搖頭時所行使者云。如余聞自斯皮地上尉者，阿比西尼亞人之表示否定，以頭向右肩方面激動，并同時以舌打作如母雞呼雛之囁囁聲音，口閉；表肯定則以頭向後擡，眉作一瞬間的昂揚。阿囊爾夫梅雅博士 (Dr. Adolf Meyer) 告余謂菲利賓羣島路宗 (Luzon) 之塔額爾人說『然』時，亦頭向後擡。據拉甲·布盧克氏云波爾涅倭之達雅克人以揚眉表肯定，以稍攢眉并同時爲奇異之眼視表否定。關於尼羅河流域之阿拉伯人者愛沙谷烈教授夫婦結論之曰，肯定時之點頭，間或用之，否定時之搖頭，則決不使用。并搖頭爲何意，亦不了解也。北美極北地方之愛斯基摩人，以點頭示『然』，瞬眼表『否』。紐西蘭人則『以頭顱上舉代點頭表示肯定』。

關於印度人者，阿斯金（Mr. H. Erskine）氏自有經驗之歐洲人及土著之紳士所行之調查報告而爲之結論曰，肯定及否定之體態，有種種不同，有時如吾人之點頭搖首亦使用之，但否定之表示，普通爲頭部急激向後擡，且稍傾於一方，否則作囁嚅之打音。夫種種種族中所見之此種囁嚅打舌音聲，究爲如何之意義，余實未能想像。有一士著紳士述說印度人屢屢以頭向左擡表示肯定，對於此點，余特煩斯可圖氏注意察之者，但據其答復，謂反復觀察之結果，彼信表示肯定土人一般不用垂直之點頭，而使用者，爲最初頭向左或右之後方投擡，然後僅一度斜向前方急擡。此種運動在注意不周到之觀察者，恐作爲左右搖首記述之也。斯可圖氏又謂印度人之表示否定，頭部通常爲保持殆近垂直，作數度搖擺。

布利吉氏所告余者，費果人垂直點頭以表肯定，左右搖首以表否定。北美之生蕃印度人，亦點頭搖頭，華盛頓馬休斯謂其學自歐洲人而非其本來使用者。彼等印度人之「表示肯定也，以手（食指以外，全指皆屈）自身體向下方及外方劃一曲線，表示否定也，張手向外方運動，掌則使向內方。」其他觀察者又曰，此等印度人表示肯定之體態，爲食指上伸，其次放下而指地，或手從臉面

直向前舞；否定之體態，爲食指或手全體作左右搖。此左右搖手運動，恐爲在一切時候代表左右搖頭者也。意大利人亦有謂其爲以上伸之手指左右搖動表示否定者，實際上吾輩英國人亦有時如是爲之。

大體上吾人已知肯定及否定之體態中，有隨民族之相異而大有差異者矣。關於否定方面，若吾人認許手指或手之左右搖擺爲頭首左右運動之象徵；又認許頭之急激後方運動爲代表幼兒拒絕食物時所屢行各種動作之一者，則此否定之體態於是乎通全世界而有一大齊一性，其起源如何吾人得以知之。最顯著之例外，爲阿拉伯人、愛斯基摩人、一部分澳洲民族及達雅克人。達雅克人表示否定之體態爲顰蹙，而吾等則顰蹙尙屢帶有左右搖頭也。

關於肯定時之點頭者，其例外更多。即一部分印度人、土耳其人、阿比西尼亞人、達雅克人、塔爾爾人及紐西蘭人是也。肯定表示時，有時雙眉昂揚，因爲人屈其頭部於前方及下方時，自然須仰視其所對談之人，故眉之上揚，最爲易起，而此種體態，應爲如是以一略號生出者。紐西蘭人亦同樣，其肯定時頤與頭之昂舉，或者爲頭向前方及下方點後，以一簡略形式代表其頭之上方運動，未可知

也。

【註】

①見 De la Physionomie et la Parole, 1865, p. 89.

②見 Physionomie Humaine, Album, Légende viii. p. 35 中谷拉學烈氏在 De la Phys. 1865, p. 52 中,亦說流掉眼及扭轉身體之事。

③(Mr. H. Holbeach 在 St. Paul's Magazine, Feb. 1873, p. 202 中有議論曰:『爲盡力於侮蔑者與被侮蔑者之間,給與以設置有甚相懸殊的高低距離之感覺,而頭部極力向上後方擡時,則眼臉亦參加此一般的運動。眼則成爲下視輕蔑對象物之形狀。』

Professor Cleland 在其著書 Evolution, Expression and Sensation, 1881, p. 54 中亦有與此同樣之解說。其言曰:『傲慢時之擡頭,與稍稍帶向下瞰氣味之瞥見相對照。此所以表示其高據爲占有精神而視他人在下之一種自我之高也。』

Cleland 教授指出圖版五第一圖之輕蔑表情,主原因於眼之方向與頭之轉動相反對,即頭上擡而眼則視下也。(p. 60) 爲證明此說,教授推獎次之一種實驗(此實驗余試之已完全成功)即用一張紙將五圖版之婦人頭部遮蔽,此紙上描畫有一若頭部低垂者之頭以下繪畫。若如是,則輕蔑之相全消而現出極真實的幽靜而且稍帶憂鬱的表情。

與此相關聯,而本書高倣條下(原書二七五頁)所述者,請比較之。

④ Dr. W. Ogle 有關於嗅覺之有趣味的論說(見 Medico-Chirurgical Transactions, vol. liii. p. 268) 謂吾人欲慎重嗅覺何物時,不取一回自鼻吸入深吸氣之法,而行急速且短之連續的吸入空氣法。若『如是行之,而注意其間之鼻孔,則明明於每一吸入時不擴大而收縮。此收縮不包括前方之開口全部,僅限於後部而已。』博士又將此運動之原因解說之者。他方吾人欲不嗅覺任何氣味時,則此收縮似僅及於鼻孔之前方,余之想像如此。

⑤見 Mimik und Physiognomik, ss. 84, 93. 中又 Gratiolet (同書第一五五頁)氏關於輕蔑與厭惡之表情,其見解殆與 Pictet 博士相同。

⑥侮蔑(Scorn) 全著有輕蔑之強形。Scorn 一語根據 Wedgwood 氏著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vol. iii. p. 125 所載,爲兼爲穢物,被侮蔑之人,真被視若糞穢也。

⑦見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it. 1870, p. 45.

⑧〔在一八七八年 Cambridge, Mass 以非實出版之 Letters of Chauncy Wright p. 309 中有關於此點之趣味的報告。此報告爲敘述當時希臘語之權威者 Mr. Sophocles (即 Harvard 之希臘語學教授)之事。匡西來圖氏所書如次:『有一體態,余決未曾見。索浮克爾斯氏不加思索的隨便使用,但其後如余所知者,他人曾見彼使用之。彼向余解說之曰,此體態與表示輕蔑之彈指相當,乃一東洋式體態也。所表示者爲比此更爲抽象的瑣末事。至於其第二次的意義,則爲表示無有何事,或否定。此體態爲何,即上前齒與拇指之指甲相觸接,然後彈出,若拋一片指甲者然。』

第十一章 人之特殊表情(六)——侮蔑輕蔑厭惡過失傲慢等無力忍耐肯定否定三一

人及動物之表情

三二二

在 *Romeo and Juliet* 劇第一幕第一場中有句曰：『先生，先生向吾人咬先生之拇指耶？』此句中之咬拇指，似亦與表示輕蔑之體態有關聯者。』

② 與此同趣旨者，請參閱 Mr. Hensleigh Wedgwood 著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2nd edit. 1872. 書之導言 (p. xxxvii).

③ 杜香魯博士信下唇翻轉之時，口角則因口角下掣肌而向下方牽曳。至於亨烈氏 (見 *Handbuch d. Anat. des Menschen*, 1858, B. i. s. 151) 則謂此為頭方肌之作用。

④ (一八七三年一月三日 *Ballymahon Workhouse* 地方之一醫生致書著者述一白癡人名 Patrick Walsh 者有自胃中噴出食物於外之能力。

著者又得有一明明可信憑之報告，謂一蘇格蘭青年，能有意的使食物自胃中選出，而此動作，毫無何等痛苦，且無何等不舒勃。

Mr. Cupples 又述說母犬在其仔大達某年齡時，往往為此等仔犬而吐出食物。』

⑤ (自著者在 Dr. Tuke 著 *Influence of the Mind on the Body* 書八十八頁上之鉛筆劃記觀之，則著者 Charles Darwin 似認所謂嘔氣關係於習慣者為誤。似確信嘔氣為原因於想像之結果者。』

⑥ 如 *Primitive Culture*, 1871, vol. i. p. 169 中 Tylor 氏所引用。

⑦ (Dr. Comrie 在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vi. p. 108 中有言曰：『New Guinea 之住民，以噁嘴或嘔吐之模倣而表示厭惡。』

⑧ 此二引用文句，Mr. H. Wedgwood 著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1868, p. 75 中均揭載有之。

⑨ Mr. Tylor 在 *Early Hist. of Mankind*, 2nd edit. 1870, p. 62 中亦謂其如是。彼更附言曰：『緣何如是，則不能明。』

⑩ (據 Sir Henry Maine 云：『印度土人於作證人時頗能抑制其顏面之表情，使他人對其所證言者，真偽若何，不能判斷。但其腳趾之轉振，則彼等不能自為統制，往往其虛偽言語，為其腳趾起轉振運動而暴露。』)

⑪ 見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nd edit. 1872, p. 552.

⑫ (在 *Evolution, Expression and Sensations*, 1881, p. 35 中 Cleland 教授指出隱匿或欺瞞為眼上視而顏面俯向所表示。其言曰：『以說誰掩護自己之犯罪嫌疑者……在自己之秘密上，垂頭而以仰翻眼偷視自己所作偽之效果。』)

⑬ 此為谷拉學烈氏之說，見 *De la Phys.*, p. 351 中。彼對於高傲之表情，行有二三卓越之觀察。關於驕傲肌之作用者，請參閱白爾氏著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11.

⑭ (在 *Pathomyotomia*, 1849, p. 85 中 Bulwer 氏對於肩之疎縮，記述如次：『遇除隱忍外無何等對策之心中不顧事者，其動作已成爲遲緩而除守沈默外決無可辯護之道者，阿諛逢迎，赧顏，恐怖，疑慮，不承認，或狹量或欲作何種口實者，凡此等人在其兩肩之間，縮其頭與已收縮之頸，是其慣習也。』)

⑮ (一八七三年三月六日出版之 *Nature* 誌三五頁引用之 *Calcutta Englishman* 中所載一本哥爾人 (Ben-galee) 所述，謂彼從未曾見質樸之本哥爾人，有疎肩者。但在染有英國流思想及習慣之本哥爾人間，則見之。』

第十一章 人之特殊表情 (一)——侮慢輕蔑狀惡過失傲慢等無力忍耐肯定否定三一三

- ③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五日 Mr. Winwood Reade 致著者書，謂此體態在黑人中亦有之。)
- ④ (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Mr. Swinhoe 致著者函，確云：中國人竦肩者，尚未曾見。兩手雖攤開，但兩肘則不附脇。)

⑤ 見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66.

⑥ 見 *Journ. Y. Through Texas*, p. 352.

⑦ 見 Mrs. Oliphant 著 *The Brownlows*, vol. ii. p. 206.

⑧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四日 M. Baudry 致著者一書，其中所述，謂竦肩非反對之原則，所能說明。此為無抵抗的受一打擊者之自然的體態云。雖然，余以為學校學生口角爭鬪給以一個耳光時之竦肩，與謝罪的竦肩，明明有別。不能看見之危險，如克利克球 (Cricket) 自後面追來時，無論何人一叫「留心頭」，則必起竦頭動作。此竦頭動作，與保護的竦肩為同一性質者也。M. Baudry 則以此種體態作為插入頭中之體態 (faire rentrer) 記述。與此相似的竦肩，為感冒時所現之表情，誰亦知之者。在此感冒時此為節省體溫，本能的所採取之態度之意識的反復。M. Baudry 又謂兩手張開者，為表示動作者未執有武器，故此為表現無防禦之體態也云。)

⑨ 見 *Essai sur le Language*, 2nd edit. 1846 中余甚感謝給此報告及著者之拔萃於余之 Miss Wedgwood 也。

⑩ 見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1866, p. 91.

⑪ 見 *On the Vocal Sounds of L. Bridgman*,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1851, vol. ii. p. 11.

⑫ 見 *Mémoire sur les Microcéphales*, 1867, p. 27.

⑬ Tylor 氏引用入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it. 1870, p. 38. 中

⑭ 見 Mr. J. B. Jukes, *Letters and Extracts*, &c., 1871, p. 248.

⑮ 見 H. N. Moseley (見 J. Anthropolog. Institute, vol. vi. 1876-7) 氏以 Admiralty 島住民一般伸食指打鼻之一側，以表示否定。)

⑯ (Professor Victor Carus 致著者函云：此體態為納坡利人 (Neapolitan) 及西西利人 (Sicilian) 表示否定之正常體態。)

⑰ 見 F. Lieber 氏在 *On the Vocal Sounds*, &c., p. 11 中所記，又 Tylor 氏在其同書三十五頁中所述，亦請參看。

〔關於此點，尚有幾多不明者在。〕Chauncey Wright 氏 (請看 J. B. Thayer 以非賣品出版之書簡集 *Cambridge, Mass.*, 1876, p. 310) 引用生於希臘而為當時 Harvard 大學希臘語學教授之 Sophocles 氏之意見，謂土耳其人表示否定，決不搖首。Sophocles 氏所記述者，土耳其人聽何種故事，談而承認或同意時，則其表現標記為嚴肅的低首，反之而遇難同意的處時，則頭轉轉後方。而 Vesalius 氏亦於 *Most of your Cretans* 中，說克里坦人 (Cretan) 表示否定，頭掉後方 (見 Bulwer 氏之 *Pathomyotomia*, 1649, 中所引)。

Sophocles 氏又謂曾屢見土耳其人及其他東洋人於憤怒或嚴厲的不同意時，搖首表示此種體態。吾人自身亦所熟知者，Chauncey Wright 氏又舉出聖經 (Bible) 中所有之數例，例如馬太福音書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九章第十一章 人之特殊表情 (六)——侮慢輕蔑厭惡過失傲慢等無力忍耐肯定否定三一五

人及動物之表情

節 (Math. xxvii. 39) 有『往來者毀罵耶蘇，搖頭而言，』句是也。又詩篇第二十二章第七節 (Psalms xxii. 7.) 及同篇第二百零九節 (cix. 25) 亦請對照。

Chauncey Wright 氏曾引用 James Russell Lowell 氏之言以證吾在本文中所說。蓋因彼在意大利曾見使用與吾等英國人表示否定之體態同樣之搖頭，以表示肯定之意義故也。

Chauncey Wright 氏爲不使肯定的搖頭之證言相矛盾，而舉例謂如藝術家查閱其作品時，一熟思之，則其頭所取之位置，初向此一方，次向他一方，在此奇異之傾斜位置上，安定基礎，此種精巧之學說，卒至導出彼信自此體態，則與在垂直軸上之頭部迴轉（即吾人之否定體態）相混同而爲思慮甚深的同意之象徵，可以生出也。）

（據 Moseley 氏 (loc. cit.) 云：『肥基人 (Fijians) 及阿篤米拉爾曼島人 (Admiralty) 其表示肯定也，皆用上方點頭。』

⑤ 見 Dr. King, Edinburgh Phil. Journal, 1845, p. 313.

⑥ 見 Tylor,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it. 1870, p. 53.

⑦ 見 Lubbock,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1870, p. 277. 及 Tylor, *ibid.* (即前曾引之著書) p. 38.

又 Lieber (*ibid.* p. 11) 關於意大利人表示否定之體態亦有敘述。

（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七日 Mr. H. P. Lee 致書著者謂日本人表示否定之共通的體態，爲食指或手全體橫搖。）

第十二章 人之特殊表情(七)——驚異驚愕恐怖震駭

驚異驚愕——眉之昂揚——張口——突唇——伴隨驚異之體態——歎美——恐怖——懊懼——毛髮豎然——鬚

頸肌之收縮——瞳孔之擴大——震駭——結論

注意而起於突然且緊迫時，則變爲驚異，更成爲驚愕，更成爲呆然自失之驚恐。驚恐之精神狀態，與恐怖非常相似。注意爲眉稍向上揚所表示，此狀態至增加而成爲驚異時，則眉更加昂揚，而眼口大張。眉之上揚乃使眼迅速而且闊大開張上所必要者，因之此運動致使其前額上生橫皺。眼與口之開張程度，與感覺驚異之程度相應，但此等運動又非同等調和不可者。何以言之，眉僅稍揚而口如大張則其結果必如杜香魯博士在其照片之一中所示，成爲無意義之歪顏。●他方面又往往見有單揚眉而伴示驚異之人。

杜香魯博士曾掲載有老人之照片，此爲通電流於其前頭肌而使眉十分上揚成爲弓形，并使其口作有意的開張，然後拍照者。此照片頗能表出逼真之驚異。余不附一言之說明，而以之示諸二

十四人令其認識，其全不了解所表為何意義者，僅一人而已。其中又有一人答爲恐怖，此雖不中亦不甚遠。但有二三人於答爲驚異或驚愕之本語外，又以震駭、憂悶、苦痛或厭惡各形容字附加於本語之上。

眼口大張爲一般公認作爲表示驚異或驚愕之一者。是以沙斯比亞在其所著約翰王第四幕第二場，有曰：『余見一鐵工人，張口站立若將吞下彼裁縫之報道者。』又於冬話第五幕第二場曰：『彼等目不轉瞬的互相凝視，幾若目眇欲裂；彼等之沈默中有話說，彼等之體態中有言語；彼等之狀貌，宛若聞世界破滅之警報者然。』

余所託關於種種人種之報告者，以顯著之劃一性，作同一趣旨之回答。即謂上述顏面各部之運動中，屢屢附隨有即將敘述之或種體態與音響是也。澳洲各地方之十二觀察者對此問題皆一致。溫武篤·李德氏 (Mr. Winwood Reade) 曾就圭尼亞海岸之黑人而觀察有此表情者；會長蓋卡及其他人，對於余就南非洲卡肥爾人之詢問而皆答曰：『然。』其他觀察者，亦就阿比西尼亞人、錫蘭人、中國人、肥果人、北美諸族人、紐西蘭人而極力肯定答之。關於紐西蘭人者斯塔克氏 (Stark) 曰：雖各人皆極力隱匿各人之感情，但此表情在某一個人之中確有比他人要爲明白表

示者。布盧克王謂波爾涅倭之達雅克人，當驚愕時兩眼大張，屢屢左右搖首，并搥胸云。斯可圖氏報余曰，喀爾喀塔植物園之工人，乃被嚴禁其吸煙者，但亦屢有犯禁。如其吸煙中而突然驚嚇之，則首先口眼大張。其次彼等知其到底不能避免發覺時，往往稍疎雙肩，或因惱惑而攢眉，及蹣腳。浸假而自其驚愕覺醒也，則繼以深刻之恐怖，以所有一切肌肉之弛緩示之。頭部若陷沒於兩肩之間者，然落溝之眼，往來憧憧，然後哀求饒恕。

有名之澳洲探險家斯秋亞爾圖氏 (Mr. Stuart) 曾給余○以有興味之報告，謂有一未曾見過騎馬者之土人，見而恐怖，同時并表現茫然自失之驚駭。斯氏又於其土人不覺之間竊近其身，而從其極短距離處呼之。於是『彼土人轉身見余。彼此時心中對於余如何想像，余固未知，但其恐怖與驚愕之狀況，則實爲余未曾見過之一幅良好寫實圖畫。彼口開眼張，釘視於其現場，一肢不能動彈而呆立。……彼雖如是站立不動，但吾所攜帶前往之黑奴，一往距彼二三碼之處，彼突於其時扔去所持之棒，盡力跳高而躍身入於馬耳甲草 (Mulga) 之叢中。』彼口不善說話，故對於黑奴之

問話，一語未答。但自首至踵，全身戰慄，而「搖手告吾等走開。」

眉之上揚原於生得的或本能的衝動一節，可從次之事實推定。即聾盲女羅拉布利吉曼當驚愕時必爲此動作，此乃余確聞自近來看護該聾盲女之某女人者。驚異爲不意或未知之事物所惹起，故吾人當受驚之時，務必盡力迅速希望認清其原因，乃屬當然。其結果，吾人十分張眼，而使視野增寬，眼球向任何方向，俱容易轉動。雖然，此尙未能說明如實際情形樣眉大昂揚及張眼瞪視之理由也。余信此說明在上眼瞼之單單昂舉尙不能迅速使兩眼張開。欲其可能，眉非強爲昂揚不可。凡在鏡前試行盡力迅速張開兩眼之人，任何人恐亦能發見如此動作。眉如強爲昂揚，則眼必大爲張開而周視一切，虹彩之周圍，白眼盡露。加之，眉之昂揚，於望上甚爲便利。何以言之，眉如盡力下垂，則於吾人之望視上方甚有妨礙也。白爾氏^⑤就開眼瞼時眉所行之任務上舉出有珍奇之小證據。酒醉如泥之人，所有一切筋肉俱爾鬆懈，其結果眼瞼下垂，恰與吾人欲睡時相同。爲欲對抗此傾向，酒醉者是以揚眉。因之給與此醉者以迷糊蠢愚之狀貌，酷似名諷刺畫家何格爾斯（Hogarth）所繪之一畫中所表示。要之，此揚眉之習慣如吾人爲盡力迅速看清吾人之周圍一切而一度獲得，則卽

以聯合之力，無論自如何之原因，例如縱爲突然之音響或一觀念，凡自此而感覺有驚愕時，必繼以此種運動。

在成年人而眉上昂時，其額全體橫生多數之皺紋。但兒童則此皺僅輕度起之而已。皺之起也，以各眉爲中心而四方游走，一部合流於中央。爲驚異或驚愕表情之顯著特徵者，此等皺紋也。如杜魯博士所說，^⑥各眉在上昂時亦較在未上昂之前更多成爲弓形云。

威驚愕時張口之原因，爲更爲複雜之事。誘起此運動，有數箇原因結合，頗爲明白。聽覺因如是於張口而成爲更銳敏者，爲從來所屢屢想，像^⑦但余曾注視人之熱心聽完全知其來源并其性質，微音者，彼等并未曾張口。是以余一時曾如是想，以爲開放之口，乃與音之通過歐斯塔基氏管而入耳之別一通路者於，識別音之到來方向頗有裨助。但倭谷爾博士^⑧曾親切的爲余搜查關於歐之氏管之機能之最近最有權威著書，據其告余者，謂此由中耳至喉頭之歐氏管，除嚥下動作中而外，皆爲以閉鎖原狀存在，并且在變態的開放此管之人，其聽覺在關於外部音響之限界內者，決不良於聽聞，反而因呼吸音更清明之故而爲之妨礙，此乃幾於完全證明者。若將鐘錶放諸口中而不令

接觸四壁置之，則其音必較放在外間所發者，尤爲聽不清楚。因病或傷風而歐氏管永久被塞或一時被塞之人，聽覺則受傷；但此可用管內膜之累積及其結果之空氣排除而說明之者。故吾人得以如是推論，謂其口不於驚愕之感覺下，爲圖更爲明瞭聽清音響而張開保持之；但雖如是說，而大抵之聾人則張口也。

包含驚愕之一切急激情緒，皆足以令心臟作用迅速及連此而起之呼吸作用迅速者。如谷拉學烈氏所說，^①及余亦作如是想者，吾人與其由鼻孔，毋寧由張開之口，更能行靜穩之呼吸。故吾人每欲專心聽取何種音響時，則吾人停止呼吸，或張口并同時保持身體不動而盡力靜穩呼吸。余有一子，在夜中於自然足使喚起大注意之周圍事下，爲一種音響所驚醒，二三分時後，彼覺自己之口尙大張開。於是彼知彼之所以張口者，乃爲盡力靜悄呼吸也。此種見解，可以在犬時所起與此相反之事例支持之。即犬在運動後或酷暑日之喘息時，行高聲呼吸。但彼之注意如突被喚起，則立即豎耳而聽，閉口而由鼻孔靜行呼吸，因彼犬能如是呼吸也。

注意而於長久間一心不亂的專集中於何等物體或何等問題時，則身體上之一切器官，皆被

忘掉及閑卻。^②因爲各個人之神經力，其量有限，故除其時盛爲活動者以外，對於任何部分之組織中亦不傳達。所以多數之筋肉將欲成爲鬆懈，顎則以其自己之重量而下垂。凡因驚駭而茫然自失及尙未至茫然自失程度之人，其顎之下垂及口之張開者，得以此理說明之也。如余之筆錄中所記，余在極幼之兒童中，曾見其雖僅於極小程度之受驚時，亦現此外貌。

吾人驚愕時，尤其突然吃驚時，足以使口張開之原因，茲尙別有一種，而且爲極有效者。即吾人能吸入十分深長之吸氣，以口大張開行之者，較之以鼻孔行之，尤爲容易。是以吾人驚聞何等急激之音響或驚見何等光景時，身體中幾乎全部之筋肉則不隨意的且一瞬時的成爲猛烈之活動，因以自其危險中保護身體，或自其危險逃退。此乃已成爲習慣，不依賴何事而與不意之事物相聯合者也。雖然，如前所說明，吾人若準備作何等大力時，必常無意識的先吸入一深而且滿之氣息於胸，因之口爲之張開。如無何等之努力繼起，而且尙在驚恐之中，吾人則一時停止呼吸或極力靜穩呼吸之，任何之音響，亦得清白聽聞。又若吾人之注意長久繼續而且專心集中之時，則所有吾人之筋肉皆變爲鬆懈，最初急激張開之顎，則以下垂原狀存留。要之，每感覺驚異驚愕或驚駭之時，必如

是有數種原因，同時向此同一運動結合起之也。

縱然，如此受驚感時，吾人之口一般張開，但唇亦往往尚有稍突出者。此事實令吾人想起黑猩猩及猩猩受驚時之同樣運動。惟其突唇程度輕，吾人受驚時所現者更為顯著耳。因為強呼氣自然生出伴隨喫驚最初感覺之深吸氣，又因為唇往往突出，故喫驚時普通發出種種聲音之事，得以明白說明之矣。但有時則僅聞強呼氣，例如聾盲女羅拉布利吉曼受驚駭時，唇圓而蹙，并張開之，以行強呼吸。所發出之一最普通聲音為深倭（Oh）音；此如赫爾姆何爾茲氏所說明，乃從口之中等程度開張及唇之突出所自然生出者也。有一幽靜之夜，塔希堤（Tahiti）島之一小灣中停泊之軍艦比鵝兒（Beagle）為娛樂土人舉放烽火。每一舉放，則無一人言語而絕對的緘默，但其次必繼之以深呻吟之「倭」音，而反響於小灣全部。馬休斯氏謂北美印度人之表示驚愕使用呻吟；溫武篤李德氏云非洲西海岸之黑人，表示驚愕則突唇，而發出似嚇嚇（heigh, heigh）之聲音。若唇極其突蹙而口不甚大張以副之，則發出之響音如吹，如咻嘶，或如吹口哨聲。布勞斯密斯（Mr. R. Brough Smyth）氏告余曰，有一僻地之澳洲人，被人引入劇場，觀翻筋斗四腳朝天之把戲，「彼非常驚異

而蹙唇作如以口吹滅火柴之聲。」又據巴爾馬爾之言，澳洲人受驚時則發所謂苛兒克（koriki）之叫聲。『為此叫聲之法，其口突出，如吹口哨者然。』歐洲人亦往往以吹口哨為表示驚異之體態，是以近今之小說中，有曰：『此處有男子，口吹長口哨，表彼之驚惶，又表其非笑。』曼瑟爾威爾（Mr. J. Mansel Weale）告余，謂卡肥爾人之少女，『聞物品之價過高，則昂眉而吹口哨恰如歐洲人所為。』維吉武篤（Mr. Wedgwood）氏曰，此種音響書之如嘯（whew），作為驚異之感動詞用之，頗有益者。

據其他二三觀察者之報告，澳洲人又往往以雞叫之唧唧聲作表示驚愕。歐洲人以殆與此同種類之小唧唧聲表示微驚者亦時有之。吾人曾見吾人每當受驚時，口則突然急於張開；若此時偶爾有以舌密着於口蓋者，則此舌之急激自口蓋退去，即當發生此種類之聲音；如此以成為表示驚異者未可知也。

茲再轉述身體之體態。吃驚之人，往往高舉張開之兩手，出諸頭上，或曲腕而舉高與臉齊。其平坦之手掌則向惹起此驚異之人之方面，而直伸之各手指則一一分開。此體態為雷九蘭德爾氏

所拍照，揭表於圖版第七之一圖中。意大利名畫家列侖納德達文熙 (Leonardo da Vinci) 所作最後之晚餐一畫中，有二使徒半舉手以明白的表示驚愕之表情。有某可確實信憑之觀察者告余，謂最近於極未可豫料之事情下，遇逢其妻，「彼婦突然一驚，口眼大張，兩腕高舉出乎頭上。」余於數年前因看余之數小孩在運動場拚命作何事時而受有奇異之感，但其距離則過於遠致問被等究在作何事亦所不能。因之余張手伸指而高舉達吾頭上。如是行動之後，始知覺有此動作者。於是余一言未發而待看吾小孩等究竟了解余之此體態否。及至彼等小孩跑來余處時，彼等共叫曰：「我等知道父親對我等之事受驚矣。」此種體態究竟為種種人種所共通者與否，對此問題，余疎未向各方詢問，是以不知。但此為生得者，即生而有之者一節，吾人可從聾盲女羅拉布利吉曼驚愕時「擴腕，伸指而轉手向上方」之事實推測。又將此驚異之感情一般為短時間者一想，則謂彼聾盲女為以其銳敏之觸覺而學習此體態者，亦所不應有也。

胡休克氏 (Huschke) 記述：有與此稍異而相類似之體態。氏之言曰：此為受驚人所表示之體態，其身體保持直立，其狀貌如前所述，兩腕直伸向後方，手指伸而且一一分開。余自己雖未曾

見此體態，但信胡休克氏之言恐正。何以言之，有一友人問別一大受驚駭時如何表示，而其人即刻現身作如此態度表示，因此知之。

此等體態余信得根據反對之原則而說明之者。余曾見憤激之人，頭部直立，兩肩方張，兩肘外向，屢屢握拳，蹙額，閉口。而無力者之態度則與此諸點全相反對。至於既不特別為何事，又不想何事之通常精神狀態中人，通例兩腕懶垂於其兩脇，手稍撓屈，指則互相近接而不一一分開。是以腕全體或僅前腕之突然舉腕，平張雙掌，離開各指，又或直伸手腕，手指互相離開而向後擴張者，皆與無關心狀態下所保持之運動為完全相反之運動；而此等運動結果成為驚愕之人所無意識的採取之運動也。又往往有欲將驚異誇大表示者，上述態度，對此目的，最為適合。於是吾人此時可問何以驚異及其他僅僅二三精神狀態，為與他運動相反對之運動所表示一事矣。此原則對於如恐懼大歡喜耐苦激怒之情緒時所以無所作用者，原於此等情緒所當然的惹起之或種動作及於身體上生起之或種變化，其全體組織已如是早為豫定。而此等情緒已如是早為極明顯的被表出也。

又別有一表示驚愕之小體態，為余所不能說明者。即以手擱口上，或置諸頭之某部，一體態

是也。此體能在許多人種間俱被觀察之者。●似應有何等自然的起源。有一未開化之澳洲人，被引入放置滿室公文書之大房間內，因而大為喫驚，口中連發唧唧之叫聲，而以手背當嘴。巴爾巴爾女史云，卡肥爾人及芬果人表示驚異，則以嚴肅之面孔并以右手當嘴而發嘍嘍 (ma wo) 一語，嘍嘍者可驚歎之意也。又非洲布希門人 (Bushmen) 表示驚異，以右手攔頸而車其頭於後方云。●溫武篤·李德氏曾觀察非洲西海岸之黑人，在受驚時，突以手拍嘴，同時喃喃作語曰：『吾嘴附我』附我者附着我手也。李德氏開謂此種體態為彼黑人此種時候之通常體態云。斯皮地上尉告余，阿比西尼亞人以掌向外方右手加前額為之。最後為馬休斯之敘述，美國西部未開化人種之表示驚愕也有傳統的體態，『以半張開之手置諸口上，如是為之之時，頭屢前俯，且有時併發言，語或低呻吟。』喀特林 (Catlin) 氏亦就蠻丹人 (Mandans) 及其他印度種族人之以手附口而為與此同樣之敘述。

歎美——此項問題固無多說之必要。歎美為聯帶有幾分愉快及賞贊感之驚異所成，頗為明瞭。歎美而鮮活的感出時，則眼開眉揚，其眼神光煥發，不似單純驚愕時之空虛無神。其口展開而帶

笑，不似僅僅裂開之比也。

恐怖、恐懼——恐怖 fear 一辭，似為自所謂急激 sudden 及危險 dangerous 之事所衍生。●恐懼 terror 一辭乃似出自發聲器官與身體之震顫者。余以恐懼一辭，用表極度恐怖，但一部分學者有以為此應限於想像更明白的關與之時者。恐怖往往先驚愕而起，就兩者皆立即使視覺與聽覺起興奮一點言，恐怖又極與驚愕相類似。眼口皆張，●雙眉昂揚，為恐怖與驚愕時之共通表情。錯愕之人，最初呆若雕像而身不動，呼吸不行，或跼踖屈俯而若本能的躲避他人看視者然。

心臟之鼓動，迅速而激烈，對於肋骨或使悸動或作叩擊。但此時心臟是否比平常更為有效的動作，對於全身作更為多大之血液供給，則甚為可疑。蓋因皮膚如失神初發時所示即刻成為蒼白色故也。●但此皮膚表面之蒼白，恐大體或專原因於血管運動中樞為如使皮膚之小動脈起收縮樣狀況所影響。因感受大恐怖而皮膚非常受影響一事，吾人觀於其後立即有汗自皮膚滲出之一種不可思議且不可言說的狀態而亦知之。原來汗腺為皮膚表面被熱時所適當興奮而成為活動者，出汗而在其皮膚表面冷時，因以有冷汗之名，此種出汗，更有注意之價值。毛髮直立於皮膚之上，

而表面各筋肉則起雞粟而發顫。與心臟作用之被妨礙相關聯，而呼吸則被促進。唾腺作用成爲不完全，故口渴。而常開閉。余又曾見在輕度之恐怖下有欲噴嚏之強傾向者。最顯著徵候之一，爲全身筋肉之震顫，而此震顫往往先於嘴唇上見之。由此震顫與口渴，而音聲變啞，或成爲不嘹亮，或亦有全然不能出聲者。古所謂『吾心悸矣（Obstupui），吾髮直矣（steteruntque comae），吾聲梗在喉矣（et vox faucibus haesit）』者，此之謂也。

關於漠然不明之恐怖，在約伯記（Job）中有一段最有名之偉大記述。其文曰：『人當睡熟時，一夜之異象，全入吾夢想中，恐怖襲吾身，使吾身戰慄，幾至全身骨節，皆爲之搖動。時有吾靈過吾面前，吾之毛髮竦然；立者猶故吾，而吾不克辨識其狀：唯見一物象，現於吾目前，萬籟俱寂，吾但聞聲曰：人何如神正直？人何似造物主潔白？』（見約伯記第四章第十三節。）

恐怖增大而成爲恟懼之苦惱時，則所有在激情時所現之種種結果，吾人皆可見之。心臟激烈的鼓動，或停止鼓動而繼以失神；顏色蒼白如死人，呼吸費力，鼻翼大爲擴張；『唇之運動，喘息，而苦若起瘧，窪下之頰，則發震顫，喉頭有喘息梗塞』。露開突出之眼球，釘視於恟懼之對象上；或此

等眼球不絕的左右轉動，即所謂此處一視，彼處一視，左右前後，無不瞻顧者。●瞳孔則極爲擴大云。所有身體上之筋肉，或當成爲硬直，或起瘧的運動。手則時而緊握，時而張開，屢帶有瘧攣搖蕩之運動。腕則若欲避何種可怕的危險而突出，抑或急劇的向頭上挽抱。此後者之腕動作，哈格惱雅爾牧師（Rev. Hagenauer）曾於受恐怖之澳洲人中見之者也。其他人種中亦有拚命逃之急激不可制止的傾向。此傾向之強至成爲雖最大膽的兵士亦有爲急激的恐慌所襲之程度。

恐怖而達於極度時，有可恐怕之恟懼叫聲聞於外。有大汗珠停留於皮膚上。全身之筋肉，爲之鬆懈。即繼之以完全疲憊，精神力衰退。腸亦蒙其影響。括約肌停止作用，而身體內之內容物至此已無有存留者矣。●

白老翁博士曾給余一關於三十五歲之精神病婦人受激烈恐怖之珍奇報告，其珍奇程度至記述雖繁難，而亦未便割愛省略。謂彼婦被恐怖發作襲擊時，則高叫：『此是地獄！』『有一黑女！』『我不能出去！』以及其他類是之叫聲。如是叫喊時之彼婦運動爲緊張與震顫之交互運動。霎時之間，彼婦握其拳頭，以僵直半屈折之姿勢置兩腕於自己之面前；其次身體突向前屈，迅速左右前

後搖擺，插指於頭髮之中，緊握其頸，而似欲撕裂其所着衣服。胸鎖乳頭肌（即裨助頭向胸屈之筋肉）高高隆起如腫脹，此筋肉前面之皮膚則大為皺縮。彼婦之頭髮，在後頭部者剪之甚短，平靜時極為平滑，而今之恐怖發作時則從根直立。至前面之頭髮則為手之運動而蓬亂不堪矣。面貌現有極精神的苦痛，自顏面及頸部以至鎖部之皮膚，皆呈潮紅，前額及頸部之靜脈，怒張如粗繩。下唇下垂而稍翻蹺。口半開而下顎突出。兩頰窪下而以曲線形成深溝，自鼻翼以亘及口角。鼻孔自身亦昂揚而且擴大。眼大張，而眼下之皮膚則似若膨脹，瞳孔擴大。前額橫生幾重皺紋，而眉之內端，則為皺眉肌之強有力而且永續的收縮所生成之放射線深刻成溝。

白爾氏亦敘述其自身目擊之殺人犯被押送入圖林死刑執行場時所現恐怖及絕望之苦惱狀況者。其文曰：『囚車之兩旁，坐有司祭者，中間坐者為犯人。此不幸男子之狀態，視而不恐怕，到底不可能。但又似若為何種不思議之力所操縱者然，對此如是兇暴如是充滿惶駭之對象物，欲不視而又有所不能。彼年約三十五歲，體大而肥壯，貌健強而野性姿態頗顯著，半裸體，膚色蒼白若死人，為恟懼所苦惱，四肢悉因苦悶而緊張，其手作痙攣的緊握，俯向而攢聚之眉上有汗滲出，彼雖向

懸於彼面前之旗上所畫吾人救世主之像不斷的接吻，但凶暴性與絕望之苦惱則仍不能消除。斯苦惱也，雖迄今舞臺上所表現之任何物，亦不能傳出其極些微之概念者也。

為解說因恟懼而完全喪氣之人，余擬只再附加一事例。有一殺死二人之殺人犯，因誤認為已仰藥而被送入醫院。倭谷爾博士於翌晨彼犯人被帶上手銬，而由警察帶往他處之時，行有注意的觀察。見彼犯人之顏色，極度蒼白，氣力喪失，至衣服亦幾不能自穿之重大程度。彼之皮膚流汗，彼之眼險與頭部深為下垂，至雖欲一見彼之眼亦不可能。下顎下垂，無顏面肌之收縮。倭谷爾博士謂其毛髮不豎立者，其觀察可謂為確實。蓋因犯人曾因藏匿而染毛髮，博士已嚴密觀察及此也。

關於種種人種之表示恐怖，余之報告者皆一致謂其體態與歐洲人為同一。印度人與錫蘭土人則表示恐怖之體態每至誇大程度。額齊氏曾見馬來人當恐怖時顏色蒼白而身體戰慄。布勞斯密氏述一澳洲土人，『於一時，非常驚恐，有如極黑人面上所能明認，而為吾人所稱為蒼白之殆相近似容貌，見於外。』戴遜烈西氏所見澳洲人所表示之極度恐怖，為手足唇之神經攣縮及皮膚之流汗。要之，許多未開化之蠻民，不能如歐洲人程度之抑制恐怖徵候，而往往激烈戰慄。會長

蓋卡以其寧稱奇妙之英語，述其族卡肥爾人之表示恐怖曰：『身體戰慄，最爲多所見聞，而眼亦大張。』在未開化人中，其括約肌屢屢鬆懈，正如吾人就極受驚恐之犬中所見，又如余就因被捕而受恐怖之猿猴所見者。

毛髮之起立——恐怖之體態中，今更有稍有考察之價值者。詩人常談及毛髮起立，布盧塔斯（Brutus）氏對凱撒之靈曰：『使吾心血冷，使吾頭髮直。』喀爾狄納爾·彼由浮爾圖（Cardinal Beaufort）氏詠歎谷洛斯塔爾之被殺後曰：『清梳彼頭髮，看看正直立。』余不能確言寓言作者等所屢就動物觀察之事，能否應用諸人類，是以乞諸白老翁博士寄我以就瘋人觀察之報告。據其答述，受急激而且極端之恐怖時，彼等瘋人之毛髮直立者，曾再三見之。例如有一瘋婦，須常施嗎啡之皮下注射，此雖不甚痛苦，但對於打針手術則極端恐怖，因彼婦信毒入體組織內，骨變柔軟，肉化爲塵也。於是彼婦面成死灰色，四肢起一種破傷風性痙攣而僵直，前頭半部頭髮直立。

白老翁博士更爲之說曰：毛髮直立，在瘋人爲極普通之事，殊不必一定與恟懼相關聯。最頻繁見之者，恐無過於患躁鬱病之人。此種病人，胡亂狂暴，而有破壞的衝動，但毛髮直立則於躁鬱發

作中最爲多見。至於因激怒及恐怖兩方之影響而起毛髮直立之事實，則全與吾人在下等動物中所見者相一致也。白老翁博士舉有數例以爲證據。例如目下在精神病院之一男子，每次躁暴發作，在其前必『毛髮起立，如協圖蘭島種小馬之鬣，自其前頭部起立之。』博士曾寄余二婦人照片，乃其躁暴病發作中間所拍者，并關於其中一婦人而附記之曰：『彼婦之毛髮狀態，爲彼婦心理狀態之確實而且便利的標準。』余曾將此等照片中之一張複寫，自稍遠處望之，此複寫像頗能忠實的將原照片再爲現出。惟毛髮寧稍覺現之過硬及過於捲縮而已。此精神病入毛髮之異常狀態，不僅原因於其直立，且原因於皮下腺失卻作用而毛髮乾燥與粗硬。巴克尼爾博士（Dr. Bucknill）曾云：『狂人者』至指尖止爲狂人。』余以爲博士尚可附言曰，狂人者往往狂至一根一根之毛髮末端爲止也。

白老翁博士作爲精神病人之毛髮與精神狀態間所存關係之實見的證據而敘述次之一事。有一醫生夫人，看護某一患劇烈憂鬱病而甚恐自身丈夫子女之死之病婦者。在白老翁博士接余詢問信函之前日，此醫生夫人口頭告其丈夫曰：『妾以爲某夫人之病可立即痊癒，何以言之，彼之

頭髮已漸次光滑；妾常見妾所看護之病人，其髮不粗硬，其病必轉良也。』

白老翁博士謂許多精神病人毛髮之永續的粗硬狀態，半由於其常有幾分錯亂之精神，半由於習慣之效果，即由於其多次復發病症中，毛髮頻起強烈的僵直。在毛髮豎立趨於極端之病人中，其病大概為永久的而且為致命的。但在其他毛髮豎立程度中庸之病人，彼等之精神，健康一恢復，則毛髮之柔滑亦恢復。

在前章中，吾人曾知動物之毛髮，因亘達各箇毛囊中之微細平滑而且不隨意的筋肉之收縮，而起立者矣。此種作用之外，而武篤氏（Mr. J. Wood）尙如其所報告，明白的實驗證明，在人類方面，其披在前方之頭部前面頭髮，與披在後方之背面頭髮，俱因前頭後頭筋肉即顱頂肌之收縮，而向反對方向起立。故知此筋肉似為援助人類頭部毛髮之起立者；其作用正與類此之皮下肌層，援助一部分下等動物之背棘起立，或為此更大之任務者相同。

闊頸肌之收縮——此筋肉橫長於頸部之兩側，下達頸骨之稍下面，上及於頰之下部。所謂笑肌者之部分，如木板第二圖M所示。此筋肉之收縮也，口角與頰之下部則向下後方牽曳，同時而青

年人尙於頸部兩側生走向種種方面之縱的顯著隆起，老年瘦人，則因之生微細橫皺。此筋肉雖往往謂為非意志所能左右者，但在幾乎全部人類中，苟用力而命令口角向下後方牽曳時，則使之作用亦屬可能。雖然，余聞有人僅在其頸之一側能有意的動作之者矣。

白爾及其他人謂此筋肉在恐怖之影響下起強烈收縮。杜香魯大主張此筋肉在此恐怖情緒之表出上甚為重要，至稱之為驚恐肌。但杜氏認定此筋肉之收縮，如大張開之眼口不伴隨之，則至於全無表情。彼曾給示前所揭之同一老人照片（附揭木板為原照片之複寫），乃以電氣作用而使其眉強為昂揚，口張而闊頸肌收縮者。以此原照片示諸二十四人，不附與任何說明，分別詢問其為何種表情；有二十人即答以『激烈恐怖』或『震駭』。三人答為苦痛，一人答為極度不快。杜香魯博士又曾給示同老人之別一照片，為以電氣使闊頸肌收縮，眼口張開，眉成傾斜者。如此生出之表情，極為顯著（請閱圖版第七之二圖），眉之傾斜，則添出大精神的苦惱之外貌。以此原照片示之十五人，有十二人回答為恐怖或震駭，三人答為苦惱或大苦惱。自杜香魯博士所給與之此等事例及其他照片之檢視，并合彼就此等而行之敘述而考之，則闊頸肌之收縮為大增加恐怖之

表情者，余以爲不能無疑。雖然，稱此肌肉爲驚恐之肌肉，則余不以爲可，因其收縮確非此精神狀態之必然的隨伴現象也。

人又可以次之三事而最明白的表示極度之恐懼。卽如死人樣蒼白顏色，皮膚上之汗珠，及包含闊頸肌之全體筋肉完全鬆懈而全然疲憊，是也。縱然白老翁博士在精神病患者中，屢見此肌肉之震戰及收縮，并慎重注意爲大恐怖所襲之精神病人，但彼未能使此肌肉之作用與彼等精神病人之何等情緒的狀態有所聯絡。他方，而尼柯爾氏 (Mr. Nicol) 則曾觀察三精神病人，此三人之此種筋肉，皆似爲在與劇烈恐怖相聯合之憂鬱病影響下起多少永久的收縮。但其中一病人，頸部及頭部周圍之他種種筋肉，尙受有痙攣的收縮云。

倭谷爾博士在倫敦之一病院中爲余觀察有因施外科手術而行迷蒙精麻醉前之約二十名病人。彼等雖曾現有幾分震顫，但未表示有何等大恐懼。闊頸肌之明現收縮者，僅四人，而且此肌肉至患者已開始號哭爲止尙未開始收縮也。似乎在每一深吸氣之瞬間，此肌肉起收縮者，因之，而其收縮是否全依存於恐怖之情緒，則曾屬疑問。第五例，爲未施迷蒙精麻藥之患者，非常恐怖，故其闊

頸肌之收縮較其他病人爲強而且長久持續。但此時亦有可疑之餘地，何以言之，似覺異常發達之此種筋肉，在其病人手術終了後，頭自枕移動時，倭谷爾博士亦見其收縮。

無論何種時候，頸部之上面筋肉，特因恐怖而受影響，此究爲何故，余極感困惑。是以乞請對余有好意之許多報告者，爲余就其他相異事情下之此筋肉收縮，惠予報告。余所收得之回答，悉行揭載，恐爲無用之事。此等回答所表示者，此種頸部上面筋肉在許多相異之條件下，屢屢以相異之狀態及相異之程度作用之。患狂水病者收縮極爲猛烈，患咀嚼肌痙攣者收縮稍輕微，在因迷蒙精麻醉而無感覺時者有時收縮顯著。倭谷爾博士觀察有二男子，患呼吸困難不能不割開氣管之病者，此二人之闊頸筋，皆強烈收縮。其中一人，曾漏聞圍繞彼身施行手術各外科醫生之談話者，及彼能說話時，曾明言彼在手術中并未曾驚恐。此外尙有不用割開氣管而呼吸卻極度困難之二三患者，爲倭谷爾博士與藍格斯塔夫博士 (Dr. Langstaff) 所觀察，據謂闊頸肌未收縮云。

武篤氏之爲綿密研究人體諸筋肉者，吾人可自其發表之種種刊物而知之。彼謂曾屢見闊頸肌在嘔吐發嘔及厭惡之時起收縮。又於兒童及成年人之在憤怒時者見之。例如愛爾蘭婦人在爭

論誼嘖并發怒而拳足交動時即是。此或者原因於彼等婦人之高調及怒聲，亦未可知，因余所知一長於音樂之女士，在以高調歌唱時必使其闊頸肌起收縮也。又觀察有一青年以橫笛吹或種調子時亦如是。據武篤氏所告余者，頸大而肩闊之人，知其闊頸肌必發達；在此等特異性遺傳之家族中，此肌肉之發達，普通與同種之顱頂肌上極隨意的能力相聯合，此顱頂肌即後頭前頭肌者，乃能運動頭皮者也。

以上諸例，可云無一能對於因恐怖而起闊頸肌之收縮一問題上投以若干光明。但余以為次之諸例，則異是。前述能隨意的僅於頸之一側運動此肌肉之紳士，確謂彼自己在受驚時必起兩側肌肉之收縮。在因病而呼吸成爲困難時，及手術前號哭發作之深吸氣中，此肌肉有時或爲口大張開而起收縮之事之證據，曾已示之矣。而人對於何等物體之突然出現，或何等音響之突然發生而吃驚時必即刻行深呼吸，或者闊頸肌之收縮爲如是與恐怖之感覺成爲相聯合者未可知也。雖然，余信尚有比此更爲有效之關係。恐怖之最初感覺，或就何等可怕物之想像，普通皆能興起戰慄。余嘗憶及某一傷心之事，而稍覺戰慄者，其時余明明認知余之闊頸肌有所收縮。余又故意使發震顫，

而此肌肉亦收縮如之。曾託其他多人照樣試發戰慄而觀之者，其結果有人之此肌肉收縮，其他則否。余有一子，在其起床外出時，爲寒所興起震顫，偶以手觸摩其頸時，覺其頸上此肌肉已明白強烈的收縮。嗣後吾子更如前所曾爲者有意的震顫試之，則闊頸肌此時已不受影響矣。武篤氏亦於病人脫衣診察時，決非恐怖但因寒而稍發顫者，數次見此肌肉之收縮。所不幸者，全身震搖，如瘧疾發作中惡寒之時，闊頸筋收縮與否，余未能確定。但此肌肉在戰慄中屢屢收縮，確爲事實；且因戰慄即身震者往往隨伴於最初之恐怖感，故關於恐怖時之此肌肉作用，余以爲吾人可得一導線。雖然，此肌肉之收縮，亦非恐怖之必然的同伴物，蓋因在極度虛脫的恐怖之影響下，此收縮決不起也。

瞳孔之擴大——谷拉學烈氏再三主張，感覺恐懼時瞳孔必極度擴大。余對此主張之精確度，固未具有懷疑之理由，但除前舉受激烈恐怖之精神病婦人一例外，余實未得有確證此主張之證據。寓言作家之說兩眼大張時，余想彼等係指眼臉張開之事。曼羅 (Munro) 氏之敘述，謂鸚鵡之眼虹彩爲激情所影響而與光量無關者，與本問題，似有關係。但敦達斯教授 (Prof. Donders) 又對余寄有次之報告。即彼於此等鳥之瞳孔中，屢見有各種運動，此運動正與吾人爲近視而

收斂吾人之眼時所令瞳孔起收縮者，殆相同樣，彼以爲對於距離之調節力上有關係者。谷拉學烈氏則謂擴大之瞳孔，宛若此等瞳孔在凝視深暗黑者然。誠然人類之恐怖，屢起於暗黑中，而無有疑，但如說明一種固定而且聯合之習慣爲如是而生出者之程度，謂恐怖亦如是頻繁起於黑暗中，或專爲黑暗中所起者，則尙有所不能。吾人如假定谷拉學烈氏之主張爲正確，則所謂腦髓直接爲恐怖之有力情緒所影響而反應於瞳孔之上者，似應更爲確實。但敦達斯教授則告余謂此非如是之簡單問題而爲非常複雜之問題也。爲或可於此問題投下一線光明，余以爲可將涅圖利病院（Netley）之費夫博士（Fyfe）就一病人觀測其在瘧疾惡寒期中瞳孔明明擴大之事，附言於此。敦達斯教授亦謂曾屢見失神初期中瞳孔擴大者。

震駭——以此辭表示之精神狀態，含有恟懼，且有時殆與恟懼同義。在可感謝的迷蒙精麻醉藥未發見以前，許多人一想及自此將受外科手術，則曾感覺大震駭者無疑。畏人者及憎人者，如彌爾敦（Milton）之用語，則爲對其人感覺震駭。若吾人看見任何人例如看見小孩冒何等瞬時的大危險時，則感覺震駭。看見有人被處酷刑或將被處之時，幾乎任何人亦極度的感覺此同一感情。

也。在此等時候，吾人自身固無何等危險，但因想像及同情心之作用力，若自身立於受難者之位置而感覺類似恐怖之何等事者。

白爾氏（Baird）曰：「震駭爲充滿精力者；身體則在極度之緊張中，不因恐怖而喪失元氣。」故所謂震駭一般帶有眉之強烈收縮者爲應有之事也。但因恐怖亦爲要素之一，故在皺眉肌之韻頗作用能容許此運動之限界內，其眼與口應張開，而眉應昂揚。杜香魯博士曾揭示有前述同一老人之照片（第二十一圖），就此照片觀之，眼稍帶凝視，眉則半揚，同時起強烈收縮，口開而闊，頸肌亦在動作中。凡此等皆藉電氣而使之生出者也。據杜氏之考究，如是生出之表情，乃表示帶有可駭怕的苦痛或慘痛之極端恟懼者。受慘痛之人如所受苦痛在能容許彼對於將來感覺何等憂懼之限度內，則當示現極度之震駭。余曾以此原照片示諸種種年齡之男女二十三人，其中十三名，即刻答爲震駭，大苦痛，慘刑，或苦悶，又三名答爲極度之驚恐，故有十六人幾照杜氏所信而回答之也。但其他有六名答爲憤怒，此無疑的爲見有強烈收縮之眉而漏視特異的張開之口所致。一名答爲厭惡。大體言之，此照片，頗能表出震駭與苦悶，於此已有證據矣。前述之照片（圖版第七之二圖）亦爲表

示震駭者，但其中之斜眉，現出大精神的苦惱，而未現出精力。

震駭一般帶有種種體態，其體態因個人而異。以繪畫考究之，震駭之人，全身體往往轉向，或畏縮，或其手腕作劇烈的突出，若推開何等可怕之物體者然。有努力欲表出一鮮活想像之震駭場面者，在能從此種人之動作推定之界限內，其最常見之體態，爲兩肩上竦，兩腕曲而緊貼於脇或胸部。此等運動，與吾感覺嚴寒時普通所行者殆相同一。^④一般并帶有戰慄及深呼吸氣或深吸氣，此呼吸氣與吸氣，乃根據其時之胸或爲擴張或爲收縮而分者也。至因如是而發出之音響，得以似鳴（ugh）或喂（ugh）之語表示之。^⑤但吾人何以於感覺寒冷時或表現震駭時曲腕當胸竦肩而戰慄，則不明。^⑥

結論——現在吾人業已努力將種種之表情，自單單之注意起，以至因驚異而起之驚起并成爲極度之恐懼及震駭爲止，作階段的記述之矣。有一部分之體態，得以習慣，聯合及遺傳諸原則而說明。例如務必迅速看清身邊，欲明白聽清入耳爲如何音響，口眼之大張開，眉之向上方昂揚，皆是蓋因如是以準備發見危險及對應危險，乃經習慣的爲之者也。其他恐怖之體態中有若干亦可以

此等同樣原則說明，至少亦有一部分能說明之。吾人人類在無數世代間曾經努力欲以急迫之逃避或劇烈之爭鬪而免敵或脫險者。而如此之大努力，足使心臟急速鼓動，呼吸迫切，胸部隆起，鼻孔開張，自不俟言。且因此等努力往往遷延至最後之極點爲止，故其窮極之結果，又常使成爲極度之疲憊，顏色蒼白，汗流不止，全身筋肉震顫，或全身筋肉完全鬆懈。現在劇烈感動恐怖情緒時，縱不起任何努力，而亦因遺傳及聯合之力，有必再現與前相同一之結果也。

雖然，尚應有他原因在焉。上記諸恐懼徵候，如心臟鼓動，筋肉震顫，冷汗等等，有多數或大部分爲因精神如是受劇烈影響，而自腦脊髓系統向身體諸部之神經力傳導，起有妨礙，或竟被中斷，所直接起之者爲多。吾人在如腸腔之分泌變化及或種腺之活動中止樣事例中即得以離開習慣及聯合而確固的認定此原因。關於毛髮之不隨意的起立，吾人頗有信次記解說之充分理由。即在動物方面，此種動作，不問其起原如何，應爲與或種有意的運動相結合而於對敵表現可恐怕之外觀上有助益者。又因與此同一之不隨意的運動及有意的運動，已爲與人類有相近關係之動物所遂行，又可使吾人信人類雖因遺傳而保存有此等遺物，但今則已歸於無用。又有確堪注意者，人類之

幾於裸體之全面上所稀疏散佈之毛髮，乃因細小之平滑筋肉而起立，此等平滑筋肉迄今猶被保存；有足使人類所屬之動物分類目中之下等動物，豎立毛髮之同一感情，即所謂恟懼及恐怖者，在時，此等平滑筋肉雖今猶起收縮。

【註】

- ① Mécanisme de la Physionomie, Album, 1862, p. 42.
- ② 見 The Polyglot News Letter, Melbourne, Dec. 1858, p. 2.
- ③ 見 The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06.
- ④ Mécanisme de la Physionomie. Album, p. 6.
- ⑤ 其例請閱 Dr. Fident, Mimik und Physiognomik, p. 88. 在此頁中，博士對於驚異之表情，有卓越議論。
- ⑥ Dr. Murie 亦曾論出此同一結論之報告。此結論有一部分自比較解剖學而來者。
- ⑦ 見 De la Physionomie, 1865, p. 231.
- ⑧ 關於此問題，請閱 Gratiolet, ibid. p. 254.
- ⑨ Mr. Wallace (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 Jan. 1873, p. 116) 有揣測之言曰：在吾人之未開化祖先間，對於彼等自己或對於他人之危險，或往往與驚駭之原因相結合，而張開之口或為警戒或激動之叫呼遺迹。

傑爾斯氏解說手之運動也，則以為『為防禦觀察者之顏面或身體，或為準備給與在危險中之人以援助，』此為最適當之運動。彼又指出與此殆相同之一手勢，為『吾人馳援在危險中之何人時所執，此乃為準備握持其人而救出之者也。』但此所當注意者，在此等事情之下，并無可張口之傾向。

- ⑩ 見 Lieber, On the Vocal Sounds of Laura Bridgman,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1851, vol. ii. p. 7.

- ⑪ 見 Wenderholme, vol. ii. p. 91.

- ⑫ 〔有一回答者指出驚異音之 *whew* 為吸氣所生，而長口哨 (prolonged whistle) 音即為此驚異音之意識的模倣，有一部分人則以為一種戲笑曲藝也云。〕

- ⑬ 〔此體態在一歲八箇月之幼兒中曾見之。著者之筆記曰：『有某甲持一玩藝箱於其年齡一歲九箇月之孫兒前開以示之，其孫兒即行伸開手掌向前，手指張開而高舉達顏面之兩側，口發哦或呵之驚叫聲。』

- ⑭ 見 Lieber, On the Vocal Sounds, &c. ibid. p. 7.

- ⑮ 見 Huschke, Mimics et Physiognomies, 1821, p. 18. 及 Gratiolet, De la Phys. p. 255. 谷按：學烈氏在上記著書處所敘述有關於此種樣子之人之狀態，但余則以為此乃與驚愕結合之恐怖表情。又 Le Brun 氏亦於 Lavater 論文集九卷二九九頁中，說述關於驚愕人之伸開手掌事者。

- ⑯ 〔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維也納之 Gompertz 教授致書著者，其中所述如次：在野蠻人之生活中，有必須不出聲息之種種時候。例如猛獸突然出現或發音響而往往驚惶，此時則以手加口令其不出聲息。其體態之本來意義如第十二章 人之特殊表情(七)——驚異驚愕恐怖震駭。〕

是，但其後則無須不出聲息時，或認識者只一人時，亦因與驚異之感情相聯合而出此體態也。』

- 〔請參閱 St. Paul's Magazine, Feb. 1873, p. 211 中 Mr. H. Holbeach 所引用之約布記第二十一章第五節文，「爾輩視我而驚，即以爾輩之手，加諸爾輩之口。」〕

〔見 Huschke, *ibid.* p. 18.〕

〔見 North American Indians, 3rd edit. 1842, vol. i. p. 105.〕

〔見 H. Wedgwoo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vol. ii. 1862, p. 35. 中關於恐懼 (terror) 震駭 (horror) 惶悚 (rigidus) 戰慄 (frigidus) 各辭源請參閱 Gratiotet, De la Physionomie, p. 135.〕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九日 Mr. A. J. Munby 致著者一書，其中有就恐懼之寫實的記述，茲抄錄於此。〕此爲 Cheshire 州 Tabley Old Hall 地方，一中世風舊家中之事。此家中除廚房內住有一管家人而外，無任何人居住。但各室內陳設有許多古風家具，懸掛保存有此家族之許多肖像，如紀念館博物院然。此家大廳之一面，有高貴之突出窗，其內欄有許多武器。下瞰此大廳之洋臺，可繞通大廳其他三面。入此洋臺之樓上各室，俱已門戶開放者。余居此等室中之一室，其寢室爲古式。一日余站立此室之中央，室窗在余身後，開放之門，在余身前，通過大廳凸窗染有顏色之太陽光線，由此開放之門而入我室，余於室中張望。斯時余有喪服在身，服色黑，襪裝短褲，腿帶黑帶，黑色路易十一世式中褶帽，其形狀恰似 Mephistopheles (浮士德) 古談中傳爲賣人靈魂之惡魔，出現於劇場者然。至於余背後之窗，自前面之人觀之，則完全爲使余身變爲黑色者，自不必言。余因眺望日光，身體全然呆立未動。在如是之時，而有沿洋臺拖鞋而行之足音到來，忽而門外現一老婦 (此老婦余認爲管房者之姊妹)，彼婦見門扉開放，驚而止足，

向室內張望。在此張望之際，所見余之形狀，自然仍如前所述，但忽然似受一種電氣作用者然，而彼婦全身運動停止，與余之身體相平行而向立。似乎此時始認識余狀之可怕者然，全身向上直伸 (在前爲身向前屈者)，以脚尖立地，同時兩腕伸開，上膊殆與身體爲直角，前膊又與上膊爲直角，因之前膊處爲垂直，手則以掌向余而大張開，拇指及其他指均僵直而箇箇分離。頭稍後仰，兩眼則張大而圓，口大張開，因彼婦帶有帽，其頭髮直立與否，未能確知也。當其張口會發粗大而尖銳之叫聲，其聲在彼婦以脚尖立地之時 (約有二三秒間) 及其後稍長久繼續之者，但其後復稍反諸正氣，隨即隨即旋踵而逃走。究竟彼婦視余爲惡魔或視余爲幽靈，余已忘之。惟就彼婦之行爲而詳細報諸閣下，諒閣下亦可想像其如何鮮活的印象於余之腦中矣。蓋因余之目擊此種奇異事象，此爲空前絕後也，至余自己此時則如何，凝視彼婦而自身亦若生根於其處而站立不動。因前之靜寂氣味的反動，甚爲急激，視彼婦之到來極爲奇異，余亦一半想像彼婦或爲此古房中所住之怪物。於是感覺自己此時口亦張開，眼亦擴大，在彼婦未逃走以前，一語未發也。其後，余實覺此事奇怪，爲發見彼婦之正體，究竟爲何，曾從彼婦之後而根蹤追跡之者。〕

〔Mosso 氏 (見 La Peur, 法譯本一八八六年版八頁) 謂家兔當驚起時，其耳一時呈現蒼白色，次變呈潮紅。〕
〔Mr. Bain 於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1865, p. 54 中，對於「印度一種判罪法之使犯人嚼米」習慣之起源，而爲次之解說，即「全被告，八啣一口米，暫時之後，令其吐出。若其米全乾，則認被告爲有罪。因其爲良心所苛責，分泌唾液之器官，已使之麻痺故也。」〕

〔見 Sir O. Bell, Transactions of Royal Phil. Soc., 1822, p. 308 及同人著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88 及 pp. 164-169.〕

人及動物之表情

●請閱 *La Väter* 論文集一八二〇年版第五卷二六八頁 Moreau 氏關於眼之迴轉之論文。又 Gratiolet 氏著

De la Phys., p. 17 亦請參看。

●請看第四脚注十七

●見 *Observation on Italy*, 1825, p. 48. 而白爾氏著 *The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68 亦引用之。

●〔*Mr. H. Jackson* 自 *Homer* 咏漂浪談之大史詩 *Odyssey* (*Ulysses*) 中引用次之詩句，謂 *Homer* 『視

悠然失望之標微與身體疲勞之徵候爲同。』其詩句見 *Odyssey*, xviii. 255-242 中。Telemachus 祈禱，願見求婚者被征服，垂頭喪氣而兩脚無力不能行，（失望）正如被戰敗之 *Irus* 脚不能站，又不能行，脚下兩膝鬆懈而無力，似醉人樣，坐而點頭（疲勞）。〕

●〔譯 *Dr. Stanley Haynes* 云：印度人因恐怖而變顏。〕

●〔*N. von Miklucho-Maclay* 氏（見 *Naturkundig 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 xxxiii. 1873）謂 *New Guinea* 地方之帕勃雅人（Papuan）因驚恐或憤怒而顏色蒼白。彼等土人之通常顏色爲黑棕褐色（dark chocolate-brown）也。〕

●（一八七四年三月一日波蘭紳士 *M. Henri Stecki* 自 *St. Petersburg* 致書著者，敘述一高加索（*Caucasian*）女士，無任何強烈情緒之刺激，而其頭髮亦起立。雖彼故意與彼女士談最快活之話題，亦見彼女之頭髮亦漸次紛亂。據彼女士之自言，如爲強烈情緒所影響，則頭髮紛亂而起立。如生活者然，『雖自己亦因而恐怖。』斯特其氏云，此時彼女士精神尚無異狀，其後信其當已成爲狂人。〕

●見 *Dr. Maudsley, Body and Mind*, 1870, p. 41 中所引用。

●見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68

●見 *Mécanisme de la Phys. Humaine*, Album, Légende xi.

●杜香魯氏事實執守此見解。蓋因彼將闊頸肌之收縮，歸於恐怖之戰慄（*trisson de la peur*）也。雖然，彼又於他處，將此動作與驚愕之四足獸之立毛動作相比較言之，但不能認爲完全正當。

●見 *De la Physiologie*, pp. 51, 256, 346.

●（一八七五年六月廿六日及九月十六日 *Southampton* 地方之 *Mr. T. W. Clark* 兩致書著者，敘述自 *water spaniel*（捲毛獵犬，本種與普通種不同者在毛髮粗硬而好水泳，巧爲狩獵）*retriever*（一種獵狗，大型而打獲之物，可使此獵犬前往拾回）*fox-terrier*（一種愛寵用犬）以及貓之恐怖而生出之瞳孔擴大。又 *Mosso* 氏在 *La Peur*, p. 95 中依據 *Schiff* 氏而記述有關於苦痛起瞳孔擴大之事。

●見 *White* 氏在 *Gradation in Man*, p. 57 中所引用。

●見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169.

●見 *Mécanisme de la Physiologie*, Album, pl. 65, pp. 44, 45.

●〔此態度非人所特有，著者之注中有『猿在寒冷時，一齊聚處，縮頸，縮肩』之語。〕

●*Mr. Wedgwood* 著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2nd edit. 1872, p. xxxvii. 之導言中有相同樣之說，請參看。

第十二章 人之特殊表情（七）——驚異、驚愕、恐怖、震駭

②〔維也納之 Professor Comperz 於一八七三年八月廿五日致書著者曰，以交抱之兩脇壓於兩脅之一種體態，原來或當爲與寒冷之感覺，作有用之聯合者。因之此體態可云常與自寒冷而生之戰慄相聯合也。如是，則戰慄起自震駭之感情時，而上記之體態，以其單因頻繁再起之寒冷感覺而成爲震駭之附屬物，故隨伴而生亦未可知。此種見解，必須將戰慄之原因，度外視之者。雖然，以戰慄作爲震駭表情之一部分而與之之時，對於上記體態之生起，又可助以說明。因兩腕曲屈而附着於兩脇，則露出之表面，可以減縮，故此因兩腕而起之體態，何以與寒有聯合關係，亦不難推知也。〕

第十三章 人之特殊表情(八)——自己注意慚愧羞恥

謙遜赧顏

赧顏之性質——遺傳——最受影響之身體諸部分——各種人種之赧顏——伴隨赧顏之體態——心之惑亂——赧顏之原因——基本要素之自己注意——羞恥——犯道德律及習慣律之慚愧——謙遜——赧顏之理論——摘要

赧顏爲所有表情中之最奇特而且最人間性者。猿猴固因激情而發赤，但謂任何動物亦能起面赤者，欲使吾相信，尙須要無數之證據。因赧顏而使顏面呈潮紅者，原因於小動脈之筋肉鞘起弛懈，因之而毛細管充血。而此肌鞘之弛懈則基因於其血管中樞受有影響。若同時而有大神經的興奮，則無疑的一般血行作用當受影響，但掩覆顏面之各細血管網，在羞愧之感覺下起充血者，則不原因於心臟之作用。吾人可因搔癢皮膚而發聲笑，可因打擊而發涕哭或起顫慄，可從苦痛之恐怖而生戰慄，以及其他種種可能，但如巴爾格斯博士 (Dr. Burgess) 所說，●吾人不能爲任何物理的手段，即對於身體上施以何等作用，而使之赧顏。所不能不受影響者，唯有精神。赧顏不僅爲不隨

意的；而有意的欲制止此赧顏之欲望，實際上反因導出自己注意，而亦使此赧顏之傾向有所增加也。

青年人比老年人最容易自由起赧顏，但在嬰兒期中則否。如吾人所周知，嬰兒在極幼時期，有因發怒而面呈潮紅者，此頗堪注目。余曾得有確報，謂有二女孩在二歲至三歲之年齡時赧顏，又有一感覺敏銳之兒童，在比前二女孩長一歲時，因錯誤受叱責而赧顏。比此等兒童年齡稍長之許多兒童，其赧顏已極為顯然。至於嬰兒之不起面赤者，似由於其精神能力尚未發達至容許其赧顏之程度也。白癡人之少赧顏者，亦爲此理。白老翁博士曾爲余觀察彼所受容之白癡病人，謂縱然有因置食物於彼等前面時之喜悅及憤怒，而明見彼等面起潮紅，但真正赧顏則決未之見。雖然，有一部分人，如尚未達完全癡呆狀態，則赧顏又得以起也。舉一例以明之，有一年十三歲之小頭性白癡人，照白恩博士 (Dr. Behn) 之記述，其眼在使之快樂或喜悅時稍發輝光，而因診病以脫其衣服時，則赧顏以轉其身於一方。

婦人比男子尤易於赧顏。年老男子之赧顏者固鮮見，但年老婦人之赧顏者實不甚稀少。雖盲

人亦不能逃此例。羅拉·布利吉曼爲生來之盲女人，又爲全然聾者，但亦赧顏。倭爾斯塔 (Worcester) 大學之校長布烈雅牧師 (Rev. R. H. Blair) 告余曰，當時在其盲啞院內居住之七八人中，有三名生來性之盲兒即爲非常之赧顏人。彼等盲人最初尚不覺彼等被人觀察，既如布烈雅氏所說，以此種智識印銘於盲人之心，爲盲人教育上之最重要部分，則如是獲得之心中印象，因增加自己注意之習慣而使赧顏之傾向，大爲增強，或屬當然。

赧顏之傾向，爲被遺傳者。巴爾格斯博士曾舉示一家族之例，此家爲父母十子所組成者，全家族中人無一例外而全起達最苦痛程度之赧顏。其子女等成長之後，『爲治療此種病的敏感性，有數人曾被送出外旅行，但無論如何，終無絲毫效力。』雖赧顏之特異性，似亦被遺傳者。沙·哲姆斯·帕哲圖 (Sir James Paget) 檢查一少女之脊骨時，見彼少女所現之奇異赧顏狀態，爲之一驚。最初爲一大赤斑紋現於一方之頰，其次面上頸上各處散布其他赤斑紋。帕哲圖氏其後以之詢問此少女之母親，是否其女常如是奇妙的赧顏，其母答曰：『然，吾女全然似余。』當其受此詢問時，其母亦赧顏者，帕哲圖氏已認知之，并見此母與其女呈同一特異性云。

大概赧顏時，其呈赤者僅爲面耳頸各部。但亦有許多人在激烈的赧顏時，全身體發熱而且作疹。此正所以全表面應受有何種影響也。赧顏之起也，有時謂紅自前額，但最普通者爲起自頰而後展至耳與頸。據巴爾格斯博士所調查之二患皮膚變白症者，見其赧顏起自頰上耳下腺神經叢上之圓形小部分，其次成爲大圓形。此面赤之紅圓與頸之紅色雖爲同時所生，但其間有明瞭之境界線。皮膚變白症患者之網膜，自然爲赤色，但其紅色則與面赤同時增加。無論何人，亦當注意每一赧顏起後，其他新赧顏如何容易在面上互相追蹤而起者。在赧顏之前，皮膚有特異之感覺。據巴爾格斯博士云，皮膚潮紅之後，大概繼以輕度貧血，因之知毛細管於擴張之後起收縮也。間或有於當然起面赤之條件下，不呈潮紅而反顏色蒼白者。例如有一青年淑女告余，謂在一盛大團會之時，自己之頭髮被緊掛於通過之僕人之鉤上，至解之頗費若干時間。自自己之感覺上言，以爲面必通紅，但據友人當場之確證，其顏色爲極度之蒼白云。

余極欲知赧顏可紅至身體之如何部分爲止者。幸有在職掌上能常得觀察機會之帕哲圖氏，在二三年間曾親切的爲余注意此點。據彼之發見，謂在面、耳、頸背，劇烈呈紅之婦人，其紅普通亦不

至更及於身體之下部。至鎖骨及肩胛骨爲止之下部亦鮮有紅到者。擴至胸之上部以下者，彼亦決未曾見一例。彼又注意赧顏紅色之消滅，有時非漸次看不明顯而消滅，乃成爲不規則之紅斑點而向下方消滅。藍谷斯塔夫博士亦爲余觀察臉面因赧顏而通紅身體則毫不現紅之數婦人。在患精神病者，尤其患精神病而似易於赧顏者，其潮紅可擴張至鎖骨爲止，爲白老翁博士所數次觀察。其中二人紅至乳部爲止云。博士又告余一既婚女子之例，此女子爲患癲癇病者，年二十七歲。於彼女子到病院之次晨，白老翁博士率同其助手等於其就寢中前往巡診。及博士等接近彼女之瞬間，彼女即滿頰滿額通紅，其紅色急速向兩耳擴展。彼女斯時非常狼狽而震顫。爲診視彼女之肺部狀態而解開其襯衫之襟紐時，其鮮豔之潮紅，突蔓延及於胸膛，在兩乳上部三分之一處，形成弓狀線，擴展至兩乳間之下方，幾達胸骨之劍狀軟骨爲止。此事例頗有興味，固然爲彼女之注意，被惹起於其自己身邊之此部分而成爲強烈之潮紅，但迄今未曾有如是程度之擴及於下方者。隨診查前進，彼女歸於平靜而潮紅亦消失，但其後此同一現象亦數度觀察之也。

前述事實，在一般法則上，可表示英國婦人潮紅不擴及於頸及上胸部以下矣。雖然，帕哲圖氏

又告余謂：在近時聞聽有一十分確實之例，有一少女爲想及猥褻動作之何事所激動，所有彼女之胴體全部及兩腳上部全面皆呈潮紅。摩洛（M. Moreau）氏^②亦憑據某名畫家之言而述一少女不得已承諾作裸體畫之摩得兒，及其衣服之初被解脫也，則其胸部兩肩兩腕以及全身皆通紅。

何以在許多時候，僅顏面、兩耳及頸呈紅，此寧爲有趣味之問題。以往往身體全表面感覺疼痛而且發熱也。其原因，似不僅主爲顏面及其附近之皮膚，習慣的被曝諸空氣日光及溫度之變化，因而小動脈收得容易伸張及收縮之習慣；而似爲此等部分與身體表面之他部分相比較爲異常的發達。⁽¹⁾ 摩洛氏及巴爾格斯博士所說，顏面容易爲熱病發作，普通溫熱，激烈運動，憤怒輕打擊等所變紅，而他方又容易爲寒冷與恐怖所變青，并妊娠中之面無血色者，恐皆同此理也。顏面又特別容易爲痘瘡丹毒等皮膚病所影響。此種見解，亦爲次之事實所同樣支持，即平素以殆近於裸體狀態步行之人種，其腕與胸往往成爲紅色，雖至腰部止有時亦紅。白老翁博士告余謂有一極易赧顏之淑女，其感覺羞慚或心神不安時，顏面、頸項、手頸、手掌，⁽²⁾ 卽皮膚露出部分全體，皆變紅。雖然，臉頸皮膚之習慣的露出，及在所有各種刺激物下此露出結果之反應力，究能以此而十分說明英國婦人

此等部分比他部分最容易偏於潮紅之一問題與否，尙不能無疑。何以言之，手中亦十分充滿有神經及小血管而且與臉及頸同樣多暴露於空氣及日光中者，但手之潮紅極爲稀罕。或者如吾人卽刻卽知，所謂心之注意偏向顏面較諸向身體之他任何部分皆爲頻繁而且激烈者能對此問題與以十分之說明也。

種人種之赧顏——縱然極黑之人種，其顏色之變化不能明瞭認識而在幾於所有種類之人種中，皆因愧怍之情緒而顏面之小血管成爲充血。所有歐洲之亞利安人種以至或種程度內之印度國民，其赧顏皆爲明顯。但阿爾斯金（Erskine）氏則謂決未曾見印度人之頸明瞭呈潮紅也。斯可圖氏謂屢見西基姆（Sikim）之勒浦卡斯人（Lepchas）於羞愧時，兩頰、耳根、頸之兩側，皆微呈潮紅，同時并眼沈而頭俯。此爲斯氏探知彼等之虛僞而責問彼等之忘恩負義時所起者。此種人種之顏色淺黑，故其面亦較他大抵之印度土人尤爲明顯。在其他印度土人中，據斯可圖氏云，羞愧或帶一部分恐怖時，與其謂爲可以皮膚色之變化表出，毋寧謂以轉頭或俯首并帶眼動目斜而表出者，最爲明白。

白人種中之色目人種，以其與亞利安人種有一般的類似，故如吾人所期待，而赧顏自如。關於猶太人者，耶利美亞書第六章第十五節有云：『否，彼等毫無羞恥，亦不能有赧顏之事。』愛沙·谷烈女史見一阿剌伯人在尼羅河划船，其術甚拙，被其同伴嘲笑時，則『其頸通紅，至頸之背後爲止。』達夫戈爾登夫人 (Lady Duff Gordon) 亦謂有一年青阿剌伯人，來夫人之面前時，面羞而發赤。

斯溫和氏曾見中國人之面赤者，但斯氏則以爲此乃稀見。雖然，中國人有『面慚而赤』之常語也。額齊氏所告余者，麻喇卹地方之華僑及其僻地居住之馬來土人，皆有赧顏之事。此等人中之以近於裸體狀態步行者，其潮紅展至體之下方，額齊氏曾特爲注意。除僅顏面潮紅之例省略不計外，據額齊氏之觀察，有一年二十四歲之中國人，其臉腕胸皆因羞愧而變赤；又有一中國人被詢以何故不好好幹事時，則全身亦通紅。就馬來人言，額齊氏見二馬來人，臉頸胸腕俱呈潮紅，別有一馬來人（布基族）紅至腰部爲止也。

波利涅西亞人亦自由赧顏。斯塔克牧師 (Rev. Stack) 就紐西蘭人而觀察者，其例不啻數百。

但次之一例，以其爲關於一異常黑色而且一部分文身之老人者，頗有揭出之價值。此老人以年納少數地租租其自己土地於一英人之後，英人極欲買一近在毛利人 (Maoris) 間流行之二輪一頭馬車，而不能已，於是想先收四年地租爲之，來向斯塔克牧師商量可否由佃地之英人，以四年地租，先行全繳。此人年老而拙，身貧而衣服襤褸，爲虛榮心所驅使，而欲自驅馬車，此種心情，頗爲可笑。斯塔克牧師因之不禁噴飯，其時『此老人則大爲赧顏，至髮根爲止而潮紅。』浮爾斯塔爾 (Forsyth) 曰：在塔西齊島中最美婦人之頰上，『君當易辨其擴展之潮紅。』其他太平洋各羣島之土人，亦曾被吾人見其赧顏者。

華盛頓馬休斯氏曾屢見北美洲種種未開化印度人之青年女子面上呈現赧顏。據布利吉氏云，在堤耶拉德爾費果內大陸反對側之極端地方，其土人『大爲赧顏，此固主爲關於婦人之觀察，但彼等對於自己之穿着，確亦羞慚而面赤。』此後之一點，所謂因衣服穿着而赧顏者，與余就費果人哲米已通 (Jenny Button) 所記憶者頗相符合。即巴通氏擦自己之靴，及拚命修飾自身之事爲人所擲揄時，則大爲赧顏也。關於波利維亞之高原地方居住之愛馬刺印度人 (Aymara) 者，浮

爾布斯氏(Mr. Forbes)曰，^⑤彼等之面赤，因皮膚色之關係，不能如白人種之面赤程度，明瞭認知之。雖然，在能使其面赤如吾人起赧顏之事情時，猶然『可常見與謙卑或困惑之表情相同』之表情。且雖在暗中，而臉上皮膚之溫度上昇，亦可感覺，正與歐洲人之面熱完全相同。『南美洲常暑溼地居住之印度人，外觀上其皮膚不若其大陸北部南部居住而皮膚於長久期間曝諸種種氣候變化中之土人，容易與其心理的興奮相應。何以言之，皮膚顏色須與心理的興奮相應，正如漢波爾圖(Humboldt) 不言抗辯而引用西班牙人之冷笑曰：『不知赧顏之人，如何可以信用。』^⑥ 方斯皮克斯(Von Spix)及馬爾球斯(Martius)曾談及巴西土人，確謂：彼等不能謂為真正赧顏。『吾人於印度人中能認知其表示心理情緒之顏色變化者，唯有其印度人長久與白人交往之後，或受若干教育之後。』^⑦雖然，赧顏之能力，固難信其為如是發生者，但因教育與新生活之結果，而自己注意之習慣應使赧顏之內的傾向，大為增大也。

有多數確實可信之觀察者曾告余曰，黑人而在如吾人之起赧顏事情時，縱然彼等之皮膚為黑檀色，但似潮紅之外觀，吾人亦曾見其現於彼等之面上。或有記述此顏色為褐潮者，但大都謂為

黑色更見增強。皮膚中血脈供給之增加，似同樣亦增加黑色。是以或種發疹性之疾病，在黑人方面，其患部一見不如吾人患此病者之加赤而為更加黑也。^⑧其皮膚大概為因毛細管充血而更加緊張之故，則反射稍與以前相異之色調。黑人顏面之毛細管，亦因羞愧之情緒而充血者，吾人可以確信。何以言之，巴豐氏(Buffon)曾有記述，^⑨謂一有完全皮膚變白症之女黑人，在表示其裸體時，其頰上有深紅色之微色澤現出之也。皮膚之癢痕，在黑人中，為長久以白色存留者。據常有觀察女黑人顏面上此種癢痕之機會之巴爾格斯博士云，彼曾明白看見『彼黑女如突被問話或因小事被叱責時，其白色癢痕必變赤。』^⑩其潮紅之起，見其由癢痕周圍，進向中部，但未曾達到中心。黑白混血兒往往有為異常赧顏之人者，有面上潮紅又復繼以潮紅。由此等事實觀之，縱然黑人之皮膚上不現赤色，而因慚赧顏實不能有疑。

蓋卡酋長及巴爾巴爾女史所向余確言者，南非洲之卡肥爾人決不赧顏。但或者此其義亦不過謂不能分辨其顏色之變化而已。蓋卡酋長有附言，謂彼之族人，在如歐洲人之起赧顏時，則『昂首以羞慚給人看』云。

關於黑色與黑人同等之澳洲人者，有四報告者確謂決不赧顏。第五人之回答謂爲可疑，謂僅一次因其皮膚極不潔淨得以辨認其極強之潮紅。答起赧顏者三人，威爾遜氏 (Mr. S. Wilson) 并附記之曰：此唯在極強情緒下及皮膚長久間露出，并因不潔而未十分黑時，得以辨認之而已。藍格氏 (Mr. Lang) 答曰：『據所辨認，羞恥殆必使其赧顏，往往紅至頸部。』其羞恥之表示則如藍氏所附言，『以兩目左右轉動』爲之。藍氏爲土人學校之教員，因之彼所觀察者主爲兒童。兒童比成人尤多赧顏乃吾人所知者也。塔浦林氏 (Mr. G. Taplin) 所見者爲混血人之赧顏，彼并謂土人有表示羞恥之語云。哈格勞雅爾氏爲未曾見澳洲人赧顏者之一人，其言曰：『彼等土人因羞愧而俯視地者余曾見之。』官教師巴爾馬爾 (Mr. Bulmer) 曰：『余在土人之成年者中，未能發見有何種類似羞愧之物，但兒童當羞愧時，則其眼恰似不知看何處始好者然，而呈一種不安而且若有淚濕之狀，余曾見之。』

以上所舉各事實，余信足以十分表示赧顏不論有無色之變化而爲大抵或恐爲一切人種間所共通者也。

隨赧顏而見之運動及體態——在有猛烈的羞恥感覺時，則有欲遮掩此羞恥之強欲望。吾人爲努力遮掩羞恥，每取扭轉全身之態度，尤其取掉轉臉面之態度。含羞帶愧之人，因爲不堪當面者之凝視，殆必眼視下或斜視。普通同時尚有欲遮避羞愧樣子之強欲望，故雖努力想正視所愧對之人物，但終不可能。凡此等反對傾向間之軋轉，致導出眼之種種不安定運動。余曾注意有二位女士，彼等皆爲極易赧顏之人，當其赧顏時，以異常速度不斷的瞬動其眼臉，一見似乎習得有極奇妙之性癖者然。劇烈之赧顏，有時尙伴隨有眼淚之輕微滲出。余想此種流淚之原因，在淚腺受血液供給增加之影響，即吾人所知，奔流於包含網膜之隣接部分各毛細管中之血液供給增加，於此淚腺之滲淚上有關係也。

以上各運動，爲古今許多學者所曾注意，又世界各處之土著人，如何以俯視或斜視或其他不安運動表示羞愧，亦已有所記述。舊約全書中伊士刺篇第九章第六節，伊士刺大聲疾呼曰：『吁嗟乎吾神，吾心慚，吾顏赧。』不敢仰面對神，吁嗟乎吾神。』又伊賽亞篇第五十章第六節有曰：『吾有愧，不蓋吾面。』羅馬有名斯托伊克派哲學者瑟涅卡 (Seneca) 致路西柳斯書十一之五，有曰：『羅

馬優伶，頭垂，目注地而俯視，但能於演羞恥事時不赧顏。』第五世紀時之羅馬文法學者馬克洛比雅斯 (Macrobius) 所著龐王祭第七卷第十一章有曰：『自然哲學家有定言，自然如爲羞恥所動，則擴張血液於自然之前以爲面紗，正如吾人所見，吾人人類任何人因慚而赧顏時，亦往往以其手加諸其人之面前者然。』沙斯比亞所著泰塔斯·安德羅尼卡斯劇第二幕第二場，馬爾卡斯向其姪言曰：『呵！你因羞愧而掉轉面孔哪。』有一女士告余，謂在羅克病院遇見一舊相識之小姐，此小姐現在已成爲一可憐之漂浪人矣。女士走近其身邊時，彼可憐小姐即以被褥蓋其面，無論如何勸慰，彼亦不露出面孔云。吾人又屢屢見小孩害羞或帶愧時，掉轉面孔，以站立原狀而藏其臉於其母親之上衣內，或踣頭伏其臉於母親之膝上。

心之混亂——激烈赧顏時，大多數人俱精神能力爲之擾亂。此種擾亂狀態吾人可於普通語所謂『彼女人手足無措』者之中見之。居此狀態中之人，其心失其平靜而不正，其出言每奇妙而不恰當。彼等往往大爲惱惑，言語滯澀，舉動笨拙，或狀貌奇異而不正。有時尙可見一部分顏面筋肉之起不隨意的攣縮。曾有一極易赧顏之青年女士告余，謂其當處在如是狀態時，雖自己所言爲何，

亦不知云。余問以此種狀態是否從自己已知其面赤之一種意識而生出之一種對人不好意思的惱惑，則即答曰：不如是，『因在自己之室內偶然因或種想念而赧顏時，亦有時起全與此同樣之感也。』

余擬於此舉一感覺銳敏人等所容易起之心理極度動搖之例。有一余所能確信之紳士，向余確謂曾目擊所述之光景。即爲一極容易赧顏之人，開一小晚餐會，其人起立述感謝之意時，僅將所完全暗記在心之演辭，以絕對沈默之態度復誦一遍，一語未曾發出；但彼本人之動作則似若大鼓勁演說者然。彼之友人等，則察其狀勢，於彼之體態每表示一話段時，高聲對此所不得聽聞之雄辯而給以喝采，而彼本人則決未曾覺自己始終在完全沈默中演說也。不但此也，其後彼反大得意而告吾友人謂彼認彼之演說已大成功。

人當大感慚愧或含羞而劇烈而赤時，其心臟急速鼓動而氣息被攪亂。此乃對於腦髓內之血液循環，及恐其精神上，不與以影響不可能者也。但自憤怒及恐怖對於血行所與影響更爲有力一點判斷之，則對於激烈赧顏中各人之混亂的精神狀態，只如是說明，究能滿足與否，似乎不能

無疑。

真正之說明，在頭部及面部各表面之毛細管血液循環與腦髓之毛細管血液循環間存在之密切的交感作用也。甚明。余以此問題向白老翁博士徵求材料，彼曾以種種支持此說之事實寄余交感神經被在頭部之一側面上分割時，則此側面之毛細管即弛緩而充血，皮膚變赤而且發熱，同側面之頭蓋骨內溫度同時亦增高。腦膜之發炎，足以導起顏面眼耳之充血。癰癩發作之第一階段，似為腦血管之收縮，而其最初向外部之表出，為顏面之極度蒼白。頭部之丹毒，普通致起譫語。雖用強烈洗滌液灼燒皮膚藉以緩和頭痛一事，余亦以為根據此原則而為之者也。

白老翁博士曾屢以亞硝酸戊基蒸氣施諸病人。此蒸氣具有能於三十秒乃至六十秒間惹起顏面鮮紅之特異性質者。此種發赤，幾乎所有各點，俱與赧顏之潮紅相似。自顏面數箇明明相異之點開始，然後展開至包括頭頸及胸前部之全表面為止。但展至胸部為止者，唯觀察得一例。網膜中之動脈被擴大，眼發輝光，且有一例見有微淚滲出。病人最初感覺愉快，隨潮紅之增進而達昏亂昏迷。據一屢被施用此蒸汽之婦人言，當其覺熱時，則立即昏迷矣云。在恰正開始面赤之人中，如

自其眼之光輝及其活潑之行動判斷之，則其精神力有幾分被刺戟，似乎可見。精神混亂之事，不僅限於赧顏過度之時。故認在吸入亞硝酸戊基蒸汽時，及赧顏時，雙方皆於精神力所由生之腦髓部分，受影響之前，顏面之毛細管已先被影響者也。

反之，而腦髓若第一被影響時，則皮膚之血行為第二次的受影響。白老翁博士如其所告余者曾屢見癰癩病者之胸部有散在之赤色污點及斑紋。在此等時候，如其胸部或胸部皮膚而用鉛筆或其他物體微微的擦之，其表面不出半分時間即有鮮明之赤色斑點滲出，在更顯著時候，雖單以指頭觸之亦現，此亦斑於其所擦或觸之兩傍，展開至某種距離，而數分間持續不消散。此等亦斑稱為圖路索氏腦斑(Cerebral maculae of Trousseau)如白老翁博士所述，為表示皮膚血管系統之極變異的狀態者也。若吾人精神力所由生之腦髓部分之毛細管血行與顏面皮膚之毛細管血行間，果有密切之交感作用存在（此存在不能無疑者），則使起劇烈面赤之精神的原因，亦能與彼等自身之妨礙的影響無關，而獨立的惹起精神之大混亂，不足怪矣。

起赧顏之精神狀態之性質——此等精神狀態為羞恥慚愧及謙遜所構成，至於此等中之本

質的要素，則爲自己注意。原來，藉他人之意見而轉向自己容姿之此種自己注意，始爲其興奮之原因，此頗有多數可信之理由。至關於道德行爲之自己注意，雖亦可藉之而由聯想力以生出同一結果，但此已爲其後者也。使起面赤，不單爲在自己之容貌上熟思反省即可者，但必須審思他人對於我自己所想如何。在絕對孤立無人之場所，雖感覺極銳敏之人，對於自己之容貌亦極其淡然無所感覺。吾人感覺叱責及批難，較之感覺嘉獎尤爲銳敏，因之無論就吾人之外貌，或就吾人之行爲，加以輕蔑的言語或嘲笑，較之施以嘉獎，尤易使吾人面赤。雖然，嘉獎賞贊亦爲使起面赤之有效者，則無可疑。例如有一位美少女，受一男子不轉眼的注視時，縱然彼女子十分知彼男子非輕蔑自己，亦報顏。許多小孩亦如年長而感覺銳敏之人，因受誇獎而紅臉也。以下擬就次之問題加以論述，即他人注意自己容貌之一種意識，如何立使毛細管充血，尤其使顏面之毛細管充血。

不向其道德的行爲而向其容貌之注意，乃爲獲得報顏習慣之基本的要素，余有信此之理由，茲述之於次。此等理由，一箇一箇，分別言之，固覺微不足重，但結合之，余以爲極其重要。欲使含羞之人面赤，誰人亦知無論如何輕微，不如就其容貌上爲何等言語。在極易報顏之婦人，雖注意其所着

之衣服，亦足使其臉通紅。柯爾利吉 (Coleridge) 氏有言，欲使有一部分人面赤，祇須以眼釘視其人面，即足。——『能者請說明之』。

就巴爾格斯博士所觀察之二患皮膚變白症者，『苟稍一檢視彼等之特異性，』必使彼等大爲面赤。如就注視其個人容貌而使其報顏一點言，婦人較男子尤爲敏感，尤其年長之女子與年長之男子相比較時如是，彼等年長女子最容易自由報顏者也。關於此同一問題，年青男女較老人感覺尤銳，又較易於報顏。至於極幼之兒童，則又不報顏，且不表現普通伴隨報顏之其他各種自己意識之徵候，而毫不審思他人就自己所想者，乃爲小孩之主要情味之一。在如此幼小時代，彼等小孩之視不相識之人也，如在無生物中所見，釘眼而目不轉瞬的熟視，此種狀態，吾等年長者到底不可模倣也。

青年男女，對於關係各自容貌之相互意見，感之最敏，此爲任何人亦明白者。彼等在異性之前，較之在同性之前，爲不可比較程度之報顏。雖不甚容易紅臉之青年男子，在被一少女就其容貌少施嘲笑時，亦劇烈的報顏，但彼少女就他任何重要問題而評論者，彼則毫不一顧也。世界中

較他任何物尤互相尊重贊美與戀愛之一對年青幸福愛人，恐其在互相求愛時，必面亦不知經過若干多次者矣。據布利吉氏云，縱提耶拉德爾肥果之蠻人，亦『主因關於婦人，又確因關於自己之容貌』而赧顏也。

在身體之一切部分中，顏面為表情之主要場所，為音聲之源泉，故考察最多而且最重視，乃當然之事也。顏面又為美醜之主要所在，通全世界，大都講究修飾臉面。是故此顏面在幾世之間，已成為比較身體上他任何部分尤為縝密熱心之自己注意目的物。如照此處所示之原則，則吾人對於顏面何以容易潮紅之理，得以了解矣。縱然，因暴露於溫度之變化及其他等等而使在顏面及其附近之毛細管，恐大為增加其開張及收縮力，但僅以此等，尚不能說明此等部分何以比身體之他部分最多呈潮紅之理由。蓋因此不足以說明手常暴露於外而幾不呈潮紅之事實也。歐洲人在顏面劇烈潮紅時，全身稍微發疹；至於一生涯幾常赤身裸體行走之人種，則赧顏較吾人赧顏時之展開表面尤廣。凡此等事實，皆在或種程度內得以理解者。何以言之，原始人之自己注意，與今猶赤身裸體行走之人種之自己注意同樣，不似現在常穿衣服行走之人種，祇限於其顏面也。

吾人曾見世界到處因道德的違背行為而感覺慚愧之人，不管他人就彼等個人之容姿如何考察法，亦動輒有掉臉俯首藏面之傾向者。但其目的，則不能謂為在遮掩赧顏。何也，例如已將犯罪完全自白而行懺悔之時，已不容有任何遮掩羞愧之欲望存在矣，在此情形之下，猶然如是掉臉藏面。雖然，原始人在彼等獲得道德上之大敏感性以前，恐已就其容姿上先獲得有大敏感性者矣，至少關聯於異性而就其自己之容貌上而早有敏感性。因之就其自己之容姿而加以任何貶議，亦會感覺苦痛者矣。此亦慚愧之一形式。因為顏面在身體中為最易被人看見之部分，故面容有愧之人，務必欲掩遮此部分，可以理解之也。如是收得之習慣，在因嚴格的道德原因而感覺慚愧時亦現出，自屬當然。否則何以在此種情形時，有欲比較他部分多掩藏顏面之欲望存在，殊不易知。

掉眼或俯視或左右不安定的動眼，如此凡屬感覺慚愧之人之一般的習慣，恐從直向眼前之人之一瞥而生，即每一瞥眼前之人，即有一種信念存於心中，謂自己在被眼前之人注視。於是此人為欲一瞬時間逃脫此苦痛的信念，則努力不看視眼前之人，尤其不看視其人之眼。

羞恥——此種奇妙精神狀態，往往稱為面愧 (Shamefacedness) 或外慚 (False shame)，

或擬似慚愧 (*Mauvaise honte*)，似爲所有一切赧顏原因中，最爲有效者之一。實際上，羞恥主爲以面赤、眼之斜視或俯視，及身體笨拙之神經運動而認識之者。許多婦女之由此種原因而赧顏者，較之施以何等相當叱責之事而彼婦女因此事而真感慚愧以赧顏者，實爲百與一之比。或恐爲千與一之比，即後者一回而前者百回或千回也。羞恥之起似爲基因於他人之意見，尤其他人關於余之外貌之意見者，至其意見爲善爲惡，則無論。兩不相識之人，對於吾自己之行爲或性格上無何等可知之事或可注意之事，故不足介意，但此不識之人或者批評吾之外貌亦未可知，抑或往往實際加以批評，是以易起羞恥之人在不相識之人面前，有特別容易帶羞且面赤也。就衣服上何等奇異點或單就衣新一點而生之意識，或就人之風采上，尤其顏面上有何等輕微瑕疵（此等皆爲惹起不相識之人注意之點）而生之意識，皆使易起羞恥之人起莫大之羞恥者。反之而在關於行爲非關風采之時，則在吾人已稍認其批評有相當價值之相識人面前，較之在不相識者之前，尤容易害羞。例如有一醫生告余，謂曾以侍從醫生隨一發財年青侯爵出外旅行，在其支付醫生之薪金時，則赧顏如一少女。但此年青侯爵向商人支付賬款時，恐未曾有赧顏或含羞之事也。雖然，亦有人感

覺最敏者，對於幾乎無論何人僅單爲向之說話之動作，亦已喚起自己意識，而結果致起輕微赧顏。自此方面之敏感性言，凡以非難或嘲笑惹起羞恥與赧顏者，較之使用讚美，尤爲容易。但對於某一部分人讚美亦大有效。自負不凡之人，不甚害羞，以甚自評甚高，不將他人之輕蔑放在意中也。何以傲慢之人，亦如事實所表現，往往害羞耶？其理由爲彼雖具有自負心，而實際上，他人之意見縱然含有輕侮之意味，亦不可不大爲顧慮。非如此解說，則不甚明瞭。非常容易害羞之人，在彼最相熟識而且知其可十分確實得其善意與同情之人之前，亦幾不害羞。例如女兒在其母前，即是。關於害羞是否各種人種間俱有一點，余向各方之詢問書中，業已省略。但有一印度摺紳，向愛爾斯肯氏確言，害羞一事在其國人中亦能認知之云。

如威吉武篤 (*H. Wedgwood*) 所著語源學辭典所載，數國語言所表示之此羞恥語源，與恐怖有密切關係。但在通常之意義上，則與恐怖有別。含羞者固無疑的恐怕不相識者之注意，但不能謂爲恐怕其人。若在戰爭上，彼或者如一英雄樣之大膽，亦未可知，但在一不相識人之面前，就此極瑣細之事而亦無有自信。幾乎無論何人，初向大衆作演說時，皆爲極端的神經質。且大多數人在

其一生涯中，亦如是者。但此種神經質的害怕，似原因於次之二項，即將欲到來之大努力之意識（尤其於吾人所未曾經驗之努力）。●并與其謂爲羞恥無寧謂爲其意識所給與身體組織之聯合的影響也。●至膽怯者或含羞者，在此種時候，特別比他人無限的多受影響，則屬無疑。在極幼之兒童中，恐怖與羞恥，誠屬區別困難，但彼等幼兒所具之羞恥感情，余屢屢以爲如野生動物所具之野生的性質。野性起於極幼時，羞恥亦於極幼時起現出者也。余之一小孩，在二歲零三箇月時，余已見其現出確似所謂羞恥者之痕迹。此乃因爲余僅一星期不相見之後所對余現之者。此羞恥表示并未赧顏，只二三分間其眼聊爲不好意思的看余而已。又在其其他時候，余又曾見尚未獲得赧顏能力以前之幼兒眼中表示羞恥或擬似慚愧或真正慚愧者矣。

羞恥明明基因於自己注意，故爲兒童害羞而叱責兒童，不獨對於兒童無益而反有損，此種意見之正當，吾人得以認知之。何以言之，兒童害羞，已自己注意矣，叱責之猶更使彼等對於彼等自身喚起更縝密之注意。次之主張，余亦以爲最合理。即「以無慈悲的旁觀人之探查眼，不斷的注視彼等兒童之感情，考究彼等兒童之面貌，測量彼等兒童之感受性程度，其傷彼等幼者之心也，較任何

物爲酷。在此種檢查之強制下，彼等兒童除自己被人注視外不能想任何物，除慚愧與憂懼外不能感覺任何事。」●

道德的原因：犯罪——關於因嚴格的道德原因而赧顏者，吾人亦發見仍爲與前同樣之基本原則，即對於他人向我之意見有所顧慮。人有獨居而衷心懺悔自己所犯之何等小過者，亦有對於人所不知之犯罪而痛自責備以苦悶者，但赧顏者則無有。故知使起赧顏者決非良心。巴爾格士●有言曰：「余在責余者之前赧顏。」使顏面通紅者，非罪過之感覺，乃爲他人想余有罪或知余有罪之意思。人固有稍說假話而滿懷已感覺慚愧仍不紅臉者，但一感覺彼恐怕已覺我話爲虛假，則只此一念，已足使顏面即刻變紅。尤其對方爲吾所最敬畏之人而恐其被發覺時，如是。

他方面，對於神則異趣。人有信自己一切動作皆爲人所知，深識自有罪過，而向神求宥恕者。但在此種時候，如一極易赧顏之女士所信，決不至使起面赤。吾之行動爲神所知，與吾之行動爲人所知，其感覺不相同也如是。對此不相同原因之說明，余想可如次。即就不道德行爲而人所施之責難，其性質上稍與他人關於吾人容貌風采所下之批評相，似故，由此聯想而導出兩者同樣之結果；但

神之責難，則不能使之起如此之聯想也。

就何種犯罪而被詰問時，縱令全屬子虛而許多人亦常強烈的面紅。如前述極易赧顏之女士所向余言者，雖想及被他人想自己曾說不親切或愚昧之語，縱此全屬誤解，自己始終知之，而亦十分惹起赧顏。有種動作，或本有賞讚價值抑或與褒貶無關，但在感覺銳敏之人，則疑他人或不作如是想，因隨此疑念而面赤。例如有一女士，在一人獨處時，給乞丐以錢，毫不赧顏，但若有人在旁而為此時，則疑旁人嘉獎自己此行爲與否，或直認自己爲眩耀有錢而爲者亦未可知，因此疑念而紅臉。與此同樣者，尚有彼女士申請營救一墮落女子之急難時，尤其營救以前在良好境遇時互相熟悉之一女子時。蓋因此時自己之行爲究被他人如何認法不能確實感知也。如此等時候，則混合而成爲羞恥。

失儀——禮法儀式，常關係於在他人面前或對向他人所行之行爲，不必與道德意識有何關聯，且往往爲無意義。但以其緣於吾人所極尊重其意見之同輩或先輩之固定的習慣，故得認作幾與對於大人先生所敬禮之禮法爲同樣的強制遵守。因之禮律之違背，即所謂無禮，不恭敬，不檢點，

失言者，雖則全屬偶然，而能面赤之人，則亦惹起最劇烈之赧顏。雖經過多年月之後而憶及如此之失儀動作，亦使人全身聳然。不但自己失儀如是，而對於他人失儀所生出之同感亦強。其強之程度，正如有一女士向余所確言，赧顏最敏感之女人，見全不相識之人所行極違背禮儀之事，其動作雖與彼女自己無何等關係亦面赤也。

謙遜——此亦爲惹起赧顏之一有力的原動力。但此謙遜 (Modesty) 一辭中，包含有種種精神狀態。卑下 (Humility) 之意義，亦含有之。吾人屢見有人因受稍微之賞讚而大爲歡喜以赧顏者，又或者因他人所加之賞讚自思以爲比自己所定之低標準過高，而覺不敢當，以赧顏者。此種時候之赧顏，含有對他人意見關心之通常意義。但亦常有關於粗野之動作。粗野云者禮儀上之關係事件也，吾人在全然或幾乎赤身裸體行走之國民中得明白見之。謙恭以禮自防之人，見此等粗野猥褻之動作最容易赧顏。蓋因此種動作，違背確切而且適宜制定之禮儀也。此正所以表示謙遜有禮 (Modest) 一語，自行動合法度準則 (Modus) 一語而導出者。加之原因於此種謙遜之赧顏，一般關係於異性，故更有劇烈赧顏之傾向。凡吾人之赧顏傾向，皆如是因關於異性而增加者，吾

人前已屢見之者矣。於是吾人將此謙遜有禮 (Modest) 一辭，如從來所認定之意義，適用於二種人，一爲就自身具有謙遜之意見者，一爲對於他人之粗野言行而極度敏感者，因此二種精神狀態未具有他何等共通之物，只此二種時候，已容易起赧顏也。羞恥亦起自此同一原因，被誤認爲卑下意義之謙遜者，往往有之。

如余所躬自觀察，或確聞諸人，人又有因何等不快之回想而臉通紅者。最普通之原因，似爲與人相約之事，未曾履行，突然想及。在此種時候，當爲『彼以余爲如何人耶』之一種想法，半無意識的通過心坎，於是而帶真正赧顏性質之潮紅相攜而來。雖然，此潮紅在大多數時候，究基於毛細管血行所受之影響與否，則仍不能無疑。何以言之，吾人尚須記憶如憤怒或大喜悅，幾乎所有一切強烈情緒，作用於心臟中亦使顏面變赤也。

絕對的獨處之時，亦有赧顏之事被興奮以起，此種事實，頗與此處所下之見解相反。即吾人此處認赧顏之習慣原爲自想念他人就吾抱如何懷想而起者也。既絕對孤獨，此見解似乎不合。稱爲大赧顏家之多數婦女，關於獨處時赧顏之見解，俱一致，而其中有數名信爲曾在暗中赧顏者。自

浮爾布斯氏就西印度人一種族之愛馬拉人 (Aymaras) 所述，及余自己所感，此後之一說，頗爲正當，余無疑意。是以認沙斯比亞所作尤利耶圖劇第二幕第二場，使非爲獨處之尤利耶圖 (Juliet) 向羅墨倭 (Romeo) 作次之言語，爲誤也。

你知道有這夜晚的假面具帶在我的面上，

不然，我這兩頰恐怕是要染作處女的羞顏的

因爲這個緣故，今夜把我的話使爾聞之。

雖然，獨居而赧顏時，其原因，幾必爲關係於他人對吾自己之懷想，即關係吾自己在他人面前所爲之舉動，或爲他人所猜疑之舉動者，抑或爲吾人反想他人若知吾自己之舉動，究對於吾此舉動作何感想之時。誠如是也，而一二報告者，又信對於與他人毫無關係之舉動所起之慚愧，而亦見赧顏。若然，則吾人不能不歸此結果於極與通常起赧顏者相類似之精神狀態下之根深蒂固的習慣與聯合之能力矣。并且此亦無須認爲意外，何以言之，如吾人適纔所見，雖吾人對於他人作極大的違禮失儀時起一種同情，而亦信有時使吾人赧顏故也。

於是余最後作次之結論。赧顏之起也，無論原因於羞恥，原因於真有過失而慚愧，原因於失儀背禮而慚愧，原因於由卑下而起之謙遜，原因於自粗野猥褻而起之謙遜，皆基因於同一原則。此原則爲吾人就他人對我有如何意見，尤其對我有如何貶議時之一種敏感的顧慮。即第一爲他人對我的風度，尤其對我之面貌有如何意見，如何貶議，第二爲因聯合與習慣之力而他人就吾之行爲，上有如何意見，如何貶議，一置念頭，便赧顏耳。

赧顏之理論——吾人茲所當考察者何以他人就吾人之感想而能影響於吾人之毛細管血行？白爾氏之主張曰：『赧顏』爲表情之要素，可從其赤色只及於面頸胸之表面即最多露出之部分而推定之。此非後天習得者，乃先天生得者。『巴爾格斯博士信此爲造物主所考案，即造物主』爲使精神得有將道德的感情之種種內的情緒表示諸兩頰之支配力，一以有助於自治，一以有助於作吾人認他人違背神聖不可輕犯之禮儀之標記，而考案出此赧顏。谷拉學烈氏單爲次之言說，其言曰：『最理知的最社會的存在者，亦爲最得以理解者，此自然之命令也。人之所以與禽獸有別者，厥爲此赧顏或青顏之機能，此機能爲人之優於他物全於他物之一種自然的標識。』

認赧顏爲造物主所特別案出者之此種信仰，與目下廣爲承認之進化一般理論相違背。但就此一般問題，而於此處辨論，余毫未負有此種義務。凡信造物主考案說者，在說明何以羞恥爲赧顏之一切原因中最爲頻繁最爲有效者時，當遭逢困難。以羞恥爲使赧顏人受苦，使見者不快，對於任何方面皆不甚有益故也。如黑人及其他黑色人種，皮膚色之變化，幾不能辨認，或全認不清者，其赧顏之說明，又將發見困難矣。

微微之紅顏，反可增加處女面貌之美，此無可疑者。土耳其王之後宮中，能赧顏之高加索薩爾卡西亞(Circassia)地方女子，較鈍於羞澀之女子，估價最高。但堅信雌雄淘汰之效果者，亦難想像此赧顏爲女子之性的裝飾而習得之者矣。何以言之，此種見解，仍與適纔就黑色人種所不能辨認之赧顏說述者相反也。

吾所認爲最有可能性之假說，雖一見或有認爲太早計者亦未可知，但余以爲如次。凡強烈的對向身體何處所給與之注意，有對於其部分之小動脈之通常而強壯的收縮，與以妨礙之傾向。其結果此等血管在此種時候必多少鬆懈，而即刻爲動脈血所充滿。如幾多世代間對於同一部分而

有頻繁之注意給與之者，則此種傾向當因神經力容易流行慣熟之通路而藉遺傳之力以大為增強。吾人信他人在貶議吾之風度容貌或在考慮吾之風度容貌時，吾人之注意必鮮活的對向吾人身體外部所可看見之部分。而所有此等部分中，吾人最銳敏的感到者厥為顏面，恐在過去幾多世代間即無疑的如是就顏面敏感之者矣。故若暫行假定毛細管為得因緊切的注意所影響者，則顏面之毛細管可云已成爲最敏感者矣。況更因聯合之力，而每一思及他人在考慮或檢察吾之舉動或性格時，又有一次與此同一之結果繼之而起乎。

此學說之根據，在認心之注意爲具有影響毛細管血行之何等力者。故對此問題多少有直接關係之相當多數細目，頗有說明之必要。能以廣博經驗及知識而卓絕的下穩當判斷之數名觀察者，^①皆確信注意或意識（荷蘭德 Sir. H. Holland 認識一辭更爲明瞭）集注於身體上之幾於任何部分，亦即於其部分生何等直接之身體的影響。對於不隨意肌肉之運動，及不隨意的動作時隨意肌肉之運動，腺之分泌，感官及感覺之活動，雖各部分之營養，此亦可適用也。

心臟之運動，如吾人對此運動而緊密的注意，則受影響，此人所知者，谷拉學烈氏^②舉有一例，

謂有人不斷診視自己之脈搏，且計算其數，結果至使其每跳六次，停止一次。他方又有余父告余之一例，有一謹慎之觀察者，其人確患有心臟病，其後因之而死者，據其人之確言，其脈搏平素極度的不規則，但彼以爲最意外者，余父每一入其室則脈搏必即變爲有規則者。荷蘭德氏有言曰：^③『因意識突然注向此部分，及固定於此部分而於此部分之血行上所起之影響，往往甚明白而且即時者。』曾特別注意此種現象^④之萊可克教授（Prof. Laycock），其主張爲『注意無論向身體何處時，其神經興奮與血液循環，必局部的昂進，其部分之機能的活動必增進。』^⑤

腸之蠕動，爲一定週期間所給與之注意所影響，此一般所信者。而此等運動則基因於平滑不隨意肌之收縮。在癲癇病舞蹈病歇斯鐵里神經病中隨意肌之異常活動，爲發作之豫想及眼見他病人之同樣病狀所影響而起，乃吾人所知。^⑥呵欠及笑之不隨意的動作，亦然。

或種腺之作用，爲吾人想及此腺之一種思念所大影響，或爲吾人想及此腺平素所受興奮之條件之思念所大起影響。例如吾人心中想及非常酸之水果時，則垂涎之分泌必因而增加，任何人亦知之。^⑦欲抑制或增進淚腺之活動，祇須熱心而且長期間連續的如是願望，即可有效，已於前第

六章中述之者矣。更有若干珍奇之事例，爲關於婦女者，如精神力一注到乳腺，則乳之分泌，或增或減，大有影響，此曾載在記錄，而關於泌尿機能之例，尤覺顯著。

吾人若將吾人之全幅注意，專向於任何一種感覺，則此感覺之敏銳度必增加。如盲人對於其聽官及聾盲者對於其觸官，所行綿密的注意之永續的習慣，似可使其成爲問題之官能，作恆久的改良增進。又自種種人種之性能判斷，此結果爲被遺傳者，亦有可信之若干理由。更轉而就普通之感覺言之，痛覺而加以注意，則痛更增加，此爲吾人所周知者。沙·比·白羅第(Sir B. Brodie)更至於信無論吾人身體上如何部分，只須注意緊密的加於其部，必至能感出痛來。沙·愛齊·荷蘭德(Sir H. Holland)亦說，吾人不僅能意識吾人所集中注意之部分之存在，而且在其部分感受種種奇妙之感覺，例如覺重、覺熱、覺冷、覺疼、覺癢。

最後述二三生理學者之意見，即主張精神能對身體各部之營養與以影響也。沙·哲·帕哲圖(Sir J. Paget)曾舉出非精神能力而爲神經系能力所及於毛髮之奇異例。有一女士，『爲所謂神經性頭痛之一種病所襲擊，當此病發作後之次晨，必發見其頭髮有二三箇所變白，恰似撒有麪

粉者然，此變化起於一夜之間，而二三日後頭髮又復漸次恢復其本來之黑褐色。』

緊密的注意，確能窮於本來不受意志支配之種種身體部分及器官，與以影響，吾人已如是知之矣。但此注意，即恐爲在精神之一切不思議力中最堪驚嘆之此種注意，究爲以如何手段而現出者，則爲極不明瞭之問題。據密勒(Müller)氏云，腦髓之感覺細胞因意志而成爲最敏感的接受更強更明瞭的印象之過程，與運動細胞興奮而送神經力於隨意筋肉之過程有密切的類似。感覺神經細胞與運動神經細胞之活動上有許多相類似之點，例如對於任何一感官而施以緊切的注意，則起疲勞，正與使身體上任何一筋肉長久運動而起疲勞者相同。此爲吾人周知之事實。故吾人如有意的集中注意於身體上之任何部分，則自其部分接受印象（即感覺）之腦髓細胞，或當因何等未知之方法受刺激而活動。此或者可說明，吾人之注意所熱心注向之部分，縱無何等局部的變化，而痛覺或其他特異的諸感覺，特別於其部分感之，或增感之之理，未可知也。

雖然，如其部分而有筋肉，則如邁克爾·浮斯塔爾博士(Dr. Michael Foster)所嘗向余言者，不能確言無何等輕微衝動向此種筋肉作無意識的放送。又不能言此種衝動在此部分不起不

明瞭的感覺。

如吾人在唾腺及淚腺腸管等許多例中所見，注意力似主基因於血管運動系統爲更使多量血液流入問題部分之毛細管所影響，據二三生理學者所想，謂全恃乎此也。此毛細管之活動增進，在或種時候，尙有與同時增進之感覺中樞之活動相結合者。

精神影響血管運動之方式，可如次述觀之。吾人實際嘗酸味水果時，其印象乃由味覺神經而傳達於感覺中樞之某部分者。更由此傳神經力於血管運動中樞，因而使滲入於唾腺之小動脈肌鞘變鬆懈，是以更有多量血液流入此等腺中，致此等腺多量分泌唾液。於是而次之所述，又不能謂爲不可能之假定矣。當吾人就某一種感覺而極力內省時，其感覺中樞之彼同一部分，或與此部分相密切關聯之部分，則呈現與實際知覺其感覺時相同之活動狀態。若此假定爲果然如是，則腦髓中之同一細胞當起興奮，縱然就此酸味而鮮活的想像表出以興奮，其程度或恐稍劣，但其能與已知覺此酸味而興奮者同樣興奮可以言也。此等細胞，無論在何時，皆以同一結果而傳達神經力於血管運動中樞也。

茲更另舉一在若干點上更爲適切之例。人在熱火之前站立，其臉必變紅。此如浮斯塔爾博士所告余者，似半因於熱之局部的作用，半因於從血管運動中樞之反射作用。在後者之原因時，熱先影響於顏面之神經，由此等神經傳達印象於腦髓之感覺細胞，感覺細胞則作用於血管運動中樞，而此於顏面之小動脈上起反應，使此等小動脈弛懈，并使此等小動脈充溢血液。此處又有一吾人所不能謂爲不可有之事矣。若吾人以極大之熱心反復再三使吾人之注意集中於吾人之熱面之回想上，則給與吾人以實際的熱之意識之感覺中樞上彼同一部分，雖微而亦被刺戟，因之傳達若干神經力於血管運動中樞，遂有使顏面毛細管弛懈之傾向。既因人在無限世代間已頻繁而且熱心的使其注意向之外貌尤其顏面，則顏面毛細管所如是被影響之最初傾向，或當隨時代之經過，因前述之原則（即神經力容易通過慣熟之通路，且遵循遺傳習慣）而大爲增強。與赧顏作用相關連之主要現象，余以爲如此給與以似乎妥當之說明矣。

摘要——男人女人，尤其青年男女，皆常會非常尊重其自己之風貌者，對於他人之風貌亦同樣關心。縱然人在上古未有衣服而裸體行走之時代，其身體之全表面，皆曾被注意，但注意之主要

對象，則爲顏面。吾人之自己注意，幾全僅因他人之意見而興起，何以言之，絕對孤獨生活之人中決無就其自己之風貌而注意者也。無論何人，對於批難之感覺，較之對於賞讚尤爲銳敏。是以吾人知他人在貶議吾輩自己之風貌，或想像其在貶議時，吾人之注意必強烈的引向吾人自身，尤其向吾人自己之顏面。此種強烈注向之應有的結果，如適纔所說明，則將使接受顏面感覺神經之感覺中樞之彼部分成爲活動；并且此將因血管運動系而於顏面之毛細管上起反應。因無數世代間之頻繁的反復，而此過程則與所謂他人正在擬議吾人之一種信念相聯合，成爲極常習者，其程度至於雖疑惑他人對吾有貶議時，縱無就吾顏面有何等意識的擬議，而亦足使毛細管弛懈。在一部分敏感人士中，雖僅注意其服裝而亦能十分生出與此同一之結果矣。因聯合與遺傳之力，在吾人知道或想像他任何人縱未出諸口而心中在批難吾人行動思想或性格時，吾人之毛細管亦必起鬆懈。極力誇獎吾人時亦然。

照此假說，則吾人可了解顏面如何比身體之他任何部分多起潮紅矣。但身體全表面則亦有幾分受影響，尤其迄今猶裸體行走之人種爲然。黑色人種，雖其皮膚上色之變化不能看見，但能赧

顏則毫不足怪。生來之盲人能起赧顏，此亦從遺傳之原則而認爲不足奇者。何以年青人比年老人多受影響，女人比男人多受影響，何以異性相對特別容易互起赧顏，吾人已得以理解。又何以關於人身之談話，特別容易使起赧顏，何以一切起赧顏之原因中以羞恥爲最有力，其理由亦已明白。蓋因羞恥爲關係於他人之在面前，及他人之意見者，害羞之人常有多少自己意識也。關於因道德的違犯而起之真正慚愧者，吾人已能了解起赧顏之原因，何以非罪過而爲他人認自己爲有罪過之一種思想。獨居而反省其所犯之罪過，并爲其良心所苛責之人，則不赧顏，但其人而將其已發覺之過失或在他人面前所已犯之過失鮮活的回想時，又赧顏矣。其赧顏之程度，則與顧慮其發見或目擊或猜疑彼之過失之人，有密切的關係。若因犯行爲上之相傳襲的規矩而受同輩或長輩嚴重的主張時，則較犯罪之發覺時，往往喚起赧顏尤爲劇烈。真正之犯罪行爲而未被其同輩批責者，其頰上殆不現赧顏之痕迹。有自卑下而來之謙遜（覺人譽我過高），有自粗野無禮而來之謙遜（覺人自貶貶我），因此二者皆關係他人之判斷或他人所守之固定的慣習，故能使吾人自己起鮮活之赧顏也。

頭部表面之毛細管血液循環與腦髓之毛細管血液循環間有密切的交感作用，故有劇烈的赧顏發生時，則必起幾分精神混亂，且有時起大混亂。其中常有笨拙之運動伴隨，有時尙帶有或種肌肉之不隨意的攣縮。

依據此假說，則知赧顏本來爲向吾人之風采姿貌所行注意之間接結果，即對吾人身體表面，尤其顏面上之注意而生者也。是以世界各處凡隨伴赧顏而起之體態，其意義吾人已得以理解。此等體態爲掩面，或面向地，或面掉向一方。眼則一般不正視或動轉不定，蓋因如正視使吾人感慚愧或羞恥之人，則恐怕其人向吾人凝視之一種意識，內心實屬難堪也。吾人知道或信識他人對吾人之道德行爲有譽議或過於誇獎時，吾人必因聯合性習慣之原則，而有同樣之面目運動行於外，且此等運動之行也，吾人實亦難於避免。

【註】

①見 The Physiology or Mechanism of Blushing, 1839, p. 156. 本章中余引用此書之機會甚多。

②見 Dr Burgess, *ibid.* p. 56. 中巴爾格所說婦人比男子容易赧顏，如下面所述者，見同書三十三頁。

③見 Vogt, *Mémoire sur les Microcéphales*, 1867, p. 20. 所引用 Dr. Burgess (*ibid.* p. 56) 言白癡人究竟赧顏與否，不能無疑。

④見 Lieber, *On the Vocal Sounds*, &c.;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1851. vol. ii. p. 5.

⑤見 *ibid.* p. 182.

⑥見 Moreau 氏在拉發特爾論文集一八二〇年版四卷三〇三頁中所述。

⑦見 Burgess, *ibid.* p. 38. 關於赧顏後之顏色蒼白，則見同書一七七頁。

⑧見 Lavater 論文集一八二〇年版四卷三〇九頁。

⑨見 Burgess, *ibid.* pp. 114, 122. 又 Lavater 論文集四卷二九三頁中 Moreau 氏之意見，亦請參閱。

⑩「一青年小姐寄著者一書曰：『余彈鋼琴時，無論何人到來看余，余懼其看余手也，其程度致使迄今所未曾紅之雙手，皆全呈潮紅。余之教師，說余手甚長，或道余手能伸，或注意余手時，余之雙手亦呈潮紅也。』」

⑪「據 Professor Robertson Smith 云，此等語句，非含赧顏之意者，恐其意義爲顏色蒼白。但詩篇 (Psalm) 第三十四章第五節，有 *haphar* 一字，此恐爲面赤之意義。」

⑫見 *Letters from Egypt*, 1865, p. 66. 中又 Lady Gordon 謂馬來人 (Malays) 及黑白混血族人 (Mulattoes) 決不面赤者，恐誤也。

⑬「一八七三年一月七日 Mr. H. P. Lee 致書者，謂曾觀察一聰明中國人，自少年時代起即受歐洲人作爲僕從養成者，每一被其主人就其外貌風度上有所擲掄，則立即大爲赧顏。」

第十三章 人之特殊表情 (八)——自己注意慚愧羞恥謙遜赧顏

⑤ Captain Osborn 氏(見 Quedah, p. 199) 就其曾被叱責其殘忍之一馬來人而言曰「余頗喜看此馬來人之面赤。」

⑥ 見 J. R. Forster, *Observations during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4 to. 1778, p. 229. 中 Waiz 氏於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英譯本(一八六三年)第一卷一三五頁又關於太平洋諸島而有所說。而 Dampier, *On the Blushing of the Tonguese*, vol. ii. p. 40. 亦請參看,但余則未嘗參照此書也。Waiz 氏引用 Bergmann 氏之說謂 Kalmucks 人(中國西部,西伯利亞西部,俄國東部所住之蒙古種人)不報顏,但吾人曾於中國人中見之,則此說雖屬疑亦屬無妨。Waiz 氏又引用 Roth 氏之說謂 Roth 曾否認 Abyssinian 人之面赤。所認為憾事者,余託長久與阿比西尼亞人共生活之 Captain Speedy 調查此事獨對於此點而無所回答。最後余不能不附加言之者, Rajah Brooke 決未曾見 Borneo 地方之 Dyaks 人有最少之面赤徵候一事是也。但他方面,彼等在吾人所不能不報顏之事情時,彼等斷言謂「此時感若血自臉退流。」

⑦ 見 Transact. of the Ethnological Soc., 1870, vol. ii. p. 16.

⑧ 見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英譯本三卷二二九頁。

⑨ 見 Prichard 氏在 *Phys. Hist. of Mankind*, 4th edit. 1861, vol. i. p. 271 中所引用。

⑩ 關於此問題請閱 Burgess, *ibid.* p. 32. 又請參照 Waiz,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英譯本第一卷一三五頁。Lavater 論文集一八二〇年版第四卷三〇二頁中載有 Moreau 氏就 Madagascar 之女黑奴被其殘酷之主人強制而露出胸部時則報顏之詳細報告。

⑪ 見 Prichard 氏在 *Phys. Hist. of Mankind*, 4th edit. 1861, vol. i. p. 225 中所引。

⑫ 見 Burgess, *ibid.* p. 31 中關於黑白混血族人之報顏,見同書三十三頁。余亦得有關於黑白混血族人之與此相似報告。

⑬ 據 Waiz, *ibid.* p. 135 所引, Barrington 氏亦曾言 New South Wales 地方之澳洲人報顏者也。

⑭ Mr. Wedgwood 著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vol. iii. 1865, p. 155 中謂羞恥 shame 辭「可下起自遮陰或隱匿之觀念,其例證為北部德國語謂 Scheme 為日影或陰影也。」又 Gratiolet 氏在 *De la Phys.* pp. 357-362 中關於羞愧所伴隨之體態發有偉論,但余則以為彼之所說有二三屬諸空想,又關於此問題尚有 Burgess, *ibid.* pp. 69, 134. 可參照。

⑮ 見 Burgess, *ibid.* pp. 181, 182. 又 Boerhaave 亦注意激烈面赤時之眼淚分泌傾向(見 Gratiolet, *ibid.* p. 361 所引) Mr. Bulmer 亦如吾人所曾見,謂澳洲土人之兒童在抱愧時「眼中含淚。」

⑯ 見本章第十一註

⑰ 又請參閱白老翁博士在 *West Riding Lunatic Asylum Medical Report*, 1871, pp. 95-98 所發表關於此問題之 Memoir.

⑱ (Professor W. Fillehne (見 *Kosmos*, Jahrg. iii. 1879-80, p. 480 所引) 信亞硝酸戊基 (amyl) 之作用與自然的面赤之機構間有完全之類似存在。又請參閱 Pflüger 在 *Archiv*, Bd. ix. 1874, p. 491 中掲載之論文。此論文中彼之結論曰「亞硝酸戊基與心理的原因乃刺激神經系之同一點而使之生同一結果者,維如第十三章 人之特殊表情(八)——自己已注意慚愧羞恥謙遜報顏」

人及動物之表情

三九六

此假定，恐亦非過早也。』」

⑧見 Table Talk, vol. i. 中關於所謂動物磁氣之論述中。

⑨見 Burgess, *ibid.* p. 40.

⑩ Mr. Bain (見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1865, p. 65) 有言曰：「因互相尊敬，而雙方有任何一方，恐其與他一對手方面有十分的不相一致……則被誘起異性間之羞恥態度。」

⑪此問題之例證，請閱 The Descent of Man, 2nd edit. vol. ii. pp. 78, 370.

⑫見 H. Wedgwoo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vol. iii. 1865, p. 184. 中又拉丁語 Verecundus 亦然。

⑬〔上句之增補，乃根據一回答者之暗示，而為著者所採入者。其回答者之附言如次：「余所經驗之神經質性發作最酷者，無過於羞恥之無地自容時也。此為劍橋大學優等試驗中『古典試驗』之第一論文執筆時之事。余以一點半鐘之時間，大略已將草稿完成，改訂尚須費一點鐘，但此時已發見余手發顫甚厲害而不能完成此答案。實際余幾乎看着不能動手者有三十分鐘，或性急而罷，或咬手，僅能將余姓名書畢，已到所限時間之終末矣。』」

⑭ Bain 氏在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p. 64 中，論述在此等時候所經驗之「羞愧的」感情，正如不慣熟舞臺的優伶之怯態 (Stage-fright)。其意明謂此等感情原於單單的疑懼，或恐怕也。

⑮見 Essays on Practical Education, by Maria and R. L. Edgeworth, new edit. vol. ii. 1822, p. 38. 中又巴爾格博士在其前揭書一六七頁中亦堅決主張與此同一之論。

⑯見 Burgess, *ibid.* p. 50.

⑰〔F. W. Hagen 氏 (見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Brunswick, 1847) 以為一事絕觀察者，但其意見則與此相反。彼之言曰：「余自己所行之許多觀察，使余確信如次，即此〔報顯〕的感覺，在室內暗處決不至起，但一舉燈火則立即發生。』」

⑱〔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五日 Mr. Topham 致書著者曰：沙士比亞之意，恐為不能看見報顯，非謂報顯無有。』

⑲見 Bell, Anatomy of Expression, p. 95 中，以上所引 N. Burgess 說，見其前揭書四十九頁。Gratiole,

說見 De la Phys. p. 94.

⑳根據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又請看 Burgess, *ibid.* p. 43.

㉑〔Hagen 氏在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Brunswick, 1847, pp. 54, 55. 中支持殆與此同一之學說。其言曰：吾人向吾人自己之臉上注意時，「自然其注意即轉向感覺神經。何以言之，吾人之所以能覺吾人臉之狀態者完全由於此等神經也。自他許多事實觀之，亦確知一感覺神經之刺激，則必向此受刺激之局部，起血液之增流。〔此蓋可作為及於血管神經之反射的效果而證明之者。〕加之，此種事實，特於顏面易起者，雖輕微之痛楚，亦容誘起眼瞼、前額、兩頰發赤。』哈根氏謂就顏面而行之熱心的思慮，乃作為一種向感覺神經之刺激作用之者，此已成為一種假說矣。』」

㉒余信在英國方面，Sir H. Holland 實為最初考察對於身體諸部之精神的影響者。見其著書 Medical Notes and Reflections, 1839, p. 64. 中其後將此論文大為增補，又再錄入 Chapters on Mental Physiology, 第十三章 人之特殊表情 (二)——自己注意慚愧羞恥謙遜報顯

三九七

1858 p. 79. 余所常引用者此書也。與此始相同時，并於其時以後，Prof. Laycock 亦論述此同一問題者，請看 Edinburgh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1839, July, pp. 17-22. 又彼著 Treatise On the Nervous Diseases of Women, 1840, p. 110 及 Mind and Brain, vol. ii. 1860, p. 327. 亦請參閱 Dr. Carpenter 就催眠術所下之見解，殆與此為同樣之態度。大生理學者 Müller 氏亦就注意所及於感覺之影響而有所論述（見 Elements of Physiology, 英譯本第二卷九三七頁及一〇八五頁中）。Sir Paget 在其著書 Lectures On Surgical Pathology, 1853, vol. i. p. 39. 中論述精神及於各部營養上之影響。余所引用者為 Professor Turner 一八七〇年所改訂之第三版二十八頁。又 Gratiolet, De la Phys., pp. 283-287 亦請參照閱之（Dr. Tuke 見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Oct. 1872）[用 John Hunter 之言曰：「余確信無論在如何部分，只須注意向其部分固定之，則其部分遂能生出或種感覺。」]

⑤見 De la Phys., p. 283.

⑥見 Chapters on Mental Physiology, 1858, p. 111.

⑦見 Mind and Brain, vol. ii. 1860, p. 327.

⑧（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日 Professor Victor Carny 致書者，其書中所敘述如次：一八四三年與一友人從事製作醫學院所募集之懸賞論文時，其研究中有必須決定自己脈搏之平均速度者，但無論何觀察者亦皆知測自己之脈搏，不能得正確之結果。蓋因注意一向脈搏時，則其速即大為增加也。）

⑨見 Chapters on Mental Physiology, 1858, pp. 104-106.

⑩關於此問題，請看 Gratiolet, De la Phys., p. 287.

⑪ Dr. J. Crichton Browne 根據自己就瘋人所行之觀察，而確信注意若長期間專向何等局部或器官，則結局對於其部之毛細管循環作用及營養必當有所影響。博士曾示余二三異常之實例，其中之一例，為年五十歲之既婚婦人。此處固不能詳細敘述，但大體如次：彼婦在認自己為已懷孕之堅決，而且長期間繼續之妄想下，勞動之者。豫定之期日，忽焉到來，彼婦即作若真分娩小孩之動作，其狀況似苦於非常陣痛者然，因之彼婦之頭汗珠滲漚。其結果，六年前所無之狀態，遂爾三日間繼續反復見之矣。Mr. Braid 在其著書 Magic, Hypnotism, &c., 1852, p. 83 及其他著作中，亦列舉與此相類似之事例，并舉出其他事實，表示意志對於乳腺及只對於一邊之奶與以極大之影響者。

⑫ Dr. Maundslay 在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Mind, 2nd edit. 1868, 中根據良好之證據，對於觸覺得因練習與注意而進步之事，行有二三珍奇之論述。其中特有意義之價值者，感覺而如是在身體之任何一點，例如如在一指上，成為較更銳敏時，則與此相反對之身體他方，與此相當之點，亦同樣成為銳敏。

⑬見 The Lancet, 1838, pp. 39-40. 及 Laycock 教授引用於其著書 Nervous Diseases of Women, 1840, p. 110 中。

⑭見 Chapters on Mental Physiology, 1858, pp. 91-93.

⑮見 Lectures on Surgical Pathology, 3rd edit. Professor Turner 訂正本（一八七〇年版）二十八及三十一頁（Dr. W. Ogile 亦寄與著者一與此同樣之例，即倫敦之醫生所診治之患眉上神經痛病者，每一發作也，第十三章 人之特殊表情（八）——自己注意慚愧羞恥謙遜根源

眉毛之一部分必變白，發作終止後，其色又復轉回原色。

⑤見 Elements of Physiology, 英譯本二卷九三八頁。

⑥ Professor Laycock 對於此點有極有興味之論述。請看彼著 Nervous Diseases of Women, 1840, p. 110.

⑦關於血管運動系之活動，請看 Dr. Michael Foster 在王立研究所之有興味的講演。此文已被譯載入 Revue des Cours Scientifiques, Sept. 25, 1869, p. 683 中。

第十四章 結論及摘要

曾經決定主要表情運動之三重要原則——此等運動之遺傳——意志及意圖在種種表情之獲得上所曾任之職務——表情之本能的認識——吾人之主題在人種間之種的統一性上之關係——人類祖先種種表情之接連的獲得——表情之重要性——結論

迄今余已盡力將人及二三下等動物之主要表情動作記述之矣。余又曾企圖準據第一章所揭之三原則而解說此等動作之起源或發達者矣。此等原則中之第一原則，為滿足或種欲望或醫治或種感覺上有裨益之運動，如常常再三反復行之，則即成為慣習，至後無論其有裨益無裨益，而每感到此同一欲望或同一感覺時，縱令甚為微弱，亦必遂行。

第二原則，為反對之原則。在反對的衝動下有意的遂行反對運動之習慣，已曾因吾人一生涯之實行而成為吾人身畔堅固確立者矣。因之，若或種動作在或種精神狀態之下已根據第一原則而規矩矩遂行之，則在與此相對的精神狀態之興奮下所起之與前正反對的動作，無論有用無用，亦必有對其遂行上起強而且不隨意的傾向。

第三原則，爲與意志獨立無關，且與習慣亦大部分獨立無關，只所已興奮之神經系統，在身體上之直接作用。據經驗所示，神經力乃每於腦脊髓系被興奮時而發生，而解放之者。此神經力之經由方向，必須因神經細胞相互間及身體諸部細胞間之聯絡線而決定。但此方向又大受習慣之影響，是以神經力容易通過慣熟之通路也。

憤激者之狂暴而無意義的動作，可半歸諸神經力之無方向的流溢，半歸諸習慣之效果。何以言之，此等動作屢屢漠然的代表毆打之動作故也。是以此等動作，成爲吾人第一原則中所包括之體態。例如憤激之人，雖實際無毆打人之意圖，而亦不知不覺的採取適於毆打對手人之適當態度。吾人又在所稱爲興奮的情緒或感覺之一切情緒及感覺中，見習慣之影響。蓋因此等情緒與感覺，乃自曾經常習的使起旺盛活動之事而得有此樣興奮性質者。動作又間接的影響於呼吸及循環系統。此循環系統，則反應於腦髓。此等情緒或感覺，雖極微的爲吾人所感覺時，縱然不於當時使生出何等動作，而吾人之全身體系不管如何亦必爲習慣與聯合之力所攪擾動搖。此外之情緒及感覺，吾人稱爲抑鬱的情緒或感覺。以其如極度苦痛，恐怖及悲哀時樣，除只最初一回外，不會常習的

使起旺盛活動，但最後則惹起完全疲憊也。因之此等情緒或感覺，主爲消極的徵候及衰弱所表出。又有其他情緒，如愛情者是，此種情緒，普通不使起任何種類之動作者，因之無有何等顯著的外部徵候表現於外。實際上，愛情如在愉快感覺之限界內時則起快樂之通常體態也。

他方而基因於神經系統興奮之許多影響，似與沿因意志之以前努力而成爲習慣之通路之神經力流溢，完全獨立無有關係。此種影響固往往表示受此影響之人之精神狀態，但在目前則不能說明。例如因極度之恐怖或悲哀而毛髮之色起變化，因恐怖而出冷汗及筋肉震顫，腸腔之分泌變化及或種腺之作用閉止，皆是也。

誠然，吾人當前之問題中，有許多以不可知之原狀而存留，但多數之表情的運動及動作，則得以上記三原則而說明至或種程度，故今後吾人可期望得見全部以此等原則或與此等相類似之原則而說明之矣。

所有一切種類之動作，如爲規則的伴隨有何等精神狀態者，則即刻可認爲表情的動作。此等動作爲身體何部分之運動所構成，例如犬之搖尾，人之竦肩，毛髮豎立，發汗，毛細管血行之狀態，呼

吸困難，音聲及其他音響發生器官之使用，皆是。雖昆蟲亦以其唧唧之摩擦音表示憤怒、恟懼、嫉妒及愛。在人類方面，此呼吸器官不僅在表情上直接重要，而間接的更有高度之重要性。

吾人之當面問題中，最有興趣各點，無有過於導出或種表情運動之非常複雜事件之連鎖者。例如試取陷於悲哀或憂慮之人之斜眉而言之，幼兒因飢餓或苦痛而大聲叫喊時，其血液循環則受影響，因而眼中有血液飽充之傾向。結果，眼周圍之筋肉則強收縮以保護之。此作用曾於幾多世代間堅牢固定，而遺傳之者。雖然，隨歲月與文化往前進步，而叫喊之習慣則有一部分被抑制，雖當此被抑制之時，吾人每當感覺困難，縱極輕微，而眼周筋肉仍有起收縮之傾向。此等筋肉中，三稜鼻肌比較他筋肉少受意志之左右，是以其收縮僅以前頭肌之中央筋鞘之收縮而亦能制止。此等筋鞘則將眉之內端往上牽曳，致前額起特異之皺紋，因此額皺，吾人即刻得以認識為悲哀或憂慮之表情矣。如茲所述之微運動，或如口角下曳之幾於不能認出之極微運動，乃為早前最顯著明瞭的運動之殘留物或痕迹。此等痕迹在關於表情上，吾人以為有重要之意義者，正如博物學者研究有機的存在物之分類及系統時之視普通痕迹為重要也。

人及下等動物所表現之主要表情動作，在現在為生得者，即遺傳者。即任何人亦承認非個後天所習而獲得之者也。其中尚有數種表情動作，雖學習或模倣亦無所與，自幼時起至終身止，生涯中吾人所全然不得而左右者。例如赧顏時皮膚之動脈弛懈，憤怒時心臟之活動增盛，皆是。吾人雖於僅二三歲之兒童且而為生來盲目者中，亦可見其因慚愧而紅臉，在極幼之嬰兒，亦見其無髮之頭皮，因激情而發赤。幼兒生後即行因痛苦而號叫，其時之相貌全體，則採取與其後幾年間相同一之形態。只此事實，已足以證示吾人之許多重要感情非可學習而得之者也。但茲有可注意者，雖確為先天所得的感情，其中尚有若干，在十分完全被遂行之前，個人必須練習者。例如涕哭與聲笑是也。大抵吾人之感情動作屬諸遺傳一事，足以說明如布烈爾牧師 (Rev. R. H. Blair) 所告余雖生來的盲人，亦能與有視力者同樣良好的表出感情動作之事實。又人與動物雙方種族非常不同之老者幼者，皆以同一運動表出同一精神狀態之事實，吾人亦得如是而理解之矣。

吾人因熟知年幼動物與年老動物以同一樣式表現彼等感情之事實者，故對於仔犬亦如老犬樣搖尾，作怒時垂壓兩耳，露出犬齒，仔貓亦如老貓樣懼而且怒時縮竦其小背豎立其毛髮，并不

認為如何奇怪。但吾人如轉而觀吾人自身之體態，如表示不能作為之竦肩，表示驚歎之伸手張指而舉腕，凡平素視為人為的或傳統的常常慣行之體態時，一見此等體態為生來者，恐必感覺非常之驚異矣。此等體態及其他若干體態為遺傳生來者一事，吾人可從次之事實推定之，即極幼之兒童，生來之盲人，互極相異之民族，皆其通行之是也。吾人茲又不可不留心者，有若干與或種精神狀態相聯合之新而且極奇的性癖，知其先生於某個人間，其後即傳於其子孫，有時此種遺傳達一世代以上。

其他諸種體態，在吾人似覺為極自然而若可容易想像為生來者，而此等體態中如言語者，尚明明為可學習。祈禱時之合掌及仰目，似即屬諸此種事例。作為愛情標識之接吻，亦應屬此，但在基因於導自與所愛之人相接觸之快感範圍內者，此為先天生來。至於肯定標識之點首與否定之搖頭，是否遺傳，闕此之證據上尚有可疑。何以言之，此等體態，并不普遍，其為各民族之個人所獨立的習而獲得之者，似認為過於普通故也。

其次，吾人將意志及意圖在諸種表情運動上有何等程度之干與，而一考察之。盡吾人所能判

斷者而言之，僅有如適纔所述之二三表情運動，為各箇人所學習而得。即為某一定目的或模倣他人而於人生之早期期間內作意識的及有意的遂行，其後即成為常習的表情運動，不過二三而已。至於其他大多數之表情運動，且而為更重要之表情運動，則如吾人所曾知者，悉為先天生得即遺傳物，如此之表情運動，豈得謂為基因於箇人之意志。雖然，在吾人第一原則中包括之所有表情運動，皆為最初為一定目的而有意識的遂行之者，即為欲逃避何等危險，或欲脫卻何等困難，或欲滿足何等欲望，如此之一定目的而有意的遂行之者也。例如以齒鬬爭之動物，當其感覺憤激時，則有曳耳於後使與頭部密着之習慣，此種習慣乃從其祖先恐被敵方鬬破耳朵有意的作此保護動作而獲得之者殆無可疑。何以言之，不以齒牙作鬬爭之動物，則不如是表現其憤激之心故也。又吾人自身，在靜穩涕泣時，即不發何等高聲而哭泣時，有使眼周筋肉收縮之習慣，此習慣吾人亦可推定為自吾人祖先特於幼時叫喚動作中眼球上感覺有不快感覺而為此動作以獲得之者。更有若干顯著之表情運動，為抑制或豫防他表情運動之努力所生，例如眉之傾斜及口角之壓下，即為努力防止叫喚發作之襲來或作叫喚發作後之抑制而生出者也。觀此等事例，其為當初有意志及意

圖關與之者，於茲已屬明白，但在此等事例及其他類似之事例中，究爲如何之筋肉成爲作用者，則吾人不能謂爲比吾人遂行最普通有意的運動時尤多所意識。

關於基因反對原則之表情運動，其意志雖相隔頗遠而且間接，但爲曾經介入者則屬明瞭。屬於第三原則之諸種運動，亦同樣，此等運動，在爲容易沿常習的通路通過之神經力所影響之界限內，乃曾經爲從前再三反復之意志作用所決定者也。間接的基因於此意志作用之諸效果，往往因習慣及聯合之力而與自腦脊髓系之興奮所直接生出之諸效果，相複雜的結合。在強烈情緒之影響下心臟之活動增加者似原因於此。動物爲令敵恐怖而豎立毛髮，採取威嚇的態度，發出寧猛之音聲時，吾人可見本來有意的諸運動與不隨意的諸運動之一奇妙的結合。雖然，即此似毛髮豎立之嚴重的不隨意動作，而亦爲所謂意志之神祕的力所影響，亦屬可有之事也。

表情運動中之或種運動，如先前所述之性癖，或者爲曾與或種精神狀態相聯合而自然的發生，其後被遺傳者亦未可知。但余則知使此見解成爲或許有之證據尚未有焉。

同一種族之各箇人間藉言語而行之交通能力，在人類之發達上極爲重要。而言語之力則爲

顏面及身體之表情運動所大爲幫助。如吾人就重要問題而與隱蔽顏面之任何人談話時，即承認此說爲實也。雖然，盡余所能發見者言之，尙無信任何筋肉一概僅爲表情而發達，或單爲表情而變化之何等根據。發出種種表情的鬧音之音聲及其他發音器官，似乎有一部分例外，但在其他部分，則如吾所曾欲闡明者，此等器官最初實爲因性的目的而發達，即雌雄各方互爲喚呼異性或誘惑異性而發達之者。又如聾盲者所使用之體態及手勢語中之或種，在現在作爲表情手段有助益之任何遺傳的運動，吾人亦不能發見有可信其爲最初因此特殊目的而作有意的且意識的遂行之者之根據。反之，而所有一切真的表情運動或遺傳的表情運動，則似乎爲曾有何等自然的且獨立的起源者也。但一度後天的獲得後，則如此運動即作爲交通手段而有意的且意識的使用。如十分注意觀之，則知雖嬰兒亦自極早時期起，知彼等之叫喚，可得緩和苦痛，且即有意的實行之者。吾人屢見有人爲表示驚異而故意的揚眉，又爲表示滿足及默認而發微笑。人又往往有欲使其或種體態成爲顯著或誇大者。是以表示驚愕，則擴張其兩腕，大開其手指而高舉出頭上；表示何事不能爲或不欲爲，則竦肩至兩耳爲止。對於此種運動之傾向，則因如是有意的且再三反復的遂行而大爲

加強并且增加，其結果往往遺傳之也。

究竟最初只一人或僅二三人爲表示或種精神狀態所使用之運動，有時不會擴張及於他人亦使用之耶，最後不會藉意識的及無意識的模倣之力而成爲普遍者耶，此恐有考察之價值。在人類中，有與意識的意志無關之強模倣傾向存在，則屬確實。此種強模倣傾向，在或種腦病，尤其腦炎衝性軟化症之初期中，被以極異常之狀態表示，并被稱此爲反響症狀（echo sign）。罹如此疾病之病人，無論他人作何種不合道理之體態，無論他人在其附近發如何之言語，縱爲外國語，亦必毫不了解其意義而模倣之。●在動物方面之此種事例，有如豺狼之在檻中學狗吠，狗之吠聲，頗足以裨助其表示種種情緒與欲望，且因此吠聲爲此動物自馴養成爲家畜以來所後天獲得，并且爲種種犬之品種以種種程度遺傳，故極有可注意之價值，但最初爲如何被學習者，則吾人不知也。但在長期間與如人之善於口舌的動物，作密切的共同生活，此模倣似曾與其吠聲之獲得上有何等關係，吾人如此揣測，得無是乎？

在爲此等說明之途中，并通本書全體，對於此意志意識意圖諸辭之正當應用，余曾屢屢大感

困難。最初爲有意的動作，忽而又成爲習慣的動作，最後則成爲遺傳的動作，自是以後雖反乎意志亦有得以遂行之者矣。此等動作，固屢屢有表示精神狀態者，但其結果則非當初所意圖，亦非當初所期待。即所謂「或種運動作爲表情之手段有所裨助」者之一種用語，亦因裨助表情云云含有對其最初目的或最初對象之意義而有被誤解之傾向矣。雖然，此種意義之事，似殆不至有，或決不至有。蓋因此等運動，最初已曾有何等直接用途，或曾爲感覺器官之興奮狀態之間接效果故也。幼兒爲表示欲想食物，固有意圖的或本能的哭叫者，但將其顏面諸部，攢聚皺縮以成爲極明白的表示哀憐之特異形狀，則無此願望并亦無此意圖。并且人類所表示之最具有特徵的表情，其中有若干，已如前所說明，爲自叫喚作用而衍生者矣。

縱然，大抵吾人之表情動作，如任何人亦所容認，爲生得者或本能者，但認識此等之本能的能力，吾人具有與否，則爲別一問題。一般雖假定爲有此能力者，但此假定已爲陸摩望氏（M. Lemoine）所強烈的反對。如某注意甚深之觀察者所確言，●猿猴不僅即刻學得辨識主人之音調，而顏面之表情亦能辨別之。犬亦最能辨知愛撫體態或音調與脅迫體態或音調間之差異，又同情的

調子，彼等似亦能識認之也。但反復試驗之結果，盡余所能了解者言之，彼等犬猿除微笑或聲笑之外，相貌之運動則無一能理解。微笑或聲笑至少有二三例彼等似得以辨認。此僅少之知識，恐爲犬猿兩者藉彼等對吾人之苛待或愛待與吾人之動作兩相聯合觀察以習得之者，而此知識確非良知。兒童亦如動物之識人類表情而即刻對於年長者之表情運動，有所知覺，殆無可疑。加之，兒童在哭或笑之時，自己所作者爲何，所感者爲何，大體上已自知之，故僅以極微小之理性向彼作用，則他之哭笑爲何意義，即不難知得之矣。雖然，人類小孩之獲得表情知識，僅爲因聯合與理性之力而得之經驗耶，則尙爲問題。

因爲大抵之表情運動，應先爲漸次的習得，其後成爲本能者，故謂此等運動之認識，亦同樣成爲本能者，似有或種程度之因果的蓋然性。信認此說，較承認次之二點，至少亦無較此以上之大困難，即母四足獸初養子時，即能辨知其子之苦痛叫聲，及許多動物爲本能的識其敵而恐怖，是也。此兩種陳述，固不能有何等正當之疑惑。但吾人之兒童，本能的認識任何表情一事，欲立證之，則極其困難。關於此點，吾曾注意余之初生嬰兒。此兒縱與他兒童同居一處，而任何事亦未能學習者，但次

之一點，則爲余所確信。即吾兒以經驗學習何事一節，在過於早年齡時已有之。已能理解微笑，已能見微笑而感受快感，已能以微笑回答他人。此子在約四箇月時，余於其眼前，作種種奇怪的鬧音及可笑的怪像，并且裝作發怒的樣子而使之看，但此鬧音而在不過於大時，則彼亦與怪像同樣，一切視作有趣的玩藝。余以此歸諸此時此等動作之前後，已有微笑先行或伴隨之者也。在五箇月時，彼似乎已理解有慈愛之表情及聲音之調子矣。及至超過六箇月約二三日時，其保姆假裝哭泣而使之看，余見此子之面即刻現出憂鬱之表情而口角強往下方壓垂。但此子并未曾見過他任何兒童之哭泣，成人之哭更全然決未之見，謂此子在此極早年齡時，即能於此種哭泣事件上有所推理，余實疑而未便承認。是以認保姆之裝作哭泣以表悲哀一事，應爲此子之一種先天生得的感情，曾告誦此子，由此以同情之本能，而使此子自己興起悲哀。

陸摩望氏之論曰，若人而具有關於表情之先天生得的知識，則文學作家及藝術家敘述或描寫各種特殊精神狀態之特徵，應無如是之困難，但實際上仍極困難乃一般周知者也。陸氏此論，但余不以爲妥當。誠然吾人在人或動物間或可看見其表情以一絲不亂的狀態而起變化者，但欲將

其變化之性質而分析之，則如經驗所告余，至完全不可能。杜香魯博士所揭示彼同一老人之二張照片（圖版第三之五圖六圖）幾乎任何人亦認其一為真正微笑其一為假微笑，但其差之全體，究竟為何，余認為決定非常困難。吾屢曾以為奇妙之事實者，有許多種類之表情，在觀察表情之吾人方面，并無何等意識的分析過程，而即刻被吾人識認。又欲明瞭記述陰險或狡猾之表情，余信任何人所不可能者，但有許多觀察者則衆口一致謂此等表情得就種種人種中而識認之。余所分示杜香魯博士所作斜眉青年照片（圖版第二之二圖）之人，幾乎全體皆即刻明言此為表示悲哀或類此之表情，但恐此等人中無一人，或千人中無一人，能豫先就內端帶皺之斜眉及前額之四角形溝而說出何等精密之事者。關於其他許多之表情，亦與此同樣，即余向他人告述應觀察各點時，余亦曾實地經驗有此困難。於是而關於詳細方面之大的無知識，如果認為不足以妨礙種種表情之確實而且迅速的認識，則作為一種論證謂吾人之知識雖朦朧曖昧而非先天生得，余實不解此種無知識如何能提出也。

所有為人類所表示之一切主要表情，皆為通全世界一樣者，關於此種事實，余迄今已曾努力

詳細表述。此種事實頗為有興趣，因為能於贊成數多民族來自同一祖先之主張上給與一種新證據也。此單一祖先，在此等民族各自分派以前之時代時，已具有幾於完全像人之構造，更具有大部分成為人類之精神。誠然，適應於同一目的之類似構造，往往有因變異及自然淘汰而為各自品種所分別獨立獲得而無疑者，但此種見解尚不能說明在多數不重要的詳細部分上，各品種間何以有密切的諸類似點。此時吾人如果將身體構造上之大部分為一切人種所共通而且與表情無何等關係之事，置諸念頭，并將表情運動所直接間接的依存之二三最重要點及其他許多價值僅少各點，一併加入，則所謂構造上之如是大類似點，或寧謂為同一性者，能曾以個個獨立之手段獲得之者，余以為到底決不至有。但若認人種為本來自數多個別之品種來者，則當然可如其說。不過此說尤多蓋然性者，仍為主張種種人種之許多密切類似點乃基因於早已具有人間性之單一祖先型之遺傳也。

現今為人類所表示之種種表情運動，究為吾人祖先自何時代起所相繼獲得者，欲知之恐為無益的思索，但思索之亦頗有趣。以下所述各點，至少亦足以助人回想本書所述之若干主要點也。

聲笑爲愉快或享樂之標徵，乃吾人之祖先，在尚未有稱爲人之價值以前，所曾實際的表出之者，吾人可深信而無有妨礙。何以言之，有許多種類之猿猴，在快樂之時，發出明與吾人聲笑相類似之反復音聲，且屢屢伴隨有口角向上後方曳縮之顎脣振動的運動及兩頰起皺，雖眼之光彩煥發，亦見之也。

吾人又可推定恐怖亦爲自極遠時代起，與吾人現在殆相同樣的表出之者矣。卽震顫、毛髮豎立、發冷汗、顏色蒼白、兩眼大張、大多數筋肉鬆懈、全身矮縮或站立不動。

苦惱而大時，則自最初起，卽使人發叫喚或呻吟，身體扭動，牙齒軋軋。但吾人之祖先，至彼等之循環器官、呼吸器官、眼周筋肉，獲得有如現在之構造爲止，當未曾表示隨帶叫喚與呻吟之彼等顯著的諸顏面表情運動者。流淚之起也，似原於因眼臉之痙攣的收縮而起之反射作用，及叫喚動作中眼球之充血。是以知涕哭之發生，當屬於吾人人類經歷中之稍後期者也。此種結論，頗能與吾人最近同類之類人猿不流淚之事實相一致。雖然，吾人此處又有不能不注意者在焉，卽與人類無密切關係之或種猿類，流涕以哭，故此習慣或者爲人類所從出之屬中一亞屬，在極早以前，卽已發達。

未可知也。吾人之老祖宗在未獲得努力抑制叫喚之習慣以前，爲悲哀或憂慮所傷痛時，決不至使彼等之眉傾斜或口角下曳。故悲哀及憂慮之表情實爲卓絕的人類表情也。

激怒，在極古時代，曾爲脅迫的或狂暴的體態，皮膚之潮紅，及如燃燒之眼，所表出，但不曾藉舉蹙而表出之。蓋因蹙蹙之習慣，似曾爲如次述原因所獲得者故也。卽主爲幼兒期中感覺痛苦憤怒及困難因而將欲發出叫喚時，眼輪匝肌於眼周諸筋肉中先起收縮；一部分因蹙蹙可作爲一種陰影於困難而且激烈之視作用上有所裨助；以此二原因而在後代獲得之者。猿猴在眩目之日光中，不起蹙蹙，又以證遮陰作用之蹙蹙，在人類未曾採取全直立姿勢以前，似未曾成爲習慣。吾人遠祖之發激怒也，其露出齒牙之動作，當較人類所爲，爲更自由，雖人類激怒如狂，盡量發揮其洩牙動作時，亦所不及。又彼等在不高興及失望之時，亦曾突出彼等之脣者，其突脣程度，較吾人人類兒童尤甚，雖比現存野蠻民族之兒童亦過之，吾人殆確實感覺如是也。

吾人之遠祖，在憤慨或中庸程度之憤怒時，伸頭、擴胸、疎肩、握拳者，爲彼等獲得人類之普通步容及直立姿勢，并知以拳或棍棒鬭爭之後之事。至此時代爲止，其以疎肩之正反對體態作爲表示

懦弱或忍耐之標徵者，尚未曾發達也。自此同一理由，驚愕亦未曾於其時以開掌張指高舉兩腕而表出自猿猴之動作而判斷之，亦知驚愕未曾以大張口嘴表示，但眼似會開，眉似會曲者也。厭惡而果如余就此表情之起原所下之見解，即吾人之祖先，有自胃臟有意的且急速的排出可厭食物之能力，且曾使用此能力者，若此見解為正，則當自極早時代起，曾以類似嘔吐之口邊運動表示。但表示輕蔑或侮慢之最精練的態度，即下垂眼臉，掉轉面目，若以所輕侮之人為不足視者然之表情，恐至最後期為止，尚未能獲得也。

一切表情中，赧顏似為最嚴格的人間表情。無論其皮膚上色之變化，能見不能見，一切人種或幾乎一切人種，皆以之為共通。赧顏原因之表面小動脈弛懈，似初起自向吾人自身外貌尤其顏面上之熱心的注意，繼為習慣遺傳及神經力沿慣通路之容易的流溢所助長，最後因聯合能力而并及於向道德行為之自己注意。在動物方面，如其美在異性前表示之一種苦心所示，許多動物之美色及形亦有評價之能力，殆無可疑。不過無論何種動物，其精神諸能力在未與人之精神能力同等或近於同等程度發達以前，其就自身容姿之切實的考慮，或對此之敏感，似不能謂為有。故吾人

以吾人之赧顏為吾人長期經歷中極後時代始開始者為結論，無妨也。

自適纔所述及本書各過程中所示之種種事實，吾人可為次之論斷。若吾人之呼吸器官及循環器官之構造與現在之狀態雖僅有稍微之不同，則吾人大抵之表情亦當有可驚程度之差異。走向頭部之動脈及靜脈，其徑路上之極微少的變化，亦恐應為激烈呼吸時，防止血液蓄積於吾人之眼球中者。蓋因此種眼球內蓄積血液之事，在極端僅少之四足獸中尚有起之者也。在此已經防止血液蓄積之時，吾人應不至表示若干吾人之最有特徵的表情矣。若人不以口鼻呼吸空氣而以外部之顫呼吸水（縱此種想法難於承認），則人之顏面諸部，應不較現在手足所行為者更有效的表出人之感情矣。雖然，縱如是，而激怒及厭惡猶當為唇口周圍之運動所表示，眼則當因血液循環狀態而更加光輝，或更加暗淡。若吾人之耳，仍為其原有之可動狀態者，則此等耳之運動應如現今以齒作鬬之一切動物，而為顯著的表出情者矣。因吾人現今侮蔑任何人或挑鬬任何人時猶露出一方之犬齒，猛烈的激怒時猶露出全齒，即推定吾人之遠祖為如是鬬爭者亦無妨礙也。

顏面及身體上各表情運動，無論其起源曾為何，總之其現時各表情運動自身對於吾人之安

寧上，則屬非常重要。此等表情運動有作爲母親與其嬰兒間之最初交通手段有益者，是認則發微笑以勉勵其子之入正道，否認則起顰蹙是也。吾人因他人之表情而容易認知他人之同情，吾人之苦痛得以之而輕減，吾人之愉快得以之而增加；彼此相互之好感，爲如是所增強者也。表情運動，對於吾人之言語上，能給與活躍及氣力。言語或有時爲虛偽，以表情運動表示他人之思想及意圖，較以言語表之者更爲誠實。所謂人相學者，無論其含有何程度之真理，其基礎，似如哈烈爾氏（Harler）早年所說，種種不同之人，根據彼等之性向而屢屢使用種種不同之顏面筋肉。此等筋肉之發達，恐爲如是所增進，而因常習的收縮以起之顏面線及溝紋，似亦如是而更深更多也。情緒因外部的特徵而現之自由表出，乃使情緒更爲增強者。反之而所有一切外部的特徵之極力的抑壓，則使吾人之情緒柔和。委身於激烈體態之人，其激怒增加，不抑制恐怖之標徵者，當經歷更大之恐怖，爲悲哀所壓倒而仍以被動處之者，其人則失恢復心神彈力之絕好機會。凡此等結果，半生向幾乎全體情緒與其外部表現之間所存在之密切關係，半生自努力所及於心臟（結果爲及於腦髓）之直接影響。雖情緒之假裝者亦有使吾人之心生起其情緒之傾向。莎士比亞對於人心之研

究，具有驚人之知識，其爲一卓絕之判官，自屬當然。其言曰：

這不是奇怪嗎？這裏這箇女伶，

不過在假作戲劇，假作想像的哀傷罷了，

而她卻能感動他的心神，至他心的底坎爲止，

因她這種作法，使他的顏色全變成蒼白，

眼中含淚，面上若奪魄而精神錯亂者然，

聲也嘶了若斷若續，而他這全體的動作正與

他自己心中所畫出的相應。然則這些究竟是爲的什麼呵！

哈姆烈圖劇本第二幕第二場

研究表情之理論，已於某種程度，確定人類衍生自下等動物之結論，且支持數多人種間有種的統一性或亞種的統一性之信念，此爲吾人所已知之者矣。但盡余之判斷所能有裨益者言之，此種確定，殆不必要。表情本身，即有時被稱爲情緒之言語者，對於人類之安寧，確爲重要，吾人亦會知

之。吾人之家畜動物，可置而不言，若將吾人周圍之人之顏面上時時刻刻所見之種種表情，探本溯源或盡其起原而理解之，則於吾人亦應大有興味。自此等許多理由，吾人可結論之曰，吾人本問題之哲學，因已接受數多卓絕觀察者所給與之注意而有十分價值，尤其從幾箇有才能的生理學者接受有自此以上之注意，則更有價值也。

【註】

① 請看 Aphasia, 1870, p. 110 中 Dr. Bateman 所列舉之有興味的事實。

② 見 La Physionomie et la Parole, 1865, pp. 103, 118.

③ 見 Rengger, Naturgeschichte der Säugethiere von Paraguay, 1830, s. 55.

④ 〔Wallace 氏(見 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 Jan. 1873) 倡有極聰明之反對論，謂保姆之顏面奇異表情，單為驚嚇小孩或為使小孩號哭而為之者，亦未可知。

請將 Adam Bede 中所載之打鐵匠人 Chad Cranage 事比較觀之。此鐵匠平時臉污黑，在星期日清洗，當其現出清潔的星期日面孔時，其小孫女兒不能認識而至於叫哭，其常也。〕

⑤ Moreau 氏在 Lavater 論文集一八二〇年版第四卷二二一頁自己論文中引用。

⑥ 〔Maudsley 氏(見 The Physiology of Mind, 1876, pp. 387, 388) 對於動作之效果而為之說曰，情緒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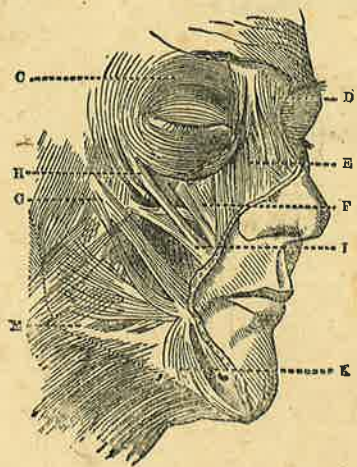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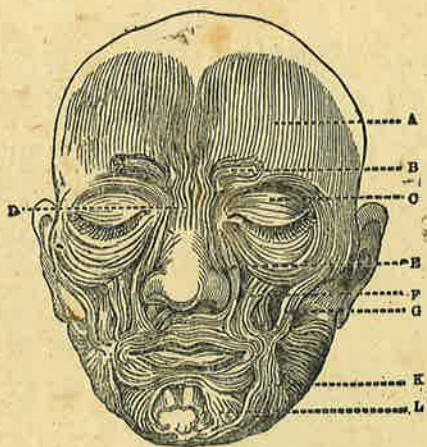
身體動作所增強，且為所確定。其他各學者亦有與此同樣之論說，例如 Wundt 氏即是(見 Essays, 1885, p. 235)。Braid 氏又發見如將被催眠者置諸適當之姿勢，則可使之發生種種激情。

⑦ Gratiolet 氏就此結論之真理上有所主張，見 De la Physionomie, 1865, p. 66 中。

木刻圖及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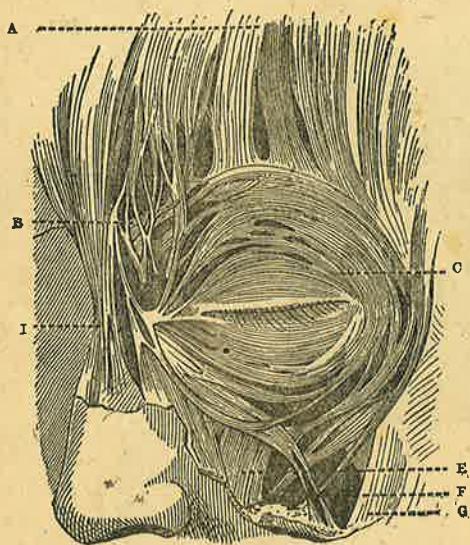
第一部 木刻圖

第一圖 顏面諸筋肉之圖解（採自沙·查理斯·白爾） p.24



第二圖 自亨烈氏著書轉載之第一圖解（記號解說見三圖下） p. 24
第三圖 自亨烈氏著書轉載之第二圖解 p. 26

p. 24 所記為圖之原書頁數以下同



- A. 後頭前頭肌, 或前頭肌
- B. 皺眉肌
- C. 眼輪匝肌
- D. 三稜鼻肌
- E. 鼻翼上唇上掣肌
- F. 固上唇上掣肌
- G. 額骨肌
- H. 頰肌
- I. 小額骨肌
- K. 口三角肌, 或口角下掣肌
- L. 頤方肌
- M. 笑肌, 闊頸肌之一部分

第四圖 注視棹上貓之小犬（採自雷九蘭德爾所拍照片） p. 26



第五圖 以敵意近接他犬中之犬（採自李威耶爾氏） p. 48

木刻圖及圖版

四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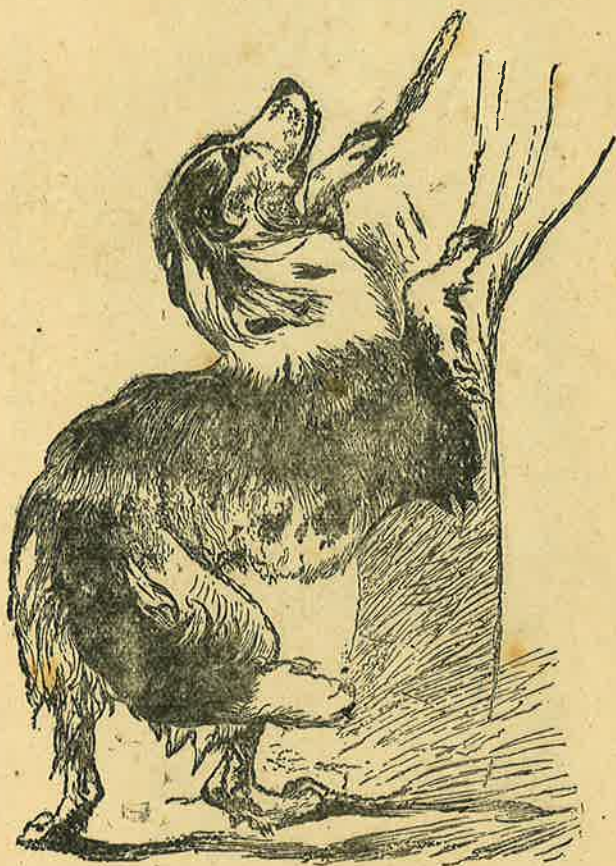
第六圖 前圖之犬在卑下與親愛之精神狀態時（同前） p. 50



第七圖 與第五圖同一狀態中之混血牧羊犬（採自墨也氏） p. 52

P.54 (前同) 時人主其愛親犬之圖前 圖八第

木刻圖及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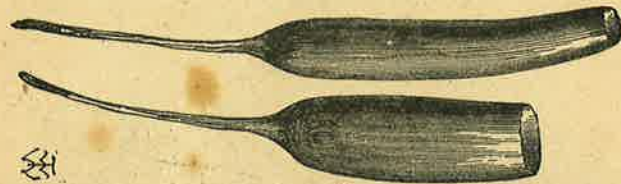
四三一

人及動物之表情



四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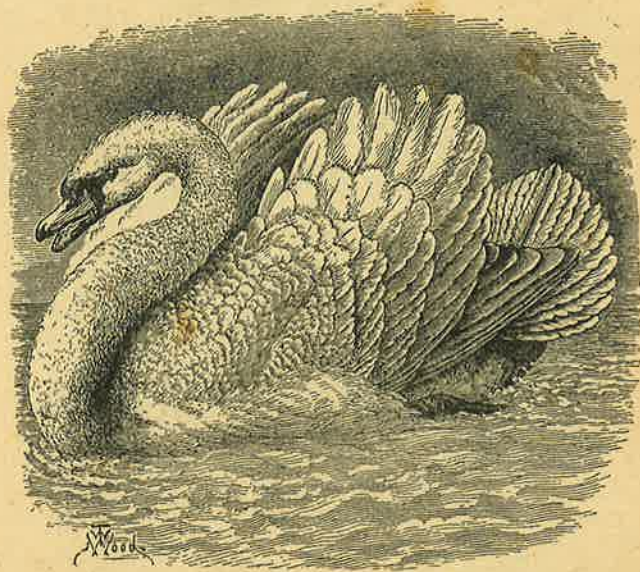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圖 白家豬尾拔取之發音線 p. 98

第十二圖 鷄雛逐犬之母雞 (武爵氏寫生) p.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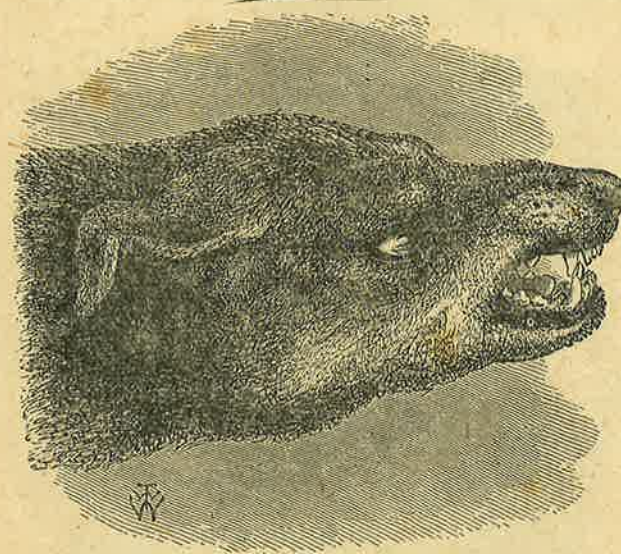
第三十圖 趕入圍之鵞 (武爵氏寫生) p.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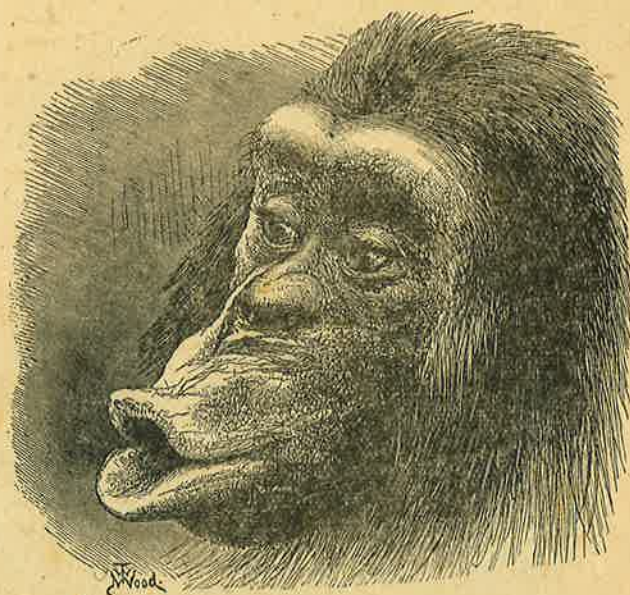
p. 130 (生寫氏篤武) 貓之犬嚇 圖五十第



p. 100 (生寫氏篤武) 頭之犬嚇 圖四十第



木刻圖及圖版



四三九

第十九圖 表示頭髮狀態之瘋婦
影片 p. 814

第十七圖 前圖之黑狒狒在受人愛撫而心懷喜悅時 p. 136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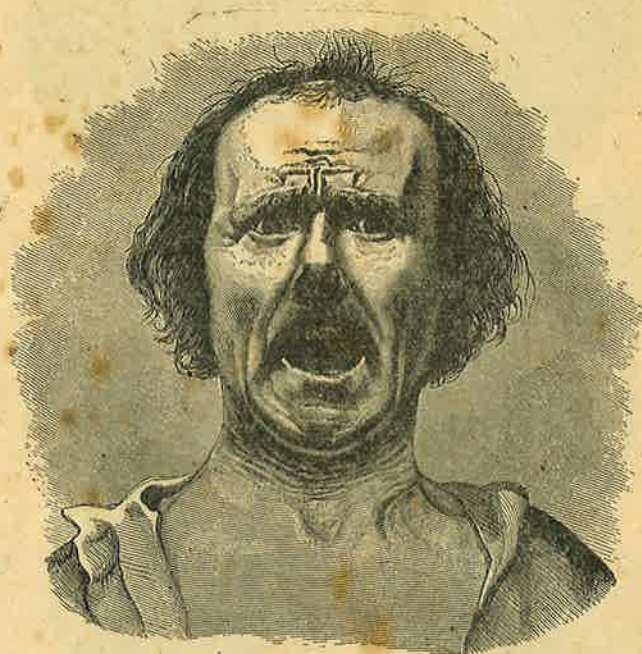
17

第十六圖 黑狒狒在平靜狀態時 (倭爾夫氏寫生) p.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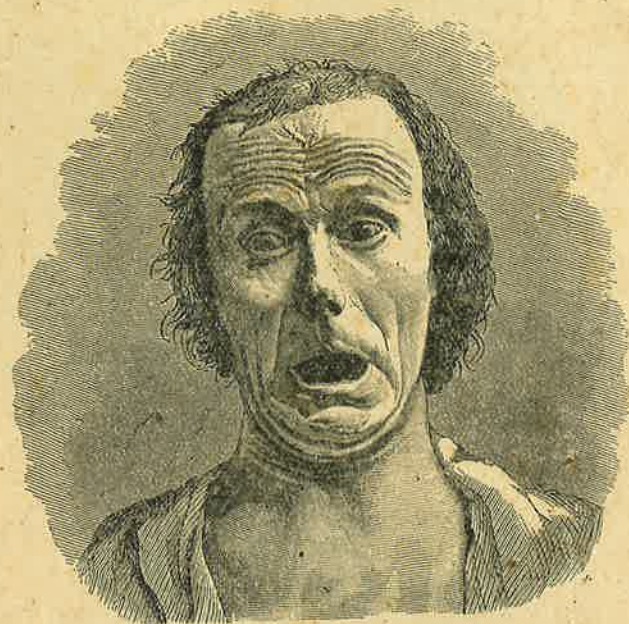
人及動物之表情

四三八

(影攝士博魯香杜) 悶苦與駭震 圖一十二第



p. 316 (影攝士博魯香杜) 懼恟 圖十二第



二 第 版 圖

木 刻 圖 及 圖 版



四 四 三

一 第 版 圖



人 及 動 物 之 表 情

四 四 二

四第版圖



1



2

三第版圖



1



4



2



5



3



6

人及動物之表情

六 第 版 圖

木刻圖及圖版



1



2



3



4

四四七

五 第 版 圖

人及動物之表情



1



2



3

四四六

七 第 版 圖



1



2

第二部 圖版（照片複製）

圖版第一 p. 150

圖版第二 p. 184

圖版第三 p. 208

圖版第四 p. 260

圖版第五 p. 266

圖版第六 p. 278

圖版第七 p. 318

註——此等七圖版中各圖，乃自照片複製，而非原來之底片所印，因之稍不清楚。但各圖皆忠實的複寫，對於吾人之研究目的，此等圖優於任何注意製作之描繪圖多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邢

自然科學
小叢書
人及動物之表情二冊

(58122.1)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每部實價國幣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C. Darwin

原著者

周建侯

譯述者

周雲

侯

主編者

王雲

壽

發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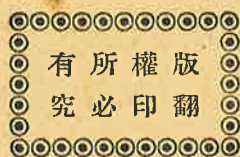
王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館



版權所必究